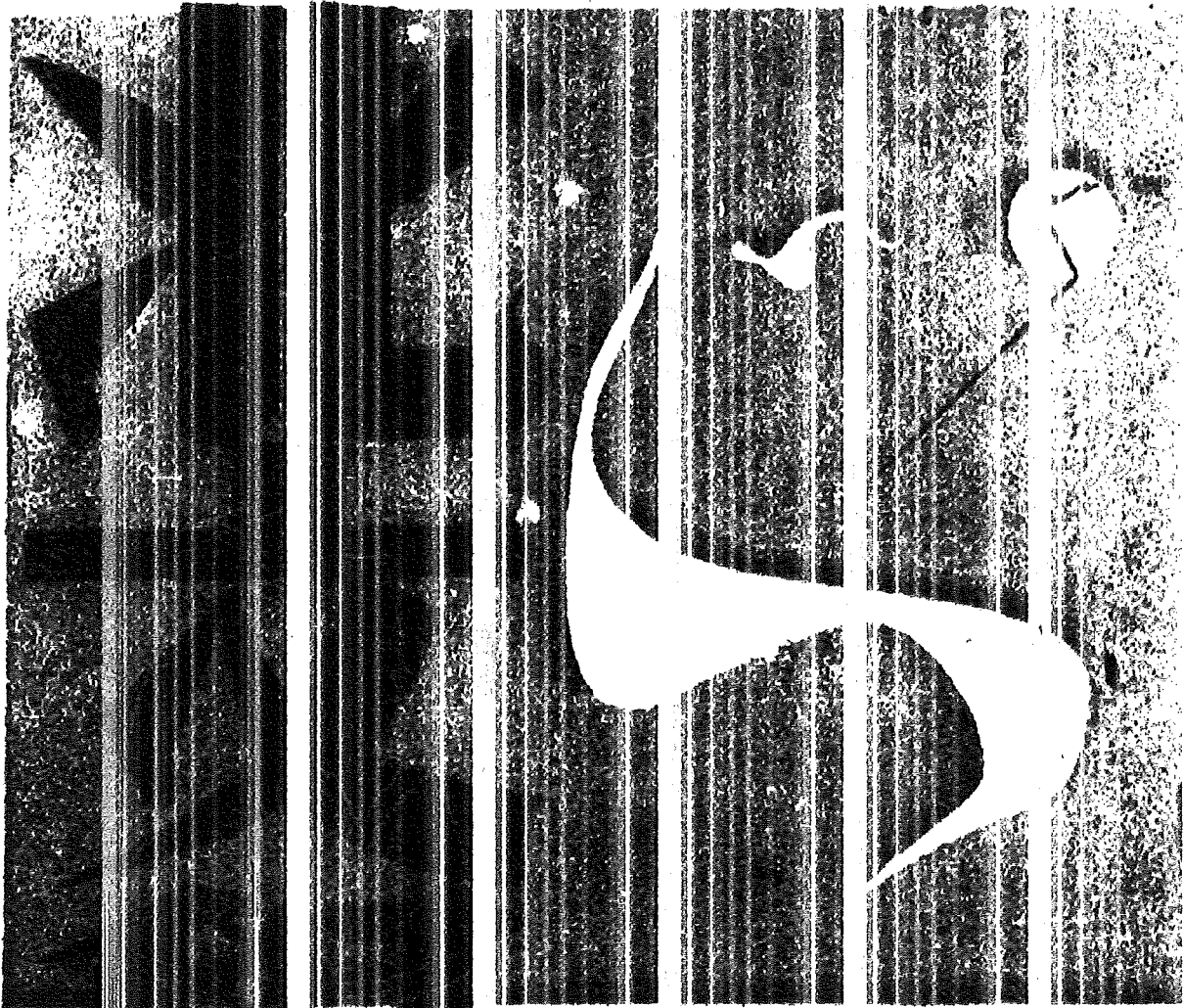


東

貞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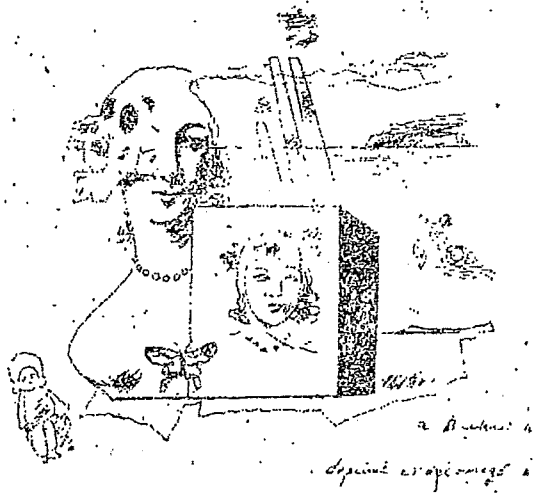
之

虎

東京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 東亞學



第一卷第四期

# 『生活月刊』創刊紀念大徵文

抗戰勝利，山河重光，過去，

無論東北或是後方，同胞的生活  
樣式雖不一致，但在勝利後的今  
日，要求和希望理想生活的來  
臨，却都是一致的罷。

怎樣才是我們今日所要求和希  
望的理想生活呢。

又怎樣才能促使我們所要求和  
希望的理想生活來臨呢。

這問題是該由勝利後的新生中

## 種類

第一種 論述：「生活與文化」

四千字左右。必須有關生活且具有建設性的論述。

第二種 小說：「題目不限」

一萬字左右。必須由現實生活中覓取題材，

提示未來的新生的短篇文藝創作。限用白話文。

第三種 建議：「我希望的『生活月刊』」

一二字左右。必須就本刊的內容，形式，作公正的，  
發展的建議。

## 獎金

第一種 正選一名 五百元 副選一名 三百元

第二種 正選一名 六百元 副選一名 四百元

第三種 共選五名 各三百元

國所有全體同胞來共同解決的，於此一點也就決定了「生活月刊」創刊的意義與公開性，普通性，及其在文化角隅裡所負擔的使命。

我們離不開生活，生活離不開文化，為此我們為紀念「生活月刊」的創刊而舉行了大徵文，也希望愛護「生活月刊」的諸位踴躍支援。

### 注意

- 1 來稿須用四百字原稿紙繕寫，標點要清楚。
- 2 稿尾須註明真實姓名，詳細住所。
- 3 發表時署名隨便。
- 4 來稿概不退還，但附足郵資者例外。
- 5 一經採取版權歸本刊。

### 截止

期限：以 四月三十日 以前收到者為限。

### 審查

五月上旬由本刊審查委員會執行之。

### 發表

六月號「生活月刊」上發表當選者姓名及作品之一部。

### 寄稿

長春市北大街十三號 國民圖書公司 「生活月刊」編輯部  
同時封皮上標明「應徵」字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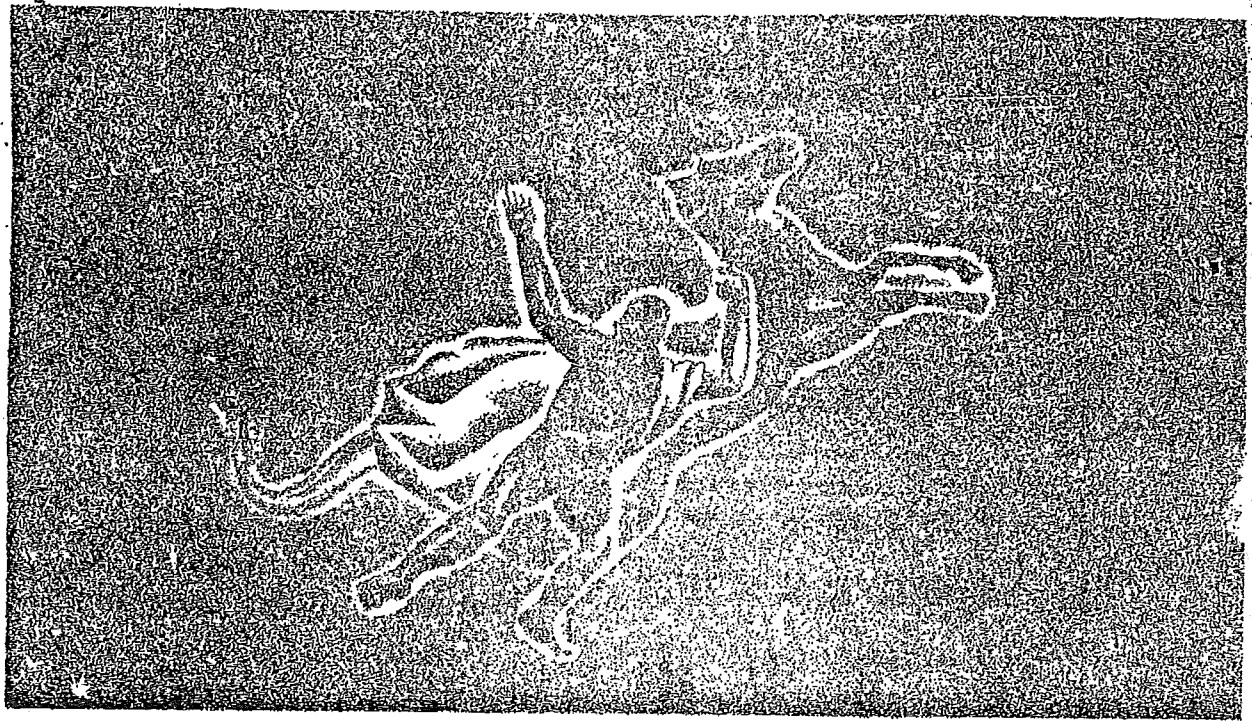
# 生活月刊編輯部



# 東北女性文學十四年史

30日出版目錄

<p>東北女性文學十四年史</p>	<p>林里</p>	<p>七</p>
<p>散文 幸福的偷兒 立春隨筆 隨筆一束</p>	<p>南呂五〇 拜特四六 楊祭四八</p>	<p>評「東北文學」裏的三篇小說 水準上的作品</p>
<p>灰色的小群</p>	<p>朱媿</p>	<p>公孫度 二二 韓護 一八</p>



對面・目錄圖案・扉頁	編後記	失掉太陽的日子	說	小	別開不了你	手記			
			墓	黃昏		十七號病室	冬天裡的春天	撕破夢境的人	籬笆手記
高夢幻	編輯人	但娣	地	乙梅	乙梅	藍苔	君頤	秦越	瓊桑
	八四	六五	五五	五三	四二	三三	二四	二七	二二



### 現實與態度

「偽滿文學與私人雜誌」續後

「東北文學」發刊以來，洪深各方評論有加，這實在是給負有編輯責任的人以無限鼓勵的事情。祇少數的讀者們所接受，因而才不斷的約求着它的開展；在「東北文學」本身的發展上來說，這也是一種光明的朕兆吧！

日前在二月十四十五兩日的光明日報「朔風」欄中，又讀到了鮑應的「偽滿文學與私人雜誌」一題，對這位先生的關心「東北文學」的熱情，我同樣的感到了珍貴與欣慕。但是，在拜讀之餘，我覺得有兩點必須公開來解釋一下。在解釋之先，我願鄭重的聲明，清決不是玩弄「已意氣」的答辯，因為，那樣作乾脆說是浪費雜誌的頁數，並也清混讀者的視聽的。

第一，我要指明鮑應的文字是忽視了現實，是脫出了現實的依據而出發的。我們知道：光復之後，交

通始終沒有恢復正常的運營，這是事實。而長春一地的寫作，走的，做筆的做筆了！這也是事實。作為一個雜誌的編者，為了要打開現實的不良條件，而如期的把雜誌交到讀者的手裏，他不能不到處生拉硬找，清擇作猶不能達一定揭載的數量時，就不能不尋一條下策：自己操筆，添充空白。試看光復後的雜誌，「北斗」，「新群」，「寒陣」可以說始終沒有脫開這種苦悶的樊籠，而每期裏的執筆者也祇不過是三五人而已。這種現狀我們祇能說是病態，而不能置之為「污點」或什麼「醜態」，我們祇能說是不健全的成长，而不能指之為「罪過」或什麼「無恥」。『東北文學』第一期至第三期，一共是收容了二十四個人的作品，靠而于講交情約來的有之，裝一隻封筒寄來的亦有之，而鮑應的所謂「私人雜誌」云云，除了忽視現實之外，我們說具有什麼意義呢？

第二，我要指明鮑應的執態態度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偽滿文學與私人雜誌」的執態態度不真不實，這不啻明白，也根本談不到是為東北文藝界的生成發展而提出的建設的意見。這樣的把執態態度建築在隨意的攻訐下的文字，在今日我們是不需要的。而鮑應却在指出某某作品係出於編者一人之筆後，緊接着寫下了：『據說文章也可以當做商品，而且文人無行，自古已然

，所以東北文學的編者就……』又如同在指出「誘惑」和「長城外的人」曾發表過一事後，復寫下了：『然而無論如何善於變化，而一條狐狸尾巴却再也掩藏不住。』我日間一問鮑應，「文人無行」和「東北文學編者就如何」這些字眼也是在「揭示一個事實」麼？並且，「誘惑」和「長城外的人」兩篇連題名都絲毫沒有改易，又如何談到「改頭換面」與「狐狸尾巴」呢？尤其是「誘惑」一文，鮑應既然知道它在「偽滿時的雜誌」上發表過時便遭受到了被刪除的命運。像這樣被斷腰砍頭的作品，似平在光復之後也沒有什麼不可全盤刊出的理由。而鮑應對此就「百思莫解」，結果論斷為：「心藏之強」，「面皮之厚」，以及「留戀偽滿，奴化性未退」云云，分明澈底顯示了鮑應的刻毒的嗜險，與人格的卑鄙。至於所謂「偽滿文學」，先此已有「偽滿作家」之論辯，在此我不必喋述，總之「偽滿」時代中產生的作品，是不能即以「偽滿文學」四字來判斷其作品的生命吧！而況日，「誘惑」與「長城外的人」是否應論斷之為「偽滿文學」，這是明眼

的人一讀即解的事情。

除了以上兩點我願向鮑應及其他關懷「東北文學」的朋友們解釋之外，由於鮑應的文字也給了我以一次充分反省的機會。使我更清楚的發覺了「東北文學」的執筆者陣容還沒有樹立起來，同時「東北文學」的編輯方針今後也有再檢討的必要。為了對照這兩個當前的事態：第一，我想在最近的「東北文學」上發表徵文啓事，藉以發掘尚未為我們注意到的新進寫作者，以豐富我們的寫作陣容。

第二，我想在最近召開一次長春市內的文化關係人聯誼會，藉以蒐羅各方面的綜合意見，來決定我們的雜誌的方向。

最後，我想到了公正的評論界應當及早確立。過去，我們的文藝界裏所謂批評文字始終逃不脫友敵的圈子，現在我們應該澈底打破它，我們不要站在一旁放「冷箭」，我們也不要夾雜有他種卑劣的念頭。我們要先認清了現實，然後以真實的態度，掏誠相見，互相砥礪下去。否則，相信我們的文藝界是不會有拾起頭來的一天的。

韋長明

# 東北女性文學十四年史

林墨

## 東北女性文學的成長

我們如果概括的以一句話來說明東北女性文學的發展史實，則我們應該這樣說：東北女性文學已經是衝起了一泓活流而也收穫了豐腴的果實。我說這樣的話，絕不是毫無根據的空論。讓我整理一下東北淪陷後，八、一五東光復以前，十四年來東北女性文學的收穫計算表，來證實我們的結論。

### 1. 刊行了的單行本

- 一、跋 涉 一九三三年出版 情吟與其外子三郎的合著小說集
  - 二、小姐集 一九三五年出版 敏子著小說散文集
  - 三、兩極 一九三九年出版 吳瑛著小說集
  - 四、第二代 一九四〇年出版 梅娘著小說集
  - 五、蓉英集 一九四三年出版 楊絮著小說散文詩集
  - 六、安歌和馬華 一九四三年出版 但娣著小說散文詩集
  - 七、我的日記 一九四四年出版 楊絮著散文集
  - 八、櫻 一九四五年出版 朱等著小說集
2. 雜誌上的特輯
- 一、婦女雜誌(北平)上的東北女作家特輯
  - 吳 瑛——小說一篇
  - 水 燕——散文一篇
  - 但 娣——散文：XY城的人們

### 乙 卡——小說：甲魚的故事

二、「新潮」第一卷七期上的女性短篇創作選

朱 櫻——小說：遠天的流星

林 燕——小說：珍惜

三、「青年文化」第一卷三期上的女性文學特輯

但 娣——小說：跋

左 蒂——小說：女難

吳 瑛——小說：鳴

藍 蒂——詩：科爾沁草原的牧者

四、「新滿洲」第六卷十號十一號上的新進女流作家展

水 靈——散文：父親的生日

藍 蒂——小說：日出

桐 楨——小說：九月雨

葉 子——小說：失明前的明天

朱 燕——小說：隣組小景

郁 瑛——散文：記憶的日子

就以上這些收穫看來，已經可以說是蔚然大觀了吧！

### 由「跋涉」到「兩極」到「第二代」

這彷彿是一貫的極具有意義的線系，由「跋涉」到「兩極」到「第二代」，這三冊拓荒的作品集，奠定了它們的作者情吟和吳瑛和梅娘的不動的

地位和評價。

情吟出現在東北文壇是遠在一九一九年左右的詳情。彼時上海的新詩界開始指斥並痛斥東北文壇的癡結之所在，而居在哈爾濱一帶的作家們開始擇出一條前路，進而掌握了東北新文學銷路的時候。情吟的作品即在此時驟然地出現於哈爾濱的國際協報副刊上，在她的犀利的筆致下，寫出了小市民的悲哀和東北農村的破產，實給予了沉悶中的東北文學者以極大的衝動。

當然，寫作力豐碩的人，也必是生活豐碩的人。情吟本身就是從生活里鬥爭過來的人。她爲了奪取自身的光明的未來而對封建勢力下的家庭抗衡，所以，在她的文字之中也用樸素的筆和光明掙扎了讀者。

到後方去之後，情吟復以滿紅的筆名出現於大陸文壇之上，相繼刊行了「橋」「牛車上」「生死場」等以東北農村爲素材的作品，而震動了整個的中國文藝界。不幸的却是太早的死亡結束了她的尙遙遠的寫作路程，這在紀念一噸東北女性文藝界的巨星來說，實在使我們不勝爲之惋惜的。

再情吟同時，在哈爾濱國際協報上主持「夜哨」週刊的，還有一位使我們不能忘記的作者：劉莉。她的短篇寫得很多，爲「叛逆的兒子」，「慷慨的光圈」，「四年間」等，充分地透露了她的真實而有力的寫作天才。她不祇是一個作者，還是一個編者，當她一度主編國際協報的文藝版時，曾盡了極大的努力與扶植，喚起了好多繼起的文學青年們一致擁護和愛戴。後來，自從一九三五年隨同她的外子劉虹遠走上海，她的文學的生命便完全終止了。

伴同於情吟和劉莉們走出，東北的情勢一天險惡一天，日寇的武力的壓制整個的瀰漫了東北，日寇的文化的侵略也開始由文學的溝通向正奮發成長的文學界襲來，接連着在各地展開了大規模的「思想犯」的檢舉網，這實在是給與了寫作者們以一種最大的打擊與威脅。因而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愛好於寫作的人們祇好暫投足於自我感憤的詩歌里，收拾起那些有血有肉活力的文字，換上了纖弱的低啞的幽咽。

梅娘就是在這個衝激的時代轉輪中出現了的。一九三五年她刊出了第一冊的作品集「小姐集」，彼時的署名是敏子。小姐集的筆致是脆弱的，她

寫下了自身的美麗的記憶和美麗的夢，她按排下了可愛的人群可愛的故事，歡譁自然，抒寫自我，這樣的「小姐集」刊行之後，馬上風行於東北本土，換之於彼時的文壇思潮及其傾向，「小姐集」的風行勿寧說是當然的吧！

可是，我們終究要說小姐集不過是梅娘寫作路程上的一點事物而已，梅娘寫作生活既然不止限於此，梅娘的寫作前途也不止限於此。我們要求於梅娘的還是繼續寫出來不會暫時埋沒的帶光的作品，如果這樣以「小姐集」，作爲了過渡期的產物，我們相信梅娘的寫作是尋常有將來性的。

果然，梅娘並沒有使人失望，在一九四〇年又刊行了第二冊作品集「第二代」。「第二代」可以說是梅娘繼「小姐集」後的精力作，從「小姐集」刊「第二代」就在梅娘的寫作過程上來說是有了了一個顯然的發展階梯。「第二代」里一共包括了十一個短篇，第二代，六月的夜風，花柳病患者，蓓蕾，最後的求診者，在雨的沖激中，迷茫，時代姑娘，追，傍晚的喜劇，落難。

這里而以孩子爲主題的故事最多，而在梅娘的筆下把每個孩子又寫得是那麽真實，和生動。「小姐集」里不過是描寫了作者的小兒女的愛頭憎，「第二代」里則到處洋溢着大眾的時代的氣息。所以，我們除了珍重處女作的「小姐集」之外，我們是較比更愛重於「第二代」的。

「第二代」刊行當時，梅娘已流浪向日本的東京大阪一帶，其後，又轉道北平。她的寫作生活始終繼續着，也許是爲了多變的環境揮了寫作情緒，其後的這幾年之中除了丟給我們以長篇的三篇作：「魚」「蚌」「蟹」之外就根本沒有請到另外的東西。

後期的梅娘作品，有一個最大的特色，便是始終黏着於人生的生活實態。在其藝術的成就上來說，也許是進步了的，但其磅礴的寫作的熱情則遠不及「第二代」之多了。

梅娘沒有出國之前，正是大同報的文學版在長春開始演劇的時候，出現了一位寫作力極富厚而觀念亦復正確的女作者：吳瑛。

吳瑛的作品繁瑣顯然是趨向於寫實的，在她的筆下揭發了好多女性的



問題，無論是愚庸的鄉村女人，或是自命為新女性的城市女人，她都對於她們的生活給與了一個澈透的內視。給與了一個毫沒有遮掩的暴露。

兩極是一九三九年刊行的吳瑛的處女創作集。在這之先她的作品散見於大同報，鳳凰，新青年，斯民半月刊等處，由於「兩極」的刊行，整個的代表了吳瑛前期寫作的全貌。「兩極」里共收錄了十個短篇：新幽靈，柝，詭，新坤道，倦塵，錢四嫂，女叛徒，霧，兩極，望鄉。在這些篇幅之中，作者是於平凡而又單純的物象上，顯現了人生真實的境界。

由於「兩極」的刊行，給予了東北文學界以頗有力的衝動。在當時的大同報文藝副頁上及斯民上分別披露了，嗚子，冷歌，婦人等的評論文字，實在可以說是極一時之盛況。

其後，吳瑛消沈了一個時期，開始發表了她的中篇：「白骨」。這是一篇充分表現了作者的思維的力作，原來預定在長春刊為單行本，後來終於沒有作刊，祇好暫時作罷論了。

吳瑛和劉莉相同的，不但是作家而且也是編者。從斯民半月刊編者作起，主編過不定期的文藝刊物：「滿洲文藝」，並也編選過：「世界著名小說選」。

### 幾粒不為人注意的果實

「落英集」「安荻和馬華」「櫻」，我們不能不說這是東北女性作者中所產生的僅有的碩果，但它們是那樣的在人們的不注意中銷聲匿跡了。連一點反響都沒有，它們宛如是幾粒雖然是收穫了，然而並不會為人注意到的果實。

「落英集」里結集了作者楊絮的近年作品十幾篇，有小說，有散文，有詩，在其表現的方式上雖然並不一樣，然而通觀這個集子，不外是表現着其天才的文學少女之感情的奔放之記錄罷了。除此之外，我們很難找到其他。

其實，楊絮的一貫的筆路，不祇是「落英集」如此，就是她的初期在奉天以較筆這個筆名所發表的作品，和後期在長春發表的其他作品，也完全逃不掉自我描述的圈子。正如同作者自剖着說：「我從來不寫什麼有背景

有意義的小說，我總是喜歡寫隨筆與散文，而這些隨筆與散文也都是寫我自己」。

一個作者當然沒有什麼理由不可寫自己，但是，一個作者也沒有什麼理由完全寫自己。假如，作品祇是為了一點愛憎而寫出來的話，那麼它在文學上的效果又是什麼呢？

我們相信楊絮的寫作方向是會以她的前進的思索為轉移的，而且，根據既往的她的優美的文章，我們相信她在來日的女性文學界中會露出其真實的寫作面目來的，我們願以此期待於楊絮。

「安荻和馬華」是但姊的創作集。我們最初注意到這個作者的時候，是當她在「華文每日」發表了「風」和「欖柴樹」由於這兩篇短小的文字，我們已深深地窺知了作者的極堅實的文學素養。其後，在一次徵文的機會里，我們復讀到了中篇的「安荻和馬華」。

但姊回到東北來之後，把她的幾年來的作品集付印了。這便是「安荻和馬華」，我們試就「安荻和馬華」來檢討作品的內容，實不難看出作者是如何的標榜於自由主義的文學信念而出發了的，無論是小說散文或詩，到處標揚着自由主義的氣息，幾乎完全控制於作者的熱情與哀憐，而把整個文章的構調給塗透了。

「安荻和馬華」里邊收錄了幾篇很可觀的小說，如「售血者」「忽瑪河之夜」和「安荻和馬華」。「售血者」里邊寫出了生活的重壓和愛的殉難，「忽瑪河之夜」是歌吟着殘廢人的熄滅了的生命及悠久的愛情。「安荻和馬華」是寫着大時代下兩棵微弱的生命的結合及其破滅。作者的憂傷的氣氛是相當濃厚的，她往往並不直而於那些由故事中產生出的問題，而祇是給予了誇張的陳述和哀憐的歌吟。這一新，在時代的文學課題之下，作者的作品是免不了為時間所淘汰的。

同樣，作者的散文和詩，也依舊是陷於同一的軌跡里。譬如在望鄉，天涯寂寞，櫻花的季節，兩地，異國，湘我，微吟，楚音，駱駝吟，這些篇散文中，幾乎都在流溢着充滿熱情的對人生的渴望和對人生的迷惑。孤寂的，愁苦的生輝，假如今後不能為作者打開的話，那又怎麼能寫出撼動千萬人心靈的偉大作品來呢？

「櫻」是朱熹的第一冊短篇小說集。朱熹的從文經驗比較晚，為一般讀者注意到，尤其是近兩三年的事。她與其說是能寫出很可觀的小說，毋寧說她的散文寫得比較成熟。這就其「大黑龍江的憂鬱」一文來說，就可以看出其散文的氣息是如何的濃了。

雖那樣說，朱熹的小說依然是寫得很完整的。而且，在小說的結構上，也並看不出什麼破綻。譬如「夢與青春」我們固然可以當一篇散文去讀，但我們總不能說其是一篇本格的 prose。

「櫻」里總共收入了「大黑龍江的憂鬱」，「夢與青春」，「小銀子和她的家族」，「遠天的流星」，「生之喜悅」，「我和我底孩子們」，「櫻」等多篇，作者的纖細的筆觸有時是很給人以極深刻的印象的，特別是「小」的條目上，作者有時筆鋒了好多字，使我們讀它的時候，感到了作者的思維的縝密，和幫助了有力的故事的進展。

朱熹除了寫小說之外，散文在「華文每日」上有過「傍晚的視野」，「病榻記」，「愚笨的孩子」等多篇發表。詩在「華文每日」上發表過「航海」，這都可以目之為女性文學史上的一批水準上的收穫吧！

假如，作者能够虛心地再努力寫下去，並也再更多的經歷一些寶貴的生活的經驗，則她的寫作的路子是相當寬廣的。

### 我們不能忘記這幾個人

雖然，她們已經先後離開了她們永愛着的鄉土，或是先後停止了她們的活動過一個時期的筆，但是，我們終於不能忘記這幾個人：璿玲，若士，玲子，陳海。

璿玲是由吉長日報走出的作者，後來在滿洲報上披露了好多的詩文，那些詩文在其文學的意義上雖談不到什麼，但美麗的詞藻，豐富的感情，拿彼時的寫作層來說，已經是很可敬的女作家了。

一九四〇年左右結婚之後到北平去，這前後已很少有她的作品發表，一九四一年的大同報上刊載過她寄自故鄉的短詩，後來又刊載了一次散文：「明集」。

其實，梅娘和璿玲在學生時代都是不相伯仲的寫文章好手，但是，她們

的家居却使她們拉開了一條頗長的距離。由是我們知道，天才的文學家往往是在失敗了的，打算成名一個作家，首先便是寫作下去的決心，沒有這決心，任憑有如何的天才也會白費的。

若士的作品多半刊載在早期的「明明」月刊上，她不但能寫小說和詩，而且也很擅長翻譯。被稱為她的代表作的該是短篇小說「皮鞋」吧！這篇作品里直率地寫出了幼小者的心靈，而以皮鞋貫穿起了這個故事，實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

「明明」月刊廢刊以後，若士的文字很少見到了。以她的寫作經歷來說，一旦停止了筆的活動，我們是實有無限的惋惜的。

玲子這個人，祇要是在注意過吉長日報和大同報的文藝副刊的人，諒來都當知曉吧！她是出身自吉林的女作者之中最大膽而也最有希望的一個，可是，生活環境左右了她的寫作生命，使她沒有得到正常的發展，便憤憤的走到很遠的地方去營一己的生活去了。

玲子的詩作比較寫得最多。記憶里的有「海外抄」，「下關記」等篇，在詩的旋律和技巧上，雖然距離成熟的境地還有一段距離，但是，在當前女性作者之中，恐怕無出其右了吧！

最後，我願提出陳海這個人。她也是吉林出身的，寫的東西散文比較多，筆路異常清麗，作品散見於盛京時報和大同報的副刊，雖然陳海並不是什麼為人們所熟知的作者，但根據她的僅有的，幾篇東西，我們足顯拂給最大的期望的。

歸終，也是生活把她的寫作給結束了。東北這塊土上就是這樣仍隱伏在殘存的封建社會之下，不知道像這樣的作者有多少，當她們一旦投身到某環境之後，馬上就不能不終息了她們的筆，這在東北女性文學界中不能不說是一筆最巨大的損失吧！

### 她們是在精健的活躍者

在近幾年中，可以目之為有潛傑出的寫作天材的女作者：我們首先願意提到生活在齊齊哈爾的藍岑。她的作品顯示給我們以作者的濶闊的寫作前途，在故事處理的手法上，是異常嚴整和緊湊的。「夜航」便是代表的一



篇。由「夜航」到「日出」，說明了她的寫作方式是沿着一條線走下來的，我們在期待着她始終寫出她的洗鍊的作品來。

藍苓不獨在小說上收到了如斯的成績，而在其詩作上也顯出了長足的進展。自從「科爾沁草原的牧者」發表於青年文化以來，無疑地是惹起了整個文藝界的重視，相繼的她又寫下了「靜靜的榆林」這已經標示着她逐漸走近成熟之境了。

作者的寫作天材是有的，我們熱望她能擔起為文學致力的信心，則她的前途該是最為有希望的吧！

其次，乙卡的作品我們始終也是珍視着的，就她的寫作態度來說，絕非一般淺薄輒止的人可相比擬，她的沈着的筆在一篇故事裏發揮了最大的效果，使讀者可以捉摸到了筆者的苦心。

乙卡的作品，我願舉出「老鐵」、「安娜的懺悔」、「甲魚的故事」、「雪」等篇來，在這些篇幅之中，雖然不少是用顯淺的感情來寫幾段故事，但豐富的語言加以嚴整的素材，我們是要肯定其價值的。

乙卡後期的作品，我一時想不到什麼了。據說她現在正在故鄉，那麼今後的東北文學界中將是會再印上她的脚步的。

就中國全土的女性作者來說，很少有人肯致力於寫劇這一條路的。君頤却是在東北女性作者中勇敢的打破歷來閉塞着的女性作者之路。她以極積的筆一連的寫出了「金絲箱」與「漢塞」兩個劇本來。雖然它們的演出效果如何，因為還沒有搬上舞台，我們無法來衡量，但是就一個劇本來說，已經是很可觀的了。

不祇是劇本，君頤復以「春底喜戲」為開端寫出了小說，在她的筆下故事是很曲折的，而能給讀者以必須讀竟的魅力，這就新文學的痼疾性格來說，作者已經是打破了沒有故事的道路障門了。

五六年來，亦東北能寫出最沖淡最輕靈的散文的女性作者，除了前述的幾人之外該被人想到的當然是水靈了。水靈的從文，時比較早一些，不過為了極虛心其作品的關係，因之很慎重發表其作品，所以若干年來，在質上水靈的成就，就顯得淡然而薄弱了。

水靈在社會上活動有多年的歷史，但我們在從文上來看，最擅長的恐怕

要算她那沖淡明快的散文或小品吧！對其散文和小品的脈路，很看出有和早期水靈作品相類似的方面，從文章裏透透出那樣令人感到輕朗的意味，確為水靈作品的一大特長。同樣，為她的氣質過於沖淡和靜謐，所以以多寧靜的筆路，倘如其多年所從事的事業來看，她已缺乏從了各角度來觀察人生的魄力，其作品只局限在溫室的花園之內，對其前進的進路，顯然已埋却了過度的風沙，倘如我們讀其短篇「遺囑」，便可以得一個明證。

還有以寫教育小說而顯出的林潛，到底是讓我們關心的一位作者，她那豐富的產量和不屈服的從文毅力，是近三年來所罕見的一位女性文學鬥士，當我們看了「再建之家」那樣的中篇作品，對林潛所蘊藏的文學實力，是異常感佩的，在教育小說尚未萌芽的東北，林潛在其創作上所選的素材是頗值得稱賞的，以個中人來描繪着身邊熟識人物和人語，其成就不是能以猜測的。倘如再洗練嚴肅一點筆墨，林潛的作品不是更有「活力」嗎？

若靜是由大同報副刊上走出來的齊濟哈爾女作者，她的散文曾轟動了當時的文學界，而視為是一顆最具有希望的星，依然的，後來不知道為了什麼而隱跡下去，一直使我們沒有讀到她的作品的機會了。

在春天的雜誌界活動多年的乙梅，筆力是相當勁健的，而現在也仍不斷的努力着，倘如再擴展了其寫作的視野，也是很可期待的。吉林的葉櫻和桐楨，南丹，鐵嶺的葉子，哈爾濱的郁瑩，長春的北黛，石基和拜特，在近五六年中他們都相繼的提出了好多可珍貴的果實，我們在結束這篇回顧文字之前，願把最大的期望交付給尚在成長途上的人們。

### 東北女性作者的前路

東北女性作者們是這樣蓬蓬勃勃地長成起來了。她們的作品就是她們的勢，戰鬥的明證，她們的虛謙的態度，就是她們的來日發展之預言。我們是熱望於女性作者的，在此我將提出了兩項問題，來作為前路之指標：

- 第一，解除作者自生的生活的矛盾
  - 第二，要得充分發揮其堅毅的健全意識
- 倘如，能把問題當做問題檢討了之後，再繼續埋頭寫作下去，我們知道東北女性文學界之中光輝的寫作塔峰遲早是會建樹起來的。

# 籬笆手記

瑾 桑

月 日

記憶衰老了

交給紙與筆吧

留下這暫短的生命里的

生活駛過時光的軌道

而遺留下

光耀的火花或是些黯黑的碎屑

月 日

好久也沒有能安靜的坐些時候了，幾天來使人擔心的事情，也都忙過去，我可以有些寧靜的時候了吧！

窗子抹上黃昏黯淡的顏色，還不會回來嗎？這將怎樣去踏呢？這片好看的月色，寧靜被煩燥給激起了波動，拋下筆，睡去吧。

希望破了，（超乎形而上，永遠擁有一團不散的歡樂的空氣），一切也就都灰暗下去，沒有心思再去做什麼。

這遭遇正是給我給的經驗，不知爲了甚麼呢，我活的動力已經全部喪失了，又需要這些有什麼

## 評「東北文學」裡的三篇小說

『東北文學』，是八一五後出版的純文學刊物，到今日，擺在我們面前的已經有厚厚的三冊了。平心而論，我們還嫌它的水準不多。但却不能爲了這個，我們就忽略了它本身的存在。因爲在目前，它還是這地方僅有的的一個純文學刊物。惟其如此，我們不想苛求，但也並不能因爲它的『僅有』，就做了無謂的頌揚。惡意的批評，會使一個作者失掉了勇氣，無謂的頌揚，也會昏迷了作者與讀者的眼睛。這些都不是批評者應取的態度。現在讓我們在已刊出三冊『東北文學』裡找出三篇小說，來剖視一下。

一、小銀子和她的家族

作者 朱

載東北文學創刊號

二、小溪流

作者 奚子

載東北文學新年號

三、寒流

作者 姚遠

載東北文學二月號

這三篇小說的素材，都是在東北這地方找出的。『小銀子和她的家族』及『小溪流』，兩篇故事，祇要在這塊土上，住過幾年，就更會加深的瞭解起來。這三篇文章，無疑的是三篇寫實的作品。

### 一、小銀子和她的家族

『小銀子和她的家族』裡，是描寫着一個歌女的遭遇和她的命運，在作者的筆下，描繪出我們社會中的黑暗面，故事說來像一篇散文，像一個小溪流在潺潺的流動。文章沒有鋪張，也沒有誇大，是一篇極其樸素的文章。但在同時也缺之雄厚的力量。在故事裡而祇

用。

月 日

杏花飄零了，匆匆的日子呵。匆匆的夏的新綠又抹遍了窗前，任憑季節是怎樣的溫暖也趕走了心懷的冬天呵。

對什麼都淡薄的，什麼都被遺忘下去，我怕這屬於我的力量會喪失得可惜，命運竟這樣寄待於我，又怎樣可以逃脫呢。

走到窗前，終不見有歸來的影兒，心總是平穩不下來的一片懸念，我純潔的心幕至死忘不下這片關懷。

月 日

忍受着我病的痛苦，披起雨衣迎着風雨，張着傘，是懷着一顆怎樣急躁的心走出去了。但是天會知道我又是何樣悲哀的回來了呵！我藏在黃昏的被里，讓黑夜爬到我的心間，我悲哀的爬過來呵！今夜。

用盡了積蓄的千金所換得來的，却是一件破舊的東西，我又何嘗不在後悔我的不該用去久日積蓄下的千金，換來這片衰落之情啊。

我拚命的哭，用悲哀來毀滅自己的生命吧，因為上帝是不允許我有片刻快樂的。

依稀是淒慘的燈光伴着我，無人過問我這隻孤獨着可憐的影子。

月 日

鏡子裏消瘦的我青春的面孔，是被誰給摧殘

有同情，沒有援助，祇有低微的呼聲，沒有高潮的憤懣。作者在運用技巧上，收到了成功，文筆的洗練，也在證明着作者是在不斷的努力。我讀完了這篇散文風的小說，小銀子的影子，仍然不斷的在我胸裡恍惚她——一個弱小的生命，在默獄中，生長起來，又在默獄中死去，不大為人們所注意。她是一個相信宿命的小生物，她說我們做歌女的「唱什麼都得隨着人家老爺們的吩咐，人家要唱東，咱們就唱東……」（東北文學四一頁）她給她自己安排了一條路，那就是「我要沒有法子的時候，我就寧可去尋死……」（東文四六頁）然而小銀子也和一般少女們，具有着同樣的明朗的性格，她有着一顆活潑潑的心，譬如：「我每次遇見她，她總是笑迷迷地對我點頭……她的臉是紅紅的。」（東文四一頁）然而終於她將自己的希望交給命運了。小銀子的身邊，圍繞着的是威脅，是暴力，是……些人販子的惡德，使她不能不屈服下去，她終於被龍會長領走了，領他的代價，是三個布票，使我們看見了人的軀體的廉價。還有就是繼續着小銀子的命運踏下去的是一個叫做蓮子的小女孩。這個小女孩的將來，無疑的是由天真到宿命，由宿命到滅亡。雖然作者在文章裡，沒告訴我們，然而在作者的淚竟不由得滴了下來，結語裡，已在默獄的暗示給我們們。

在作者的筆下，描繪的事物很逼真，在龍會長一走進小說裡來，就使我們看見了淪陷期內一個污吏的面影。他會利用他的職權和惡勢力——那黑暗的勢力，向一個沉入深淵，不能自拔的歌女，用陰謀與卑賤的手段，來滿足他的獸性。作者在寫龍會長這個人物的性格時，借用小銀子的口裡說出來了：「妳看見過吧，那個龍會長，我的八竿子搭不上的龍大叔，不怪他們是把兄弟，和我爸爸的皮氣一點也不差。若是我二個人在屋子裡，他總是嘻皮笑臉，動手動腳的，不是要帶我……等我不理他，他就該來引誘啦！答應下回配布票時，怎能從中設法拿出一張手藍布的衣服……再不……」雖然寫得還不太深刻，但却很真實。

龍會長一類的人物，在我們的社會裡過去存在着，將來一定也是會有的，現在此輩也正活在世上，而且還活得很舒服。然而在這種作者極暴露了如此的一個人物，却沒有加以抨擊，這也許是寫短篇小說的一大困難。

另外在這篇小說裡，寫出了于瞎子和他的妻子，倘如在這個短篇裡，找故事的最高潮，該是于瞎子，強姦了小銀子的那個恐怖之夜了，作者用靜靜的筆法，襯出這事件的前奏，「我發覺小銀子沒有申小巷子去。琴師來了，又自己走了」（東文四三頁）這悠閒的筆墨含蘊着沉重，接着就寫出一段凶暴的事實，「由牆壁的那面傳來了一聲極端恐怖的女人的嘍

得那樣黯無光？我要用盡周身的力氣衝出這個圈子，但是我將走到那裏去呢。因為我沒有希望，更沒有什麼企求，只求離開人羣，被誰遺忘得漸漸的毀滅下去。

太陽給我溫暖，太陽給我生活動力，我敬愛太陽，除掉一顆赤誠的心外，再沒有什麼可交給太陽的了。

對着鏡子數淚滴。

淚滴滴不盡，悲哀也永不會完結，我要用兩隻悲哀的手，撕毀這多餘的生命。

秋風吹掉的落葉呵。

月 日

就不明白我尊貴的心嗎？今日，我的全精力失掉了，工作的趣味失掉了，活的繼續性也將失掉了。

近來自己更憔悴了，當我覺察出別人是怎樣在懷疑着我憔悴的原因的時候，我感到我是如何的崇高了，如何去發揮自己真的，美的，善的精神了。

這是上帝給我純正的心。

月 日

清香的日子我就悲慘的過去了。

我總覺得世界上委實是沒有一星星對我理解的人了。

家是遠了我，還是我遠了家呢。

叫……這聲不太長的嘯叫之後，就是兩個人格鬥似的跌下去爬起來的聲音……中間偶而有女人的詛罵……」（東文四四頁）作者在這裡已經表露了她的同情一個女孩子的遭遇，和具有了憤怒的意識，「于瞎子這大壞蛋，你說可怎樣才能救救小銀子呢？」（東文四四頁）這是在說明着作者祇能向第三者呼救，而並不能進一步的有着反抗意識，倘如作者在這裡用「起來，我們要救救這孩子」來表現這一段，這文章，就會更有力了！

于瞎子的妻子，是一個典型的吃人的母老虎，她會跑一溜門子，賺七八百鈔票，她會毫無人道的凌虐一個小生命，而將一個小生命送到滅亡的途上。祇在她的對話裡可以找出：「小銀子一個鬼臉？頭能值幾圓錢呢？」（東文四六頁），在這裡，就使我們連想到人肉市場的悲慘情況了。

小銀子和他的家族裡，寫的不是哥哥妹妹，和夜鶯玫瑰。而是我們擺在目前的社會裡一個斷面。在這裡，我們不能否認作者已經走向十字街頭，作者的視野，已經深入到社會的一角。在技巧上，運用得很靈活，在內容上，也不是空空洞洞，然而處理這類的體裁，該是渾厚有力，單單的細膩與運用消澹的文字，是還嫌不夠的，也就是說作者的文章風格，是不適於寫這類故事。作者寫這篇文章，是祇有暴露，與旁觀，和對事實觀察得清楚與細密。我們以為作者至少應該表白了自己的態度，而緊告訴小銀子向黑暗的勢力衝出去。這故事才會更成功。

作者的文章，是正適於寫出一篇幽美的散文，所以我們要說，作者的散文，將會比小說寫得成功。我們願意作者更努力起來，將是一位很有希望的作家。

## 二、小溪流

小溪流是一篇純寫實的短篇小說，它的時代背景，是在東北淪陷期內。故事的主人公是小住子的爸爸，和一個日本人丸山，和他們兩個人的第二代小住子，和小藏二。這篇故事的主題，是描寫着淪陷期內日本人的淫威與高傲感，和中國農民階級的憤怒，與現實給與第二代的仇恨。以及中國人被壓迫得喘不出氣來。農民的土地，被侵略者占去栽了亞麻，農民的一口井，被丸山占去鑿上了蓋，而小住子爺與那些樸素的百姓，得吃小溪流裡的水，中國孩子們們嚼着雜貨面，一天一天的瘦下去，而小藏二却悠悠的在石上劃着大和日本。

這是一篇樸素的體裁，而且是才過去不久還擺在面前的一幅赤裸裸的事實，作者用一支樸素的筆，毫不潤色的繪了出來，這篇文章，倘將它喻為一幅圖畫，這圖畫，將不是一

月 日

人生真是矛盾的，不高興作的事，又不得不去作，誰會明白我的不得發起的動機，是爲了怕累及別人呢。

我今天扮演了某個角色的時候，才覺地體驗出人生的乏味，淡得和白水一樣。

月 日

看不見沉悶的臉，心就會暗起來，工作能率增進，步子也覺得輕快，永遠會這樣嗎？我誠懇的祈禱我的命運呵。

我當高興了因爲我很自由，更沒有什麼可以與我連繫的悲哀事情。那麼我盡可享受我這與人不自由之樂吧，不要再把我陷於不幸的泥沼之中呵。不要再使我有不幸的運道呵。

月 日

聽說媛要離開這兒，爲什麼我對她要那樣深刻的牽掛。沒有離別的淒酸，又怎樣會有相聚的歡愉，說不出的難過里，但願永遠能認識這可愛的孩子，是我所栽培過的一株樹呵。

月 日

我的伴兒爲了一件事後，越發敬仰彌足了，但是能不能有使我永遠覺得驕傲於人的偉大的淵兄呢！

月 日

個輪廓，而是不太美麗的濃濃的筆道，極其單純而清楚真實的幾個人物。在作者的故事裡，描繪的不是僅僅小住子爺的性情，而是個東北農民的形態，不是丸山自身的罪行，而是整個日本人的殘暴。作者特別的着重點於兩個階級，一個是統治者的高傲與幸福，一個是被壓迫階級的苦痛與憤怒。作者用筆對照的寫出了兩個面。文章雖無驚人之處，但却忠實的表現了廣大的中國農民意識。

故事的開始與發展，都是平鋪直敘起來的，這平鋪直敘的文章，常常是不會立刻抓住讀者，但是這故事却寫得十分真實。在行文裡，整個的暴露了都市近郊農民的情緒，譬如「北小山頭的住戶們看見了那片綠油油的亞麻」（東文二〇頁）他們知道這土地原是他們的。在寫小住子爺那壓在心底的隱痛時，也寫得逼真，「因爲他想不到今年夏的榮錢開銷太大了，而且眼看冬天要來了沒有種下的茶好賣，更不能打來乾柴，北小山頭這地方只有一個亞麻會社就趕走了風水，他體會到沒有土地的悲哀了」（東文二〇頁）接着作者又寫着「就選鄉民祖宗三代留下來的井吃水也不能盡情盡性的使用了」（東文二〇頁）我們如今讀來猶覺痛心。作者描寫着農民在悲苦中，感到了失望，然而在那失望後，發出了憤怒，於是一個農民向丸山發問了「這地是你的嗎？」（東文二〇頁）這句話寫得沈重而有力。作者在描繪兩個民族不同的孩子們的仇恨時，我們覺到寫得也並不鋪張，特別是寫小住子要送給小藏二雜和面說「吃！」小藏二搖搖頭接着又問「好吃？」……小住子嚇下一口去又說「不吃？」「我有。」小藏二由兜裡拿出了已經乾燥了似的點心吃了。是帶餡的。

「什麼東西？」小住子瞪着眼睛問：「餛飩！」小藏二又拿出一個給小住子，小住子接過來看了看：「白面的啊！」說着點頭惡意的裝進兜裏去」（東文二二頁）這是一個活潑的事實，這事實代表了兩個孩子的交遇。一個白面餛飩，兌換的是一個惡意的不平和憤怒：「小住子莫明其妙的一股氣憤襲上心頭，他想到他爸爸挑不到井水而且丟了柳筐的事，他想到那口常用的古井被封鎖了……他想到在夏天裡吃不到涼森森的清涼井水的事……」這裡寫出了小住子的心理。

在這篇文章裡，我們看見了作者用筆的樸素，使這故事，漸漸的滲入讀者的內心。但在同時也發見了作者觀點上的錯誤，那就是作者在認識近郊農民的性情上，還不够深刻，譬如寫農民有許多人到井台去汲水，表現的是那些群眾憤憤的形態「你的？媽的！我們的井你來硬佔，還說你的？揍！揍！井沿上人喊成一片，丸山趕快把腦袋縮回去叭」的一聲關緊了小窗戶。窗外一片勝利的笑聲，鬪湧在夏日的熱風裡（註：穿點爲筆者所加）這勝利的笑聲，寫得失掉了這段文章的價值，倘將這勝利的笑換作「這些人就憤憤不已」，

讀了一冊過去的記事，上面有用筆抹消的記號的，都是記着關於誰的記事呢？

真來得乾淨呵，我高興再沒有人記掛着我了，我高興得流出淚來，淚怎只會從孤獨者的眼眶流出呢。

月 日

因為我沒有計劃將來，我覺得我現在是幸福到極點了。我可以永遠在這歡樂的空氣里活潑潑的生長下去！

然而人生多歧路呵。

就真讓我離開了誰的身邊嗎？

我不忍丟去我的生命，我又怎忍得踏上行伶的路子。

月 日

我以至誠與純正的心，以我永生的不滅的精力，願盡我全生命來拯救一顆墜落的靈魂。

月 日

我不是怕誰忘了什麼而擔心，我又不是怕失掉了什麼而懊惱。

然而，我為甚麼偏是一天比一天的顯出我的孤獨。

月 日

鼠接我回到故鄉去的消息，她是展開期望我的襟懷，而等待着我的，這偉大的友誼呵，我是怎樣快活而高興呢？因為這是永不變的，而又是永遠

道才是農民的本來性格。據我們看到中國的阿Q式人物，不是中國的農民，在淪陷期內，我阿Q式的人物，最好還是『在俗所謂吃洋飯的那些修鐵道的工人們身上，才常會找出用洋人不慣的話來罵洋人，完了再來一個自認爲勝利的微笑』。倘將一群樸素的農民性格，寫成了帶有幾分阿Q的遺毒，我以為這是作者一大錯誤。還有結尾的一段寫着小住子用帶鎗的餓頭打在巖二在山岩上寫着日本的日字上面，文章到這就滿好收住，而作者又硬給他添上了蛇足，寫着『哈哈哈哈……』『笑聲震盪在夏季的熱風裡，小住子快意的背影奔向小樹叢彼方不齊整的房舍裡去，』『哈哈……』又變成了勝利的笑，這哈哈給文章減色了不少！它丟掉了文章的整個力量。

### 三、寒 流

在小溪流，不失爲一篇好文章，但是小溪流寫得並不够成功。我們深願作者的視野能深入到農民裡去。

在三十度的燭光下，我默默的讀了寒流這篇小說，讀了前半部，我竟波動起來，然而讀起後半部來，却發見了小說的力量。

這篇小說是以第一身寫出的，作者着重點想描繪出一個青年孟達的性格，及發揮自己的哲學。也就是因爲作者想發揮自己的哲學，才正形成了前半部的失敗，與後半部的成功。

這素材是一篇很好的素材，在這裡面蘊藏着一個青年工程師的建設的熱意，倘如能在這築工的樹上，多寫一些，對孟達的身邊瑣事少鋪張一點，這故事將會得到整個的成功，然而作者要強調孟達與惡劣的環境在奮鬥，才更會表現出孟達的剛毅來，我們在這裡是難窺知作者的苦心。然而也正因爲這個，故事才不緊鍊起來，那原因就是作者在運用技巧上沒能靈活表現，孟達的奮鬥少，形容陰鬱的故事多，結果將孟達的奮鬥，寫成了孟達身邊的悲哀，作者過於要着重於孟達的家庭瑣事，才形成了文章的散漫與累贅。過於著重惡劣的命運，在襲擊着一個青年，而那惡劣的命運，又僅是兒女之情的窮困，這樣的階級法，才不會使孟達更偉大起來，生動起來，同時描繪的個性，才不深刻。但作者的人生觀，却非常正確，我們常常在想，一篇小說的裡面倘沒有作者的中心思想，那就丟失了它的生命。在這裡作者很顯然的表示出，他的中心意識是建設，出給大眾來服務。譬如『孟達突然悲痛的說：『我覺得人活一天，就要爲大眾工作一天，等到死了，是什麼也不能做』。還有就是孟達在信裡寫着『他死了，並未在死前給大眾留下什麼可紀念的事情，那是因



給我安慰的，我不該使她失望吧，我真的能如願嗎。

月 日

媛問我：「走好？不走好？」

怎麼可以不說她去呢？爲的是使彼比間的感情再豐潤些，滿足自己的慾望，就可以不叫她離開我，我想這種是存在了自私的感情，有着純正信念的人是不會作這樣專情的。縱然離開了，不是越能增進我們的愛的偉大嗎。願你高大的生成起來，遙遙的我送你以珍重甘露潤澤你的永生吧。

月 日

羊姐來了，我像是受完刑罰沒有能力和她親近，多麼使她失望，她是不是會傷心？她告訴我，她嘗夢見死去三年的爸爸和媽媽，我不禁慘然着想了：誰都不記掛着我了，孤獨得只有去另一個世界了。

月 日

我雖不高興，苦悶着臉的時候，仍有那忘不掉的笑臉來融化我？我願有血緣的愛護，我願它是忠誠的！永生的，不朽的。只有這才沒有欺騙與動搖。

月 日

返來很難過，難過使我枯瘦了許多，真的，就把我陷入一個無底的深淵里了。

他並沒有給大眾留下什麼功績。不過是金人口裡，少了一個就像斬掉了一株枯草一樣無足輕重。」（東北文學二九頁）在這裡作者將他那正確的人生觀告訴給讀者。

這篇作品的風格，本來是屬於粗獷條的，作者却未能十足的表現出來，也就是說，在內容上，忽略了故事本身的性格，文筆還嫌不够粗壯。在文章的前半部裡作者造出了許多生硬的文句，而那些文句穿插得都不大適宜，才顯成了句法的不緊鍊與不銜接，那正如一個工人，要編一道竹籬笆，而硬將事先準備好的粗大的四方木棒塞到裡面，這樣當工作完畢之後，籬笆並不美觀，而讓人看了更形見拙。譬如「他一向否認靈魂存在說」，「他更是一個入定勝天的創造論者」（東北文學二五頁）作者在寫替孟達的命運悲哀時敘述着「苦幹」可敬佩的，然而厄運是該詛咒的嗎？」（東北文學二六頁）在寫孟達性格時寫着：「有着堅強性格，素被稱爲知性的他，這時也會落下淚來了」（二六頁）還有例如「他很嚴肅的和我商榷一個問題」，「我的職域裡」，「孟達不是宿命主義者」等，這些生硬的文句，插入不適合的地方，都在證實着作者有意鋪張與誇大，而影響了整個的文脈。作者在寫同情孟達的命運時，在凄然淚下后想到「命運之神就這樣擺佈着他們嗎？孟達的刻苦，也是冒濫天意嗎？抑是妻的賢淑使着天見忌了呢？」（二八頁）在孟達的信上有「死才是人生的宿命，死才是人生的目的地」依照作者的主張講來，這些想法，都呈現出一部分思想系統的矛盾。

我讀完了這篇小說，我們深深的明瞭作者，一遇到機會，就想發揮自己的理論，然而這理論在前半部却始終未能展開，直到孟達的妻子死後，這文章才有力起來：孟達的人物才躍躍紙上，「孟達的信心是他要把生命獻出來，給事業，給大眾，給國家，自我的痛苦，未必是良心上的苦痛，自我的幸福，也未必是良心上的幸福」（二八頁）「他遊覽着前程，關心着大眾的休戚，一股熱力在躍動着，血潮在澎湃着」（二九頁）這段文字讀來，確實是很沈重而有力的。

死的死了，活着的人仍得好好的活下去，孟達終於看見了自己設計的大橋成功了。在這篇小說裡，尾結該是它最大的成功。行文越到後來，越顯得有力起來「他放大了視野望着遙遠的江橋，忽然面上浮起無限的喜悅，瞳孔是那麼亮而大，胸膈是那麼伸展起來，前面是一片廣漠的原野，嫩嫩的小草，迎風搖曳着，充滿着無限的生機」（三〇頁）我們讀來，真恍如望見了一片光明的希望。作者筆下的「廣漠的沃原，奔湍的江流，和那激起雪白的浪花」（三〇頁）這時完全出現在每個讀者的眼前。最後作者又用「把那志願放在遙遠的前面，一如激流的奔逸（放）」流向無盡頭的遠方」來終結這篇文章。這希望該是多麼遠



月 日

執拗着要拉上來一個野游將入河心的孩子，我可憐他不曾習知一些游泳術，他恨我不給他野浴河心的嘗試，用力將我先推進河心去了。你就死力激碎這水底靈魂的關懷吧。

從此一切就算完結了嗎？一切都付與行雲流水了嗎？

我永也不會忘掉。

我願削去那污濁的，強大那光彩的啊。

月 日

日曬日子，我選好一件珍貴的工作。

我有一隻使我永遠珍愛的百靈鳥，我該爲它做一個美麗的籠兒了。於是我用心的先寬好了編做籠兒的材料，打算把它製成了來給鳥兒住，然而不知道這鳥兒幾時從我的小屋子里飛到那兒去了。

好！鳥兒；你就不喜歡永在我房子里住下嗎？

你就不願我爲你製成的溫暖的，珍貴的家嗎？

好！我氣憤極了。我把那寬好了的編製籠兒的材料不知做成幾百段了，毀滅了吧！破碎的。休息了罷！未能完成的，我望着那剪刀的顫動，心是充滿了如何悲慘的情緒，它終於不再回到我的屋來住了嗎？……我死後，只沒有使我記着的人了，我可以安心的死去！

月 日

我要永遠不來空談甚麼，我要切切實實的苦幹

潤！我們恍如置身於大自然中，呼吸着新鮮的空氣。讀之這篇文字的後半部，已收到相當的成功，在行文上，雖有許多故意作做，沒能抓住讀者，文句的生澀，和不洗鍊，散漫了讀者的筆中力；但我們並不能因爲這些，來以輕率意，而忽視這篇文字的价值。作者倘能將技巧運用得圓熟，我們相信，一定會寫出成功的作品。

### 水準上的作品

「遊」——非特作——現代女性新年號

「某醫師的手記」——金羽作（東北文學二月號）

在靈魂飢渴於知的貧乏與情感的枯寂的今日，我們要求於文藝作品的是，能够由作品里帶給我們以知性與情感的滿足與慰藉，無拘其爲「老作家」的舊人作品，也無拘其爲「新進作家」的新人作品，只要能够在饑渴他的文藝作品之際，能得到上記所說的滿足！無論是一部分或全部分——那我們就算是不會浪費了饑渴一篇作品的時光與精神。老作家的作品，如果是空虛的，只能使我們感到其內容的枯燥與無聊的話，那我們可以揚棄那老作家與其作品，反之，新作家的作品，若能使我們在讀過之後，感到滿足與驚異，則新人的作品，可以被我們讚美的。我們倘無須像魯迅爲歌謠新人的那種態度去鑑賞新人作品，（註）我們應該從作品內容價值的有無上去評較作品。

註——魯迅的詩：『沒有新的人物，洗不淨舊的污穢。……』

讀了非特所寫的『遊』——現代女性新年號所載——我驚異這一個陌生的新作家的作品之成熟了。讀了金羽所寫的『某醫師的手記』——東北文學二月號所載——我驚異又一個陌生的新作家的作品之成熟了。這驚異如果不失爲客觀的驚異的話。

『遊』是一篇類近於『身邊小說』的暴露文學。

這篇小說暴露的是：——在『殺人不見血的學校』里，一個高師女學生『病死』於『神

月 日

我對了一段講話而起了共鳴。

——如果能夠抑止慾念的，才可以說是萬物之靈。盡量發揮本能的衝動的，生活的，是沒有靈的資格了。縱慾生活的動物。

月 日

我終是有一片忠誠的關懷，我終是獻出了純正的偉大的維護了。

然而，夜深深我踏着月亮悄悄的走出來，又悄悄的推開那冷落的門扉兒。悄悄的一個人又悄悄的無語。

月 日

我說：『爲了太寂寞，找點不寂寞的事情！』這是一種報復的態度。

我又說：『一個人不怕甚麼，昨夜兒那麼深呢！』

月 日

喪鐘響了，是那麼淒然！

快把過去埋葬吧！

從墓地走回來步子比往常輕快了。

流不出一點淚。

幾朵鮮花帶去，又帶回來。

因爲覺得用它來紀念是太可惜了。

只那麼無意義，無價值，枯萎了的不值得紀念

惡的教育氣氛里，而以第一稱的身邊故事形式表現出來的。無疑的，這學校是指着偽滿的學校，卑鄙的是偽滿學校！女子高師的一部黑劣制度。學生們應該給日本教師與日本同學發禮，不然，便會受到日本教師的斥責與白眼，訓育們有權力檢查學生們的信件，撕碎學生們的自己拍的相片。而『教給我們英文的昇日本人，舌頭又硬又大，發音根本和我們不同，他念的時候，我們眼睛跟着書就不消，最後，我們只好放棄了英文。』……

這使學生們『十個人之中，有五個是病夫，神經衰弱特別流行。』在這種情形之下，繪出了『黑子』，第一稱的『我』，『小楊』，——幾個同學們過着委曲的而不服的學校生活。

故事的主人公『黑子』與第一人稱的『我』，襯托着『小楊』，對立的襯托人物是日本人教授高山信司與訓育母老虎。黑子與『我』，在中秋節休假後回到學校里，由於不會給日本教師與日本同學發禮，（這禮品是花生，瓜子，餃子，包子，水菓，點心，絲絨衣料與戒子之類。）兩個人一同被教授高山信司斥責。兩個人不服從這斥責，兩個人都憤慨起來被斥責之後，黑子懷疑起來：

『你說，這就是人生麼？』

接着另一個名叫小楊的同學，由故鄉郵來一封信，里面裝着自己化粧拍的十幾張相片，信件必須經過訓育檢查的，日本訓育『母老虎』把小楊叫進舍監室，命令小楊當面把相片撕碎。『這使小楊流着淚走回寢室，一直罵了母老虎一晚上，都不住口。』

另外還有二個同學——『蕨』與『亭』也『三番兩次被叫去受訓。』『至於理由，都是狗屁不如的屁大。』

在這種情形下，黑子病了——腹膜炎，第一人稱的『我』也病了——失眠，咳嗽，右肺侵潤與神經衰弱。

病的原因都是『一天三頓飯都是挾着悶氣吃，舊的刺激不等忘却，新的刺激便來了，一天總不會有半點愉快，冷嘲，白眼，異民族的仇視，同民族的自殘骨肉。』

第一人稱的『我』，在故鄉養了兩月，又回到學校里來，『黑子』却帶着病回鄉去療養。三月後，一封報報來了：『黑子今早六時逝世』。

第一稱的『我』，當時爲黑子的死亡，刺激得『我』遍身麻木得幾乎不能轉動，千萬種情感在支配我，我忘記了流淚，忘記了悲傷，忘記了一切，背過身去，問一個同學：

『你知道，黑子是死在誰的手里？』

『你說那些幹什麼，我們知道就得了，何必說出來呢？』

的。

願把埋葬的日子從記憶里推下去。  
埋葬的地方願人把它踏平了。  
絕不再回頭來瞥視一下。  
沒有一點留戀。

月 日

憂慮是會使人衰老的。春天的時候，別人見了我說是胖了！但是最近誰見了我，都說：『你怎麼瘦了呢？』

偏要我說出消瘦的原因，我又能說什麼說給他們呢。

荒原上一條孤寂的影子呵。親近你的只有踏過了的足跡的一塊土地。我爲一切而憂慮，憂慮侵溼了我的生命。

月 日

我默默對着窗外，

窗外的小雨浙瀝着，  
藍麻的葉子上滾着透明的珠子，  
我真落得無言，

我心像壓了重重的鉛板。  
誰爲把這鉛板揭去呢？  
是悲哀的一日呵。

月 日

把悲哀藏在夢里罷，  
我苦悶得幾乎要發狂了。偏又被燒焦了頭髮。

『殺人不見血的學校呀，你爲什麼葬送了天才的黑子？』——第一人稱的『我』激怒地咀咒着。

爲了黑子的死，第一人稱的『我』，又病了一禮拜，寫出一篇『狂人日記』，被約稿的人送回來，說是『有許多地方，涉及到日本人……』於是『我』把四萬字的巨著，撕得粉碎……

在過去僞滿時代，在女子高等師範（大學）里，這一類的事實，多得指不勝數，在一切的教育機關與學校，這一類的事實，也多得指不勝數，雖然這是很小很微的事情。却已經使受教育的學生們連委曲求全也不能够了。

作者對於個性的描寫，很清楚，也很富有魅力，寫高山信司教授，用這種徹底的寫法：『……當校字第一號壞水，我送他一個綽號叫偽君子，因為他不過才念過小學，穿體面的洋服，背後呢，他最喜歡由我們同胞的嘴里，打聽消息，誰協和呀，誰反日呀，誰最可惡的東西名叫高山信司，在他們國里，本來是教一年級的小孩子的，倒我們這塊土上，却充起大學教授來，想起來，真想學阿Q而罵一句『媽的』了。』

寫訓育母老虎：『……擔任訓育的，外號叫母老虎，是位將近四十年的老處女，這人更難對付，一腦門子的神道，滿肚皮的優越感，一眼睛不是滿人太難，就是滿洲人這種傢伙……』

寫主人公黑子的性格，稍有一點矛盾的地方，黑子的性格是：『她具有倔強的性格，又好打不平，殺起話來，一針見血，一刀兩斷，大刀濶斧，痛快淋漓，他不喜歡恭維人，又不喜歡順水推舟，就是開談，她也往往好追求真理。』這種性格，在這篇作品發展的程序里，並不曾顯明的表現出來，並且若黑子的患病以及學校回癩瘰癧，以至死亡的過程與事實來說，黑子的性格，相反，該是一個溫柔，馴服受氣只能悶在心的女學生，這樣才不致矛盾。我以爲，黑子的性格，應該是第一稱的『我』所具有的性格，第一人稱的『我』，在這篇作品的開始——發展——結束——的過程里，所流露出大方，痛快，對僞滿女師環境咒詛的勇敢精神，正適宜於作者在開章便寫出來的黑子的性格。

在『小楊』與『癩』和『李』這三個人身上，作者應該再放大了視野去描寫她們，這樣，將更能象徵出日本教授高山與日本訓育母老虎兩個東西的罪惡來吧，更說罷托出黑子『逝世』之堪悲憫與同情的吧。

作者只是從過去的身邊事實里來描寫一個同學的傷逝的跡跡，使這一篇暴露文學的題材與素材以及表現都受到極大的約制，這確是一個弱點，但這篇作品由始至終，一瀉千里，

自然婉轉，毫無破碎了紫傘。就這一個小小的東西都不能永遠維護我了。

月 日

病在床，

誰把我的感情以利刃給割裂了。

病，憂慮。

憂慮，病。

關上了心之扉，誰又會知會呢？哀憫愧我這無聊的犧牲呵。

月 日

都說命運是手中的泥，可以任意變化他的形狀，但是我的力量怎樣就這樣微弱呢？

月 日

孩子們浮着青春的烈焰，看我手里的玫瑰花的苞蕾，她們讚美我直如一支可愛的玫瑰，我却沒有玫瑰的嬌艷哪！

月 日

爲了使自己煩燥的心緒得些安寧，我要去尋一個安靜的地方。因那可以爲心靈尋一些靜養的時刻。

幾天時光，消逝在落雨里，人生畢竟是矛盾，複雜而不是快樂的。處處使人煩惱，處處刺痛了心絃。

精神如此頹喪，再記不起什麼了。

離壁與堆砌的痕跡，這該是現時代所需要的文學產物了吧。我認爲現階段的文學方向之一，是暴露與清算十四年來偽滿的一切罪惡。——我不能阻止我對於這篇作品的讚美與愛好的情感。

『某醫師的手記』——金鈞作——分兩期發表在東北文學新年號與二月號上，是一篇接近中篇小說的短篇小說。一個短篇小說，如果在雜誌上發表的話，應該一期完全發表，如果分爲二期或二期以上繼續發表的話，那很能縮小一篇力作的短篇小說的生命與魅力的。『某醫師的手記』應該在新年號的東北文學上，一期就完全發表，——雖然這個短篇小說字數較多一些。

『某醫師的手記』的文學精神是浪漫主義的，無論其主題，人物，故事與進展程序。人物是三個人，第一個是第一人稱的『我』——醫師，第二個是年青的一個羅素狹心症兼肺尖輕性侵潤症的女性，第三個是醫師的妻。

故事的展開程序是這樣：——醫師在歸途中，碰見一個病在途中青年女人，她要求醫師用醫師的自行車把她送回家去。在隔幾天之後，這個女性到這位醫師的醫院里來診病，病早重性狹心症，兼肺尖侵潤，於是作了這個醫師的九號病室的療養者。這個年青的女病人，感到自己的生命之將逝失，要求這位醫師給她一些剝離的安慰，醫師也以爲這個問題是自己的『一種興趣，一種享受』。醫師的妻爲了這件事情，對醫師的態度大爲反對，醫師認爲妻干涉自己的自由，家庭之間便不和睦起來，終於妻的『家庭比同情別人更重要』主張，使醫師承認而軟化了。年青的女病人不久也出院。並且當醫師在路上又遇見的時候，她的健康完全恢復……。

故事的進展程序很普通沒有太大的曲折，從故事與進展程序來看這三個故事裏的主人，則醫師的妻，她的精神接近於現實。年青的女病人是浪漫的。醫師自己介在現實與浪漫之間，另一方面女病人的言語與行動却最現實的，醫師與妻的言語却充滿了邏輯式的爭論。

在篇幅作品里沒有重點的主人公，可以說故事裏，每一個人物，都是主人公。也都是襯托的存在，因爲作者只是用三個人物去幫助一個故事的發展與結束。並沒有把太偉大的血肉放在這三個人物身上。

『作醫師的天職，不外是以仁醫仁術，來爲世界上多數的人，解除肉體上以及精神上的痛苦，爲了解救多數人的痛苦，有時必須犧牲一部分屬於自己的生活……作一個喜良的醫師，這種捨身的精神是十分必要的。』第一人稱的『我』——醫師，在開章里解釋出自

月 日

靜默着，靜默着沉於冥想之中，疲倦了伏在桌  
子下便睡了。這是夜半時候，或許更深了，我  
都不知道，燈放光亮了一下，愛憐的光。風故意  
涼了一些，從窗子吹進來，似乎說：『噫了，發  
去睡吧，孤獨的人！』

我終於一個人睡了，我又一個人醒來，我又想  
我一個人的事情。

月 日

時代轉變了，過去的使我痛苦的事情都把它盤  
去吧，把殘灰撒在風里，忘掉了悲哀，忘掉了痛  
苦，只有殘餘的快樂，我該培植這殘餘的快樂去  
追逐未來的命運吧。

廣闊的原野之上，只有我一個人，我是在高健  
的步履，甘進不朽的，有光的，我不走入那泥沼  
之地呵。

月 日

在我桌上，發現了以下的字：

——在這廣大的宇宙之中，兩顆沙泥會凝聚  
了，它們會成爲一個結體。

——要些恩惠之光與仁慈之懷，燃起生命火  
花，照耀着生命的輪廓吧。

——我是怕那神的莊嚴呵。不是嗎，幼稚的心  
靈的這際，那壯大起來的半歲里的長成呵。

——來溫暖它吧，扶植它吧。  
——一個人已迷途在山谷里了，他聽不得山谷

己的意識形態。世事進展到年青的女病人向醫師要求『給予醫生的仁慈』之際，醫師却認  
爲自己的態度是『一種娛樂，一種享受和生活上的興趣。』到了世事進展到高潮，醫師又  
以爲『在這樣病苦的面前，醫師不但要作一個母親，還要作一個偵道者。……藥石之外的  
療法是不可少的了。』從這三段地方，可以看出這個人稱的醫師的思維與性格是多層  
的。

女病人是一位無父而失却母親寄養在外祖母與姨婆家裏的私生之女，在重性的決心症之  
下，感到自己的生命將告無望，她把剝奪的希望寄托在爲她治療的醫師身上：

『……在我未入院之前，我是決心把殘餘的青春，交給這一段日子的。』  
『……我只不過希求在我結清清暫短的生命之前，你會給我一點溫暖。』  
『生命太暫短了，過往，我只覺我的生命永遠埋藏在一陣風雲里，永遠是一個冬天，  
可是現在，我却引起了向春天的渴望。』

當醫師的妻爲了醫師同情這一個女病人，和醫師爭辯起來之後，這一個女病人，在一張紙  
上告訴醫師：

『……對於你的太太，我並沒有感到什麼憐憫，我以垂死的心情求短期的幸福，與作妻  
的長期敵身的立場是不同的，我希望你能聽解我。』

這位女病人的精神雖然浪漫，卻很接近於現實，並且也很富於理智，她這種自甘暴棄的  
思想，很易於得到讀者的同情。

——醫師的妻是一位已婚的而並不漂亮女性，關於她，醫師自己說：『畢竟是聰慧之身，以  
她超人的忍耐來俯就我的不忠，一而爲了竭力時時相繼投來的社會所加給的叛常的女人  
得的誹謗，而交出了大量的委曲去採取她的損失，如此，得我良心的譴責，同亦遷延度  
着平靜的日子……』

這位女性以爲醫師應該把愛情注重家庭，她以爲家庭和和睦比同情別人更爲重要，因此  
不斷地和醫師爲了這個希求暫短幸福的女病人而爭論：

『……一個同性用一種液體我的存在，敵視我的存在的心情來要求她的幸福與享受，  
……這位醫師的妻，她憤慨的原因是在這一種情感之下。這種情感『普通，也很合理，  
不能說帶以她的嫉妒，雖然她的精神是有限的。最後，她是勝利了。』

在沙裏的三個人物里，只這一個醫師的妻——被作『描畫得最徹底也最有力，絕無  
矛盾的痕跡，她的存在，幾乎……』

『……在沙裏安插着主角的人——年青的  
病人——更平勸也更超越。反之，醫師與女病人這兩個人的思維之與行動，前後總有若干

的回聲，他將無歸依的墜在谷泉里了。  
仁慈之懷啊，蓬勃的生命啊。

月 日

如果命運給我鑄成的是苦澀的人生，那麼我相信這將不是屬於我的事實。

我不是生活在黑暗洞窟里的一隻老鼠，我應享太陽的恩惠，

是的！那太陽般的溫暖呀！將來屬於我了  
啊。

月 日

春光可愛，秋光也可愛，愛春天是一片希望，愛秋天則將是珍惜可愛的等它逝去了。

時空的浮雲像是凝固了的香甜的乳汁，我且無避着它，而想嘗試着它！

依着短籬笆，陶醉在野菊花的芳郁里，浴在溫暖的陽光下，溫暖得幾乎睡去了。秋天也許將過去，溫暖也許將失掉，留不住暫短的片刻的歡欣，怎不祝這可愛的黃金色的季節呢？

我將在這黃金色的季節里築歌吧些什麼了。

月 日

記憶衰老：

交給紙與筆吧

留下這暫短的生命里的！

生活動盪這時光軌道

而遺留下

光燦的火光或是些零碎的碎

矛盾不調和的紳士。醫師既然在開藥里表明自己：「爲了解救多數人的痛苦，有時候就得犧牲一部分歸屬於自己的生活……作一個善良的醫者，這種捨身精神是工分必要的。」就應該對於這一位祈求幸福年宵女病人，多一點布施，而不該「我完全被妻的斷折服了。」

女病人既然祈求醫師在自己將要結市的生命上，給予暫短的幸福與安慰，「就不應」

院」，也不該在三四日後，驕傲反而健康起來，（註別她的病是絕望的決心症）。

我以為，這與作者思緒不調和的過失。女病人應該早去公，女病人應該死亡在絕望上，妻應該直接和女病人多一些接觸，多一些直接和這女病人發生爭論，多一點同情，這樣，將能從這一個故事，多一些曲折，人物的雕刻多一些明晰，情緒多一些張力，不至再矛盾而不調和了。這樣，這一篇將近由篇小說的寫稿作品，更能具有浪漫主義文學的風情與靈魂。

作者的表現技術很老練，「開藥」自始至終，沒有太多的地方可以批評，倒還是值得讚美的。

把這兩篇作品，舉之於水進以，的作品，該是應當的吧！把這兩篇作品，和華北，其中

的作品比較一下，該無太大的遜色吧。

奇怪的是，這兩篇作品，都是以第一級的表現方法寫下來的。在文學的世界里，自

我」的文學表現，也並不見絕無傑作。只是我希望作者：應該把小我世界的我，投進

小我世界的洪流里，在小我世界裏，去發現大我世界的小我，則這時的小我，絕不見小

我世界的小我了，至少，會能從一篇作品的意識與主題，人物與環境，構成與表現，以及

作者個人的經驗與思想，……由一口的小我的意識與現實的窄門里解放出來，步在文學

素材的廣式寶庫里。這樣，文學的視野是浪濤的也好，是現實的也好，它絕不會再囿於在

小我的喜怒哀樂的狹小的世界裏，以致使一篇作品，受到極大的限制與減少作品的魅力。

準此，「逝」的視野，如果放大的話，儘滿時代學校里的黑惡，更能具體地暴露出

來的。「某醫師的手記」的意識形態更且諱了的話，則這篇作品的價值將能隨時間空



# 別開了你

方

局，也有其難辭之咎。

看過了『夢之谷』，我認爲蕭乾是一個天才作家，這是不可否認的。章內章草節節瀟灑而不浮燥，端端有細膩，全文洋溢的才氣，彷彿我們國度內全數的作者，也選不出一位可與之比擬的。這篇小說大約是一個事實，也許是作者本身的淚的故事。感人的是那一片純情的眷戀，可見仔細推想那結局並不慘，更不幸也許是兩人共同生活之後發現了不調和的厭倦，因為當初的感情發生的近于庸突，並且這夢因爲只是一個夢，對於他尚有消憶的價值，否則會變成了什麼是不難想像的。

在×時，你說起了茶花女，你說起了英雄和壞蛋。你對他們的批判，和讚揚，我都極爲同意。英雄之取壞蛋也可以喻之爲上智與下愚，因爲唯上智下愚才能不移。我雖不能比上智，却是個十足的下愚。所以你不必擔心我『轉變』！你深思這句論語上的話，你把我聲作壞蛋不也可以麼？在一般眼目之中或者壞蛋不及呢？

近日我在擔心心來了。過去也許未曾發生這種心理，有人給詩作曲子，就不論是否女人，可見你的魔力之大。年紀青青的人，年青的感情靠得住麼？我倒不敢錯疑你會操守不堅，可是外力的誘惑是難於抗拒的。當然，我可以對你的崇高聖

潔的靈魂交出誠心的信任，如果棄掉了這些，

就是你的人格在我的心中發生了搖動。我因爲敬重你的人格，我的愛全部的付出，對你毫無猜疑嫉妒，有的只是寬洪的信心。在這期間，你同任何女性交往，我相信只是來往而已，因爲我絕對信賴你的忠實。你的一顆高不可攀的不同凡俗的心，如果我有什麼疑念，我簡直是冒犯了你的清高的品格，這你可以由我向來的態度上看得出，我究竟是否看輕了你的靈魂。不過因爲你太年青，在感情上的經驗還少，錯施愛心的地方不能沒有，這不是你的過，這是年齡的關係。若果真你變了態度，我是應當責已，因爲我不許愛一個比我年齡小的異性，我不能對對方的不貞，可是就由於這個問題我在擔心了。這擔心使我昨夜和今天，嗓子一般的哭了多次，把你的書頁抹上了眼淚了。把琴鍵也弄污了。把眼變成了水蜜桃。其實我也可以這麼想，何必呢？既然他轉變，可見他的心同你的心尚差太遠，你自己應當覺得可耻，錯用了情，如此擔心和眼淚都變成了自我的揮灑和羞悔了。可是我不能認於空想，而委屈了你，因爲你畢竟依然待我如昔，並且你屢次向我顯明了你的誠摯，你的執拗的忠實心性，我的擔心不是成了對你的污辱了麼？可是你不要怪我。正因爲太集中了情愛，一個人無論是誰，沒有能傾

我歸來了。昨夜疲憊已極，無暇深思，一覺天明，今晨已完全恢復了。可是我什麼也不能做，我讀了『夢之谷』，又讀了一個人的信，都是挑其中節要看的，可是大概已經明瞭。『夢之谷』騙了我一些眼淚，它把你的書頁染污了。現在變得如此好哭，和昔日真有天壤之別；我知道一個人當純真之情擦動一顆心的時候，是無法抑制哭泣的。

叫盃的女人離開書中男主人公的原因，不外意志薄弱，爲物質享受所征服，可是男方粗暴的情愛和無理的鬧氣傷了女方的心，促成這悲劇的結



願另個人從自己的懷中奪去了愛人，或者任憑對方變移感情不動於心的。所以你要明白我的擔心一不是出於非信任的嫉妒。二更不是由於自身的感情有所搖動，乃是三枚更爲熾烈的火一樣的心，要求對方永遠的接受這顆心的歸依而已。用你的純情的淚液，滋潤着它，延續下它的躍動。

我是一個不諳猜忌的人，如果感情演出猜忌的情形，我是寧肯收回這顆心，因為愛情里邊如果發生了猜疑和忌妬，這就是表明雙方的人格有了污點；如果在人格上失去信心，愛情是建立在什麼上的呢？是一個失去了慧性的空空的肉體嗎？有時你向我說話還有十足的自尊的神氣，這是你尚未交出整個的愛，或者感情里邊滲入了虛假的成分的鐵證。否則就是對我未能深深信任的關係。你不用辯白，我什麼都明白，任何也瞞不了我。你似乎也在擔心我，可是你一點也不肯吐露這理由，這對你自己簡直成了一種虐待，說不定當這疑念沉重之際，你會割捨了我的。我們的性格差不多，我是深深的明瞭你，我並不怪你會擔心，實在也有其事實存在。不過這足徵我們彼此尚不能進一步更深刻的理解對方，這是時間的問題。在×時你向我說有人給你算過，謂你所記憶着的一個異性她不憶記你，其次你愛的一個女人有三個人待她好，兩人從中阻礙。前者，我想你

也許另有所戀，這我猜不透了。後者似乎是頗恰，假如你心中有我的話，我可以向你這樣解釋：別人對我的感情和我對別人的根本不是一件事，設如這個人待我如何好，我就傾心的事簡直沒有過。我有我的性質，興趣人生觀念，理想；我的靈魂裝了這些東西，誰能輕易的給啓開任我容納呢？我所熟識的人，你除外，還不會有一位。我可以愛我的兩親，可以愛我的姊妹，愛我的朋友，愛我的親族，他們能分享我的感情，因為這感情不是單獨施予一個人的。可是我捧獻給一個人——我的愛人，終身的旅伴的感情，却是限於他一個人的。這是一個不能分也不能離更不能零碎出售的最高的愛心，它要求的代價，就是同樣的非低溫的，全整的，你的情愛的酬答。現在我們彼此都已經交換了，我的擔心近於可笑。你所謂的神經質，也是一種極美的心靈的抖動，我只要想到未來的孤獨，我就想哭泣了。實際，你忘不了我，我也忘不了你。縱令我們分開多久，我們也會自然的聚在一起，依然如昔的相愛。因為我相信在人間尋覓一個另一個自己是一個比登天還難的事。爲什麼我喜歡的你也要喜歡，我信的，你也同樣信嗎？這可以勉勵嗎？能勉勵嗎？爲什麼你所具有的一個生予你的環境長於你的環境里的靈魂，我們從未相遇過，傾訴過，在我們的

幾次相見中使我發覺到竟完全融和於我的靈魂之中了呢？爲什麼你獨揚英雄和壞蛋，我未加否認，而同時，我很快就讚許了壞人，叛徒之堅強所想即有所作爲的那一顆不爲俗世所動的剛毅的靈魂？別再說了，也太多了，你要我說些什麼？你所謂的嫉妒心，若用之適當，我認爲這是一種極優美的情操。我會向你說過，這是人之常情，由於它才會使身體會到專情，赤誠。無論怎麼說，占有慾是入類的天性本能，可是某日我猜到了你的沉思是爲了一件頗爲嚴重的問題，我不能冤枉你。離別前你告訴我的那句話並不是真的，我知道你是自尊心太重了。你並沒全然看我爲心的歸宿，會認爲我和你是不可分的二人一體，你的心地並不狹，正如我一樣。你的擔心也不可列入「狹心」的範圍之內，那是前邊我說過的一種極優美的情操。我向來解釋狹心爲量窄，性小，多疑，譬如，如果這個人有了戀人，他的對方可就倒了霉。這固然與天性有關，可是平素的修養也是缺不的，同時也可以說這類人只是庸俗之流而已。這類人沒有所謂純正的品格，當然他也不曾信任別人有純正的品格。所以當他的戀人望了某異性一眼，就會惹起了糾紛；我會親眼見過這類人，若不然就是夫婦之間失去了互相的信賴，在女方或男方只認爲那作了我的妻或夫，你

就需靈這份義務，你不看別的異性或接近另個異性，已經是你註定了的命運。是你的夥伴們應負的責任。所以這樣的妻或夫只是對方的附屬的物

品，而且是個禁品了。

你的擔心，我瞭然其原因，雖然你不說我也不說，可是我並沒有認為那是失當的，笨拙的，不

精緻的結果所致。一切都是我的過錯，因為我不會同你深切的表白我自己，何況有顯然的事實在呢？不過我又無法解釋，這是你對我靈魂能否更

深的理解的問題，任我千言萬語也恐不該減輕了為深情所苦的憂心，有如我近日的情緒，這不是

煩，也不是猜疑，更不是心地狹隘。這是恐懼失去所愛的感傷，我相信你的擔心，也不外這些情緒作祟。若說你姑疑這些，我認為你應當想這些不備你去姑疑，在我的心目中，你占有牢不可移

××呵！到此，你要……哭！今天的眼睛睜開了，我不敢流淚，我害怕弄病了它。

天氣暖了，又是春天了。多麼感人的春天呵！我簡直什麼也說不出，才返回來，又想再出去

這封信寫了兩天，就擱下的理由是家中尚有人絡繹不絕，而且都是由遠地來的，並且都是××

的親屬，這我是必需「酬」的了。在××的人，在廿四日午車並未同歸，到今天也未回來，充實節他有心在外邊過也好。今年的端午節中元節下元節我非離開家過不可，有他的

沒有，這種橡皮玩藝。我記起來了。在一個人的信上，有一段非常真實可愛的話。那上說：我們與其和那些不到任何地方去的，甚至不儘

怎樣行走無腿的人們做伴侶，還不如沒有伴侶，獨自行走好些。真的，他不在家時，我過得很安靜。在看見他之後，我就有要吐的感覺了。這是不幸的感情

好箇月色很好。在城市的邊緣，像津古塞的

舍，只聽見了犬吠，一切是靜靜的，你也許又在那兒飲酒，把一個人的叮嚀忘卻了。這倒難怪，或者一個人的叮嚀是沒什麼值得記憶的。你要知道他勸你少飲是爲了你的健康打算，並不是爲了他的愛憎而干涉你。我向來不干涉別人的嗜好，正如不喜歡別人干涉我一樣。

寫到這，我的心裏寒涼，跟請發賬，彷彿注入了什麼氣。停筆吧！此信同××一塊寄去吧！

快活 上元夜

### 意識的沉澱

東北文學三月號「扉」的解題  
記起了海邊的風光 也改變  
那時的茶情 不了桃色的艷麗  
兒時的伴 既使花永久是香  
迢迢的相思，會牽 緣能永久是相戀着  
址 的。  
一些固執的記憶 然而愛是將被毀壞  
縹緲於意念中的影 的  
子。 獸類驚慌的靈魂  
悠然而輕飄的雲彩 將會吞噬了青春的  
吻過了工場的濃烟 喜悅。  
斷崖的青苔斑，再

# 撕破夢境的人

秦

越

(一)

晚飯的時間過了，我依然在發呆，沒有給誰預備晚飯，也沒有誰給我預備晚飯，就這樣的推到了黃昏，由黃昏而又走上了黑夜。

起初，我是軟弱得沒有一絲力氣，像爬過了久遠的泥沼而跋涉到了我的身軀一樣，是後我稍稍恢復了感覺，慢慢的我的知性也來走訪我了，我猛古丁的體得了恐懼，有一股冷冷的水流襲上心頭，我全身在抖擻和顫慄裡了。

哭吧，唯有哭好像是我的看家的本領，然而哭又有什麼用呢。

在幾度顛倒構思之後，我這被思索折磨的人物，怕要變成奇怪的動物了，我很難當別人把我的意識狀態悲憤懣敗的講述出來，因為我已無法把握我自己了。

四外的黑暗漸漸濃厚起來，我的恐怖也漸漸昇華，我驚駭的坐在地下，看四壁都像慢慢長起來了的樣子，冷森森的，而素來被我喜歡坐藉能以看見晚飯的窗子，今天也被我摒棄了，此刻我什麼也不喜歡，我有的只是懷

四外的空氣顯得格外緊迫，幾乎使人到窒息的程度，伴着我的只有夜

色和籠罩，而籠罩常常使我的淚更多流下。

「他不能回來了。」

我開始意識到他，這還是由機窗內的零星聯想到的，真的，在漆黑的夜裡的一顆小屋子往往也能給失迷於海上的舟子以啓示和進路的，今天，我宛如一個高傲的航海家，走失了羅盤針的方向而徬徨在漆黑的海上了，突然間，發見一顆晶星，又加增了我的勇氣和辨別力，如今我對屋子，尤其是這給我啓示的屋子，表示着友好的情感。

我開始對以前作妄想了，我盤起了腿。

首先，是他，究竟到那兒去了呢。

午後已經有人來搜查過我的屋子了，並且調查了我的一切物品，他們不告訴我一句話，只是一味的翻來翻去，翻到後來呢，究竟有些什麼是屬於犯罪的呢？我不能知道。

看情形是很嚴重，但我不敢清楚的說出我的他究竟是怎麼了，在他們來毫無理由的翻過了我的屋子，彷彿他們告訴了我，總是我的他因為有一點事情將要在兩三天以後回來。

海絕不是沒有原故的舉動，想像是虐待人的東西，我的想像一種鐘變幻不知要有幾千萬次，而且每一次每一次又都絕不相同。

他是遭受了意外的災害了。

我的意識馬上使我恐懼，日本鬼的毒辣是世界上任何人都知道的，他們的安詳的來翻我的屋子，或許在他們未來之前，屬於我的他遭受了慘痛的待遇了吧？

但是憑什麼要給我去呢？

我幾乎搜過了我的記憶，找不出半點所以要以構成拆他的理由，幾年來他奔波在痛苦的教育界裡，生活寄居的限制了他的日常時間，所謂滿洲國的官吏制度的優點，就是在於就夠叫你死在它所安排的職位底下，一點也不能反抗，半點反抗的工夫你也不用想能得着，其實用反抗已經是很自辱的話了，何況寄到沒有你個人的半點餘暇呢？

在這樣的状态裡，他怎麼能犯罪呢？

或許他底極有犯罪的事實，在我這出獄還不到一百天的人裏面裡是

不出來的，或許他自己已經意識到被抓了，因為我突然的想起了他告訴給我的話：

『苦難就要變來了，我們不該再享福。』

我這『睡著的，永久是幸福的』癡人哪！

我懊悔我的愚魯，我何以竟不能查知一個人的心呢？

又一想，這話未必就能斷定他是事先知道這噩運的來到的，假如他也有意想到這一天的時候，他為什麼不早跑掉？

我又擔起心來了，此刻或許他已跑掉了。

若跑掉了，我該多麼歡喜呀！兇狼的爪牙是狠毒的，落得跑掉去避心靜一點，可是他是非常瞭解我的，我們孤苦的身境是發誓相依為命的，既然有着一命運的伙伴，為什麼要一聲不響的一個人走呢？這僅僅表現了男人所特有的卑怯和自私，我竟為這無恥的卑怯和自私而感到臉紅了。但是，他，一想到他，我的淚就會自自然然的流向腮邊來了。

他會逃脫嗎？假如他是逃脫了，為什麼日本鬼還來翻我們的東西，而又為什麼清楚的告訴我們說是他將為着一件事情，將要在兩三天以後才能回來呢？

覺悟在這亂交錯的神經系統之下，得以確立了，我在確立下覺悟以後，把握自己跳動着的心像是穩定多了。

可是，他究竟在什麼地方？

這該怨日本鬼給我們的知識，處理這些摸不着門的事件時，很快的可以使任何人都敢以說：

『除了日本憲兵隊和警務處之外，沒有別處。』

我又開始在我的腦內搜索我的親戚，朋友，或是同學，我要在我的廣大面的搜索裡，打聽出來被抓以後的情形。

具有這種經驗資格的人，怕是非常的多，因為在過去所謂經濟犯的事，往往在一天清晨就檢舉個千八百名，可是，即釋放，只要交上大意的罰金抑或錢款，不進監獄是你的自由，他又是屬於那一類的案件呢？能不能像經濟犯一樣，當天，或者真像那日本鬼所說，過個三兩天就回來呢？

我該正義的去向他們懇求，為什麼要捉去他呢？

可是，前街王二姑媽的去給二姑夫送吃喝，不是被警察給污辱了嗎？直至二姑夫太太平平由打監獄裡邊出來，這秘密才洩露，可是洩露之後誰又肯說『爲了丈夫』而諒解這事呢？

我就在此種狀態之下，度過了一個夜晚，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是由黃昏哭起，直至夜晚又重走向黎明，在天亮之後，我才更清楚的記起住他走去而沒有歸來的第一個日子，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11)

我決定了要到他的學校去探問一下。

可是我及恐懼別人知道這消息，知道這消息並不算什麼罪過，在剛剛出嫁還不滿百天的我，而又孤身一人作客他鄉的條件下，我的恐懼是更多層一層的。何況這事情並不是什麼良善的，若萬二三兩天真的他回來了，他還怎樣活下去呢？

去問不去問呢？這問題又使我哭了。

突然，門響起了，我的神經都豎起了耳朵，我的心開始顫慄，我蒼白着臉慢慢的走到門前去，我幾乎用一種極有希望，極和婉期待的話語問了：

『誰呀！』

我覺得我的聲音抖得厲害，我的口腔覺得意外的乾燥，我的全靈都捧現出來。

『我是史青，來找×老師的。』

我的心馬上爲這天真的言語受傷，眼淚馬上落下來了，我不願意再看見任何人，我沒有門。

『師娘嗎？老師在家？』

門外的史青該是如何的一幅期待的臉色呢？這是他最得意的弟子，而且也是他常說的『特異天才的存在』的那個小孤兒。

『你有事嗎？』

我不知道是該說他在家好，抑或不在家好！我用反問語氣躲開這問題。

『聽！校長叫我來看看×老師，說昨天怎麼沒到校？我們的畢業考試到

今天還沒有決定舉行。」

我的心像被鞭子抽打着一樣，究竟昨天他是遭遇了什麼意外了呢？爲什麼連學校都沒有到呢？在我還沒有回答史青的回答裡。

「師娘能不能陪門讓我去呢？我有……」

對這童稚的請求，我是根本想不出拒絕的方法的，我愛憐的打開門，史青很機敏的跳進來。

「師娘，您逗我，老師在家呢。」

我搖搖頭，淚又要流下來，我拖着一條悲哀的心注視窗外，窗外是幾處高低不平的屋簷，落在殘雲裡的鴿子。

「校長說什麼？」

半天，我問着他，他已經不信任的在屋子裡找來找去了。

「校長叫我來看老師，兩天沒去怕是病了，我們的期考還沒能決定。」

他有禮貌的回答，臉上依然充滿不信任的眼光，因爲他們的老師從來沒有耽誤過課程，有的也就是我和他結婚那幾天而已。

「師娘，您方才說話的聲音不像老師沒在家。」

史青天真的問着，我無言，淚將流。

「昨天清早，通學生王有還看見他提着皮包在北大衙那兒？可是沒有到校，怕是病了把？」

這話語一直刺入我的心底，他一定是在離家之後，未到學校之前而遭了意外，不會錯的，這判斷是絕不會錯的。我用謊語欺騙他：

「你的老師確是有病住院去了，但他絕不希望外人知道，回去告訴校裏說老師家裡不知道就行了。」

「住哪？」

史青轉着天真的眼睛，樣子很掛念他的老師：

「住的那個醫院呢？」

他逼問我了。我的心又痛楚的揪了一下：

「以外的事，不應該你多知道的。」

我冒着良心上的虛偽，用直截了當的責難封蔽了他的要求，孩子的臉在發着慄：

「是了師娘，不過，我有和老師沒完的事呀！」

他道歉似的沒不開了。

「那可以在你老師出院的時候再辦，啊！」

我幾乎爲這虛偽的謊語驚訝了。

史青答應着以後，又說了給他的老師代祝復的話以後，他走出我的屋門，我看着他背影，幾次想招喚他回轉來，告訴他我心底的秘密，然而，我却沒有那麼做。

及至我回到我的屋子，我的屋子依然冷清清的，我不知道我的悲傷應該怎樣壓抑，在我心上注入了一個人的思念而在週遭失去一個人的依伴的現在，怎樣也暖不過來我這條心來，索性我又倒在床上哭了。

在哭聲裡，門聲又響起了。我不想再去開開它，對門我有着極大的厭煩，因爲它往往給我過大的回憶，無論是苦難抑或災患，好像都由它的腹中走過似的。

門響的很厲害，使我不能不屏息哭泣，走向門前：

「誰！」

「我呀！」

呀！是她，是樓下住的姚玉，往常我是多麼和她要好，而同情她的遭遇，然而今日我有些不大願意見她：

「玉妹，我不太舒服……」

我用話又欺騙着她。

「開開吧，正是爲你不大舒服，才來看你的。」

她這純情的慰藉的言語，打動了我的心，悲哀有如傾瀉的瀑布，不能再止遏似地注瀉下來，我開開門之後，又急急跑向裡屋的床上，大聲的哭泣起來。

「呀！這是怎麼了。」

她走到我的身邊，問着我，我很難止住淚。

「快別哭泣，他快要回來了。」

這句話真有魄力，我擔心她知道了什麼消息，馬上停止了我的哭泣：

「他快要回來了？」

『不是快到下班的時候了嗎？』  
她用手巾給我擦着眼睛，同時：

『怎麼的了？看哭的這眼睛！』

我想到這舉動是我常常表現於她的，在先前我以為她的命比我苦，十九歲結了婚才僅一年，她的丈夫就跑到關裡去找職業，而把她寄養在她丈夫的姐姐家裡。同時又使她生了孩子，據她自己說第一個孩子還沒能將養大了，而她丈夫匆匆由關裡回來看望她們，在家住了沒有一週便又走去，直到今年春天她生下第二個男孩子的現在，也沒有音信。

『越姐，我想去找他呢？可是這山海關得怎麼過？』

有時她為眼前的境遇，兩個孩子的溫暖，對寄居在人家眼下的奴打奴作生活感覺不滿時，便生出來要進關去找她丈夫的決心，但又常常為火車的擁擠，車票的檢查，和過山海關好比過鬼王關的許許多多血痕的實例為難了，她的哭常常是爲了這項難心的事而哭，而我是她在她哭的時候唯一給她安慰的人，然而現在我遭遇了比她還苦難的境遇，她的丈夫雖然拋棄她在家裡，究竟還有個消息或是下落，我的他此刻該是怎樣的一種境遇呢？我總想着淚又流下來了。

『看，怎麼還傷心。』

我緊握住她的胳膊，把臉貼上去：

『玉妹，他不會回來了。』

『怎麼？』

她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我，我的嘴想閉也閉不上，索性告訴她吧，她此刻是我唯一的良友呢。

『玉妹，怕是他被人抓去了。』

『抓？被誰抓去了？』

他幾乎喊出口來，然而沒等出聲就嚥了口。

『不知道，怕是憲兵隊呢。』

她的眼睛也紅潤了，她問我所有的經過，我全都告訴給她，她竟會對這留在我屋內檢查了三四個鐘頭的來人絲毫沒有發覺，她就住在我的樓底，她還說不但是她不知道，全院所有的隣居，是誰也不會知道，這不是事情

發生的突然才招致來的結果，這是日本鬼們的特別警覺的地方。

她的淚落在我的頭髮上，我把我的悲哀很快的傳染給了她。

『那該怎麼辦呢？』

她一點方法也沒有，看來反對替我難心的樣子，說着她遞給我一封家信，據說這是早晨郵差放在樓下的，而一天却沒有看見我下樓來。

爸爸和媽媽又來信了，他的家裡始終掛念着我們的生活，他是他們家裡的唯一愛子，父母奔波了半世，眼前就有他這麼一個後代，這半世的辛苦，都是爲了他一個人才忍受了的，這封信的來意，也不外是想念我們的願語，並且家裡期待的，就是要每月每月定時的讀到我們寄來的信，可是這希望此後該怎樣使父母滿足呢？

我爲了這封家信，幾乎又陷落在悲哀之井裡。

『玉妹，你說我這事該怎麼辦呢？』

我在窮極無力的時候，只好採取旁人的意見，她抹着紅潤的兩隻眼睛搖搖頭，說是她任什麼主意也沒有，因爲她的身邊也在發抖。

『告訴家裡知道呢？還是我一個人先看幾天勸辭。』

這考案在我腦內遲遲不能解決，告訴家裡知道，家裡只有爸爸和媽媽，他們聽了一定驚慌失措的吧？他們之中是誰來呢？誰來了又能給與這事件以什麼幫助呢？而且家又是那麼遠，也是那麼孤單。

不肯告訴家裡知道吧，果然他很快的釋放出來可好了，若是茫無一點頭緒，家裡許久得不到他的字跡，而學校放了假我們又不能回去拜婚後的第二個新年，叫我一個人可得怎樣維持呢？

左思右想之後，我決定了先不通知家裡，我既然和他倆註定了同一命運，我該喜悅的接受他所賜給我的，也許他所賜給我的背後，更有一群廣大羣的群眾在呼應他而叫我繼承，我不該表現辦法，我該迎風站立起來挺前去，勇敢，勇敢，勇敢！

『苦難襲來了，我們不該再享受。』

他的話在今日顯得格外清晰，是的，苦難的暴來了，暴世的人將走入試煉的道路，我有什麼理由要退後呢？我要鎮定下去自己而親歷幾大動靜，家裡的酬酢先由我來代替，更何況有着一三兩天就可以回來』的誘惑聲



立在我面前呢？

當我把這思索整理完竣以後，我請求姚玉替我保守一個時期的秘密，並且要她盡量援助我，我要孤苦零丁的開始婚後的第一百零一天的日子，一個結了婚而失掉丈夫的悲慘的女人的生活。

她也爲我的達觀而感覺喜悅，她是頗贊成以不變應萬變的哲理的，我將以我殘餘的生命全部，作我丈夫需要我繼續完成的工作。

首先，我寫了家信回爸爸，說是他正忙著在考學生，幾乎把頭埋進卷子裡，沒有工夫回答您，囑咐我以後承辦這寫家信的事務，並且我還在信裡說，寫家信是主婦分內的責任的話，用來寬解家裡的信賴。

姚玉爲了自己的孩子打鬧而走去，我在靜坐稍息的時候，又復想到了我的他，記憶最苦惱的果子，時時走訪我的腦海，使我無法對付這孤獨的日子。

黃昏似散放的白色花柔，靜靜的鋪下了網幕，這和黑暗接近的東西，常常使人尖意於過往的追尋裡。

慢慢的腦上出現了我的淡淡的影子，四壁像是往高處伸展，有許多可怕的女想，來圍繞我緊縮起來。

關於他的被捕，我幾乎是早就存有戒意似的，一年來這塊土地上的拘捕事件，幾乎震動了每個年青人的腦筋，文化人，教育者，反動分子，不敵人物，以及其他有一點靈性的民衆，一批一批的倒下去了，又一批一批的沉澱起來，靈魂的呼號叫洪潮，而檢舉的魔手像控制洪潮的閘口，一群青年們迎着時代的暴風呼叫起來了，接着又被時代的暴風給捲進監牢裡去，尤其是太平洋的戰事暴發以後的現在，年青人好像預感到欣快的來臨似的，越發覺起了神經，充滿了報復的願志，然而暴日的政策也一步緊似一步，明的是法律，暗的是扣押，想根本除掉了真理的呼籲除非把他們所謂『滿洲』民衆的腦子完全改換，不然敵我的分晰在民族的界限上將是無法彌平的吧。

他的被捕也許是勢所必然的，因爲他有的舉動幾乎是被認爲大逆不道的，他敢用手打人，用嘴罵人，用文字刺人，或許他是背着我另有很多很多的不屬於我知道的事情，因爲他的來客的全是我非常陌生的人物，及至我此次歸鄉的短假期間裡，就聽說有三個人來我家住過，而他一直也沒有使我知道，這都是我的好友姚玉請給我的。

晚上，叫做史青的那個孩子又來了。

「師娘，老師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真不信他會生病。」

他聰明的面孔罩上了一層疑惑，看情形他是非常着急於他的老師的下落的，但是我不敢正面看他，我只淡淡的用話岔開他：

「史青，是你們老師懇求幫助你學習的嗎？這樣着急！」

史青這貧苦的鄉村兒童是被他造就着的，在他爲史青要求獎學費的會議席上，他曾和一個同寅論過，因爲那位同寅代替一位權貴的少爺爭奪窮苦兒童的獎學金而遭受了他的抨擊，結果使他在學校的日本鬼子面前失掉了信任。他爲了抗衛不過權貴和日本鬼子的兩重威力，迫不得已命令史青放棄了獎學金的爭奪，是後他便自負負擔這筆費用，一直到現在，史青行將畢業離去的本年底。

「不是的，師娘！是……」

史青率真的回答着，好像很難說出是有什麼苦衷的樣子。

「那麼是幹什麼呢？非要我……的老師不可？」

我問着他，他一時沉默，又睜圓了眼睛，使我在燈光底下，看見了兩顆晶瑩的淚珠，飽脹在他的眼眶裡，他嘴角一動地閉上了眼，淚珠像兩條河，似的順着他的稚嫩的兩頰流下來了。

「師娘，您別再糊弄我，老師是沒瘋去了。」

他幾乎放聲似的哭出來。這句話是那樣有力的一把刀子直刺入我的心臟，我爲這奇怪的事情感到苦悶了，我也淚眼滂沱的問着他：

「你怎麼知道的？」

他嗚咽的說出來，是他在昨夜親眼看到了市來領兩個日本憲兵搜查了他們老師的坐位和辦公桌，那時他以守夜警的輪值潛伏在教員室的屋外來的，他還聽見了市來向憲兵道歉的言語是：

「本來應該是由我領着他去出頭，可是我又恐怕我的責任，使你們來折，真是對不起。」

憲兵並沒有怎樣發氣，翻東西仍在繼續。

「折他是很順利吧？他沒有力氣。」

憲兵點點頭，然後拖一羅子書籍要走去：

「很好，後事拜託。」

說完，他們就走了；當時史青就預感到老師遭了不幸，偏偏他那天沒說上班，而且今天又沒有去，及至他來到家裡，又由我的眼睛上，查出來說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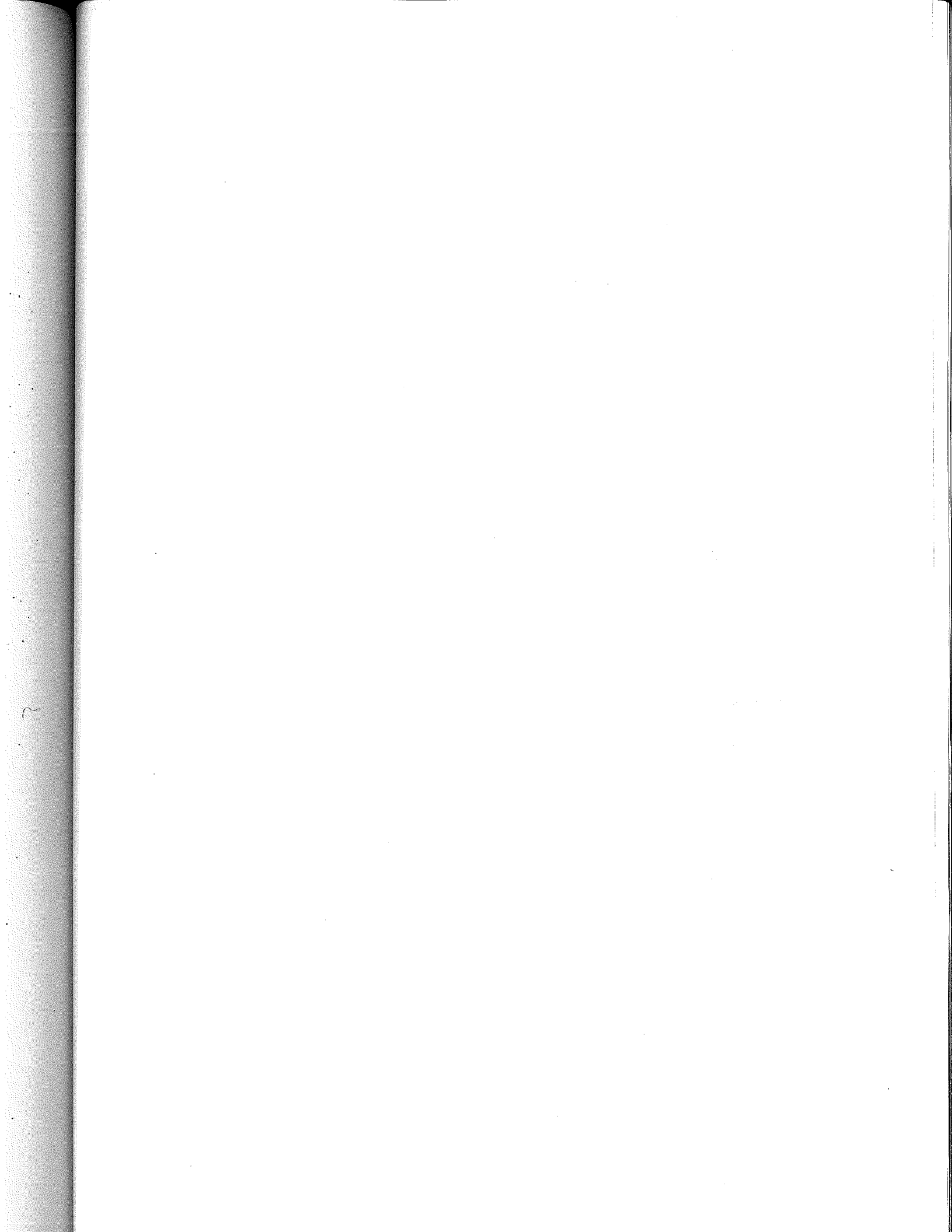
我當時無法再對這複雜的心靈加了虛偽的欺騙了，我覺得對他不起，事實他已經知道的比我還多了，我還有什麼向他隱瞞的必要呢？我立即一五一十的告訴他我的遭遇。

他一邊聽着，一邊點着頭，奇怪的是臉上沒有一點恐懼和悲哀。他說：

「沒關係，都打到關島了（註）小鬼子沒有幾天的活頭了，老師一定能救。」

註：關島爲太平洋之中間島而當日在太平洋戰事勃發後所改稱者。





# 冬天裏的春天

君 頤

塞北的春天，永遠是婀娜來遲，雖然已到了四月，除去隱現在枝頭輕淡的綠意，以及一些早春感的人們那春天的服裝外，是沒別的新的消息的，從西伯利亞吹來的寒風，一陣陣地仍舊叫人感到春寒，塞北彷彿一塊沒有了春的地方。

一個春寒料峭的昏昏，在國際都市里，又到了夜遊和散步的好時光，每個街路都來往着不絕的行人，他們披着各樣的早春服裝，悠閒地漫步在街頭，李頤對這人群感到了嫉妒和羨慕，她想自己為什麼就失去了這一切幸福，她受着深重的打擊，她的心彷彿被爬蟲咀嚼着，有無限的傷痛，在行人擁擠的街道上，她匆匆地前行着，眼前又浮起了剛才被丈夫吳長明的校長所拒絕的一幕情景。

「聽你說這種情形，似乎是非常嚴重，這是關係于思想的罪犯，我們同仁很難擔負什麼保證的，你還是先忍耐一些吧，等天由命。」校長很紳士地漠不關心的樣子，當自己把丈夫突然被捕的事告訴他並且希望他給一個保證時，他如此回答着，這叫李頤感到是一種被輕視的侮辱，她什麼也不再說了，冷冷地離開了校長的住宅，她不想再求助于任何人，只是急於要回家把這事轉告給媽媽，她時時記着孩子在家中會哭鬧，她加緊了脚步往前行，此時她的臉色被刺激得有些青白，身子也在外衣甲發着顫抖，這條街路在平時走起來並不怎樣遙遠，但在今天她卻分外感到吃力，如果得不到家時，她就得攤倒在路上。

「寶貴！別哭了！好孩子，妹妹給拿點心吃！」媽媽哄着正在哭鬧的孩子，李頤剛走到院裡，就聽着從門口傳出孩子的哭聲。

「怎樣呢？他們能給想個辦法嗎？」媽媽迎接着匆匆歸來的李頤，焦急的問着。

「不成，人人都躲避着，怕我們會吞了他們似地。」李頤氣憤地。

媽媽的心彷彿被撕碎了似地難過，偷偷地擦着眼淚，她傷痛着女婿和女兒所遭遇的不幸。

兩個鐘頭以前，他們還是一個幸福的家庭，現在只要看到房子里那凌亂的狀況，所有室內的東西都被翻倒在地板上的情景，就會知道這個家庭是經過了一番如何騷動的。

李頤抱着孩子，呆坐在桌子傍，沉浸在許多想像中。

夜色已意籠罩了整個的大地，春夜寂靜的情調充滿在這個家庭中。

李頤的丈夫——吳長明是生長在布爾喬亞階級的家庭里，但他却沒有布爾的氣質，爲了反抗家所給予的羈勢力，他一個人跑到海外的國用他自己的力量所換來的錢讀了三年書，歸來後，他和家庭斷絕了一切名義上的關係，一個人投身在這國際都市里，爲祖國爲自己的家鄉和手足去傾注熱和力，九一八淪陷以來，日本人所給予同胞的苦刑，他親自嘗受到了，他暗地里集合了幾個同志，用手和腦去施行各種抗日的救國工作。企圖用自已微薄的力量來爭奪整個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在某一個集會里，在一間狹小而陰暗的地下室里，聚集了十幾個青年男女，他們都是這都市里智識階級的人物，爲了要討論分佈到縣城里的工作人員，李頤就在這次偶然的機會里和吳長明認識了！

「表姐！來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從日本歸來的吳長明先生。」李頤的表妹王錦這麼招呼着李頤，接着又：「吳先生在日本時常到我們那里去，在國外就不斷地工作，而且是一個博學多識的人，很可以作爲我們的導師。」

李頤和表妹處得很相投，她知道表妹有一顆正義肯幹的精神，所以對於表妹所介紹的人物，使她特別留意去觀察，在判那間的動作態度上，給李頤一個很熱烈的印象，她想，人世上難道真的沒有面龐和舉止相同的人嗎！

然而，她明白這都是自己的錯覺，眼前這人物決對不是自己七八年前出走的愛人，雖然他也有魁偉的體格，很瀟灑的風度，但，表妹不明明介紹給自已還是從日本歸來的吳長明嗎！

李穎以謙恭和謹慎的態度去和這新認識的人物開始了談話，他們無邊際的談着一切，吳長明很快地讓李穎他自己的家庭環境，以及在國外時讀書的情況，他提到了讀書的經濟來源問題，告訴給李穎：

「每天早晨，我去換報紙或者送牛奶，所得工資差不多就夠當日的費用，一切物質生活我都是低級的，有時，也得到幾個經濟力充足同學的援助，零錢多是借用着，我的同學他們比我的親手足待我都真誠，當時我的哥哥在某地當着軍官，月收相當豐富，雖然我和他的思想行動不一致，但他却毫不留戀手足之情，對我却連信都不肯寫，我並不是希求得到他的幫助，然而，對這冷酷的手足情感，多少叫我感到傷心的！我一個人就這樣在國外度過了三年的時光。」說到這裏，他望了望李穎，感到自己太興奮了，連他自己也不知為什麼會對李穎說出了這番話，雖然王銘過去和自已提過李穎這個名字，然而，他却第一次才和李穎有了談話的機會，他對於這個儲蓄而穩重的女性，感到像故友似的，這並不是基于男性對女性追求的本能，也不是因為李穎有過人的臉型，美麗的青春，此中彷彿存在着有一種神秘的姻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這情緒的來由。

在這偶然的機會里，吳長明便成了李穎的好友，他常不斷地聚會，不斷地談話。

李穎此時是市內某小學教的教師，她在工作完了後，常常去拜訪吳長明。

有時爲了校中的紛亂事務，引起了李穎許多的憤悶，她看不慣一些活潑天真的兒童，每日在校中不給他們讀書的機會，儘去打掃校院和裁縫掛圖，竟使李穎感到奴化教育政策的險惡可怕，她常常把校中的一些不平和不滿傾吐給吳長明，他們在憤怒的火焰中也曾燃起了幾度保存祖國文化的熱情，在課餘時，李穎領導着學生組織一個兒童研究團，偷偷地講授給兒童們一些關於祖國的新教科書以及不許在東北學習的外國語，吳長明在此時，常常是李穎的援助者，他給她以力量，熱情和安慰。許多兒童的黨

國熱情被激動了，他們要爲祖國去擔當一些抗日的救國工作，在一個雨天、的黃昏里，他們爲要紀念九一八這個國恥紀念日，要求李穎幫助他們去寫傳去工作，這消息被當地政府知道了，把他們都逮捕了去，而且帶走了李穎，在多數人正議的保證下，在吳長明巧妙周旋中，李穎作了一週的監獄被釋放出來，這小學校兒童團被檢舉的事項，曾轟動了整個的東北土地，驚駭着每個作教員堅苦的心！

李穎出獄後，她才知道自己能以脫離了鐵窗的羈絆，多是出于吳長明的力量，她感激得流下了熱淚。

「我希望這次的挫折不會影響了你的工作熱情。」吳長明如此安慰和鼓勵着。

他們在這次變故後，增進了彼此的友情，李穎對吳長明由淡淡的友情轉變爲真摯的愛情，她固然感激吳長明對她的援助，然而，她愛他的是他能够有一顆正義和熱血的心，不怕死不帶虛名的精神，她想把整個生命的力量都和他一個青年人合在一起，去創造新的理想生活。

由于李銘妹周旋幫助，李穎和吳長明終於在一個涼爽的夜晚舉行

了婚禮。

他們在結婚後，給予同等的對待，也給予平等和嘲笑！

時光匆匆地逝去了，一年，兩年，他們在小家庭裡立在殘暴的勢力下，他們和精疲力竭鬥着，擴大了他們地下工作的範圍，到鄰村去，秘密地成爲東北抗日救國團的一支生力軍。

婚後的一年，有了一個男孩。

當工作完了後，他們常常帶着這淘氣的嬰兒笑着談論着：

「等到這孩子能行動時，希望他能够真正作一個大中華兒國，不可像我們這樣受人欺壓。我們總得繼續努力，奮鬥到底，不但爲了我們的祖國，也是爲了我們的子孫啊！」

吳長明此時正在市內中學校當教師，他把整個的愛國工作熱忱都傾注在一般青年學子身上，在多方的監視下，他仍默默地將暗中測驗給學生一些祖國的新智識。

李穎爲了家事和育兒，暫時地離開了職務，他們的牛活是清苦的，然而

，在軍級的半管下，李却顯能鼓勵着，安慰着丈夫，去發揮他們高級的工  
作效能。

訓練在吳長明手下的一些青年學子們，當太平洋戰火緊張的時候，各各  
地奮起了救國殺敵的熱情和決意，他們不願再在此土受奴隸的教育了，一  
心地要投向祖國的懷抱去，和祖國那些青年們站在一條戰線上，和敵人去  
搏鬥。然而，從東北往祖國去的途徑，又具體嚴峻得那麼利害，使他們這  
群青年感到躊躇！於是他們去求助他們的良師吳長明，幫助他們辦理這  
行證明的手續。

吳長明機警地幫助他們通過了這難關。

一批批地青年學子藉此機會都離開了這奴隸的地方，然而在某一批青  
年又通過山海關時，惹起了檢查證明人們的懷疑，他們知道正在嚴禁青  
年人入關的期間，為什麼這國都市里的青年却這麼踴躍的起出了旅行證  
明，這里邊一定還有相當隱秘的！於是他們詳細的檢查，和當地的官衙取  
連絡之後，果然發生的結果，明白了這偽印的旅行證明書都是出于吳長  
明之手，他們是被欺騙了，他們立刻通知特務們去逮捕吳長明，在吳長明  
的家中搜查出來和旅行證上相同的印鑑，而且因為搜查，也揭發了他們  
地下工作的情況文件，吳長明後悔自己不該這樣疏忽，然而，為工作而犧  
牲，他感到雖死猶榮的！在這春天的黃昏里，他喘着那陣陣糾糾地特務人員  
離開了家。

李穎把結婚六年來的往事，都一齊湧上了心頭，她忘不了丈夫給她的熱  
情和鼓勵，揮灑在暴風雨中的同行者，不止是在形式上組成一個家庭，在  
精神上有着永久不能泯滅的印象的！

在這紛亂的思潮里，也把她想起了過去的愛人魏顯的往事，她想：

「難道命運就這麼不遂嗎？七八年前走失了和自已志趣相同的愛人，在  
這都市里又能得到和比愛人更偉大的男人去結婚，這值得得來的福分難道  
就如此短暫嗎！……」

伴着午夜的真露，她任情地叫熱淚縱橫着地為這不幸的遭遇而痛哭着。  
她這難言的隱坎，一向未對丈夫提起，她發現了吳長明的優點以後，把  
一切熱情和希望都給了這個男人，她埋葬了她過去的命運，在專一的愛着

丈夫，但，在今天丈夫這意外的被捕，使她感到自己命運將陷于和過去  
相同的孤獨里，她深切地感到了恐怖和悲哀。

日子便在焦灼與恐怖中度過，李穎沒有一點方法能探聽出來丈夫入獄後  
的情況，她被這隔絕的苦痛給得得陷入病態中。

「顯兒，你別太傷心了，凡事都是命中注定，你不能這樣愁下去，你照  
當你孩子想想呵，若天能保佑好心人，明早不會有什麼意外的，這些日  
子該平安地回來了！」媽媽把一切都委之于命運，如此來安慰着女兒。

三個月的時光逝去了，終于傳來了吳長明被判決十五年徒刑的消息，李  
穎感到對丈夫無疑是死刑的宣判，她知道丈夫那剛烈的性格，十五年的  
監獄生活，會把他折磨得成殘廢人的！她倒在媽媽懷里痛哭了起來。

孩子像理解李穎的心情，明白爸爸的苦刑，他蹣跚腳也哭了起來。  
「我要爸爸呵！爸爸快回來吧！」

李穎的媽媽每天很早的起來到佛前禱告，保佑她的女婿能平安歸來，擲  
着日曆在計算着逝去年和未來的日子，他們恨不無叫十五年的時光，立刻就  
逝去，好叫他們有一個團圓的日子。

將近一年的時光，季節已是深冬了！

X市警察署寄給李穎一封信，內容是X市獄中的吳長明，患了急性的腦  
膜炎，已于前日死于獄中，通知家族速到獄中領取屍身，這個噩耗傳來後  
，不覺青天里一個霹靂，把李穎等纏着丈夫十五年後歸來的希望給打得粉  
碎，在清冷冷的家庭里充滿了悲慘的哭聲，五歲的孩子在地板上跳着腳噉  
着。

「我要爸爸，爸爸不能死，回來吧！」

「老天爺呵！這回可傾害我們母女了！」媽媽眼腳捶心的哭訴着：「爲  
什麼叫好人都死去了呢？」

「媽媽！我要給明報仇的，我要和殺死他的敵人搏鬥拚命。」李穎滿臉  
熱淚地幾乎發狂了。

在親友的援助下，李穎攬着五歲的孩子，到X市領取了丈夫的屍身運到  
原籍浮屠寺中，一個潑刺的青年變成一具僵屍。一個幸福的家庭變成地獄  
似的幽暗。

「你不能作一個宿命論者的俘虜，你要挺起矯健的胸膛往前行的！」李穎彷彿又聽到了丈夫當和她說的話，她感到丈夫死在獄中後，給她留下的不止是精神的傷痛和孤獨，此外，還給她許多教訓和指示，她要循着這教訓和指示，繼續丈夫的遺志再奮起的。

十四年前

李穎和魏超同在濟都某中學校讀書，他們校址距離不太遠，每到假日和星期日他們便有一個聚會，但，他們不和別的同學一樣，把時間消磨在影院和公園里，他們是抱了好多書本，到一個僻靜的地方來互相研究切磋着，雖然他們都還是孩子，但，青年人肯幹的精神，就在此時孕育了！魏超比李穎大兩歲，每當魏超到李穎家去時，李穎的媽媽總是這麼誇贊着：

「魏超一點沒有少爺架子，多麼都是規規矩矩地，真是一個好孩子！」魏超的父親是當地鹽務局長，擁有很多的財產，他有兩個哥哥，哥哥都在大學里，父親和哥哥思想完全不一致，父親喜進退，拘小節，官場里的貪污官吏，哥哥們也都秉有父親的遺傳，是極自私而刻薄的人，魏超生長在這樣的家庭里，他比別的孩子都熱于事故，他看不慣父親的迷途，哥哥們的自私，他有一個正義的生活憧憬！

李穎的父親爲了戀上一個唱戲的女人，和這個女人到遙遠的南方，留下了微薄的財產，把李穎和她的媽媽遺棄在濟都，媽媽省吃儉用，把李穎供入了中學，也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給李穎，李穎生長在不幸的家庭里，也使她明白了別的孩子所不明白的事故，她爲了母親，她要和着封建的餘威抗爭的！他們是魏超的近鄰，青梅竹馬時代，他們就是好伴侶。

「若是顯兒爸爸能歸來的話，我理想把顯兒許配給魏超，魏超這孩子，我看將來一定錯不了。」李穎的媽媽常常和親友們談着，她知道被父親遺棄的孩子，在婚姻上要受許多影響的，她盼望她的丈夫能有回來的一天。

魏超在家中常作出叫父親不滿意的事情，聲和父親不許他和一般同學們在街上遊引講演，喊打倒日本的口號，貼罵日本人的標語，因爲他常常是

會一些日本朋友，父親常常警告魏超：

「我交的朋友，你不應當去罵他們，你要恭敬地拿他們當長者及朋友看待，這對父親的名譽和地位都有關係的，我們不是要有幸福的生活嗎？那裏必須照顧我的吩咐去作！」

「我不能拿敵人當成友人看待，青年人爲什麼要泯滅了良心去擁護帝國主義呢？」魏超常常以此來回答父親的警告。

父子常常在這樣事情上有着劇烈的衝突，父親甚至要和兒子脫離了父子的關係！

魏超常把這痛苦的事情講給李穎，一個是有父親而不得父親的孩子，一個是被父親遺棄失去了父愛的孩子，在此情感上，無形中增加了彼此親切的聯繫，李穎很同情魏超那種反抗的精神，常常給他許多鼓勵。

他們展轉在新興區的過渡期中，彷彿被什麼給驅逐得不能舒暢的喘氣，他們知道在封建餘毒還來消除淨盡的社會里，找一條平坦的道路是不容易的，然而，他們不灰心不氣餒。他們在學校所教授之課業外，多方搜集可領導他們上進的好書去讀，他們接受了五四運動以後萌芽的新思想，奠定了他奮鬥的好精神！

魏超在學校里和幾個同學編輯一本叫「星光」的月刊，印出了許多有熱血有青年大靈魂的東西，他們把這刊物作爲一點星光，希望它曾閃爍在人群里，正在他們這寫作熱極盛的時期，歷史的可恥日子，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日本進佔了東北土地。

民衆們都爲這轉瞬而混亂着。

「諸位同學，敵人的炮火終於臨到我們頭上了，這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恥辱，也是我們青年人的恥辱，我們不能束手待斃，我們要請求當局去抵抗，現在我們要拋下書本，作一名大中學的勇士爲國家去奮鬥吧……」在歐戰正濃的校庭前，聚集了四五百個青年男女，魏超站在教練台上對這些同學們高呼着，激昂而悲憤地，他滿臉流着熱淚。

台下的同學們都響應了，他們把力量聲聲會合在一起，邁開了雄壯的步伐，擁出了校門，世紀的轉變把這群青年男女從和平夢鄉里喚醒。

但，靠着青年人的熱情團結是執拗不過國家所行使的主權的，他們的狂

平明曉露沾我衣，東風已覺不是故有大地，改變了組織，把一切都在做。該有一個機會來完成我們從童年時代締結下的友誼，魏超，你的環境你的



魏超和李穎在經過這次轉機後，也都停止了學校生活。魏超的爸爸都有了新的發展。

「操我的眼光，這種局面很可延長幾年，所以現在我抓住了這個機會，來維持一縣的治安，也許比過去能強得多！管他誰來治理這塊土地呢！」

「爸爸是完了，甘心喪失了崇高的入性，作一個罪人，這個家，這塊土，我怎麼能活下去呢？我必須離開他們去創造一種新的生活！」魏超把父親這新的事業的轉變告訴給李穎之後，自己這便決意了。

某日，魏超很興奮地匆匆來到李穎家中。

「魏超！今天這是特來和你商行的，我已約好了同伴，到祖國去投考黃浦軍校，這是我這要把這滿腔熱血灑在祖國抗戰的工作上，雖然這次我們失敗了，但，這不是我們的過錯，而且我們都太年輕，還沒有充足的實力。近來我很清醒，也很覺悟，憑着一時的熱血是創造不出偉大生命的。所以我決心離開這地方！」他熱情的告訴給李穎自己這決定。

「那麼你的家，你的父親能同意你這舉動嗎？」李穎關心地問。

「我不需要父親的經濟力援助，我自己要出去給自已創造一種新生活，因為我沒有能力去改變父親的性情，我只有離開家，離開這冷落的家！」魏超很感憤的在回答。

「我只有祝願你成功你的理想，別忘了你的責任別忘了關心你的朋友們！」此外，我不想再說什麼了！」李穎聽了魏超這些話，百感集于中，他感到受脅迫的生活就要開始了，首先叫她暗受到的是失去了這多年相處的友人，她不禁有些眷戀着這珍貴的友情。

一個女人對於初戀的男人，是永久有着不能磨滅的印象的，更何況這一個男人對她在學識上有着相當的指導與互助，特別是在少女時代，李穎對魏超從來不表示什麼態度，然而，內心都有着無限的熱戀和期待，她常把自已這熱情的期待織成了一個美麗的夢！

「我很感謝你給我的同情和期待，假如人生真有所謂姻緣的話，我們也

該有一個機會來完成我們從童年時代締結下的友情，魏超，你的靈魂都的離，我都很瞭解，我願意我們能够永遠地來互相勉勵着，在精神上永不離，雖然現在我要投奔到祖國去了，但，我們是後會有期的！」魏超很沈靜地說出了這些話，他知道這離別的滋味會如何地痛苦着李穎的心，但他却極力鎮壓着自己那火熱的情感，他不願自己的出走而引起李穎過度的傷痛。

「盼望我們能有再見之日，願我祝福你。」李穎再也遏止不住自己的熱情了，她握起了魏超的手落下了晶瑩的淚珠。

「用我們的力量來消除這一切叫我們痛苦的事吧！魏超，珍惜你的青春，在家來的路上我們知道一條新的道路吧！請記着，魏永遠是你忠誠的女人的。」魏超這生離的滋味糾紛着，他不知要如何去安慰自己這青梅竹馬時代的同伴。

李穎對於這情感上的創傷，是很難于用某極力去來醫治的，魏超走後，使她也堅強了努力求學的決心，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年春，她又繼續升入了高級中學，三年的高中生活轉瞬結束，三年里，她常常想到魏超寄給她的熱情及鼓勵之書，她時知魏超已考中了黃浦軍校，而且也由魏超的信中她知道祖國的青年們都是怎樣地生活着，她也感到無比的興奮和快樂，她常默念着魏超給她的兩句話：

「希望在不同的環境中，我們用相同的精力去為祖國為家鄉而奮鬥！」

「甚至被禁止着新決了來往，竟自此時起，李穎再也接不到魏超的來信了！她再也無從知道愛人的生活情況。

李穎走出學校後，被派為濰縣的小學校教員，一年多的教員生活，使她和她所帶的大隊接觸機會加多了，她更痛感到被壓迫同胞的形形色色生活，若是不用一種熱誠和宣傳是很難拯救的，她暗地地加入了某個地下工作，抗日救國的青年團，為了這工作，她又轉地到國際都市來作着教員。此時，她完全的工作而忙於着，把緊念魂人的私情完全轉變成爲國的犧牲精神！

終于很偶然地，她剛到國際都市不久的一個集會中，她又認識了死去的



人手段。

魏超和李穎在經過這次轉機後，也都停止了學校生活。

魏超的爸爸都有了新的發展。

「據我的眼光，這種局面很可延長幾年，所以現在我抓住了這個機會，來維持一縣的治安，也許比過去能強得多！管他誰來治理這塊土地呢！」對兒子們發着這種論調的爸爸常常露出自滿的樣子。

「爸爸是完了，甘心喪失了崇高的人性，作一個罪人，這個家，這塊土地，我怎麼能留下去呢？我必須離開他們去創造一種新的生活！」魏超把父親這新的事業的轉變告訴李穎之後，自己帶着這股決意。

某日，魏超很興奮地匆匆來到李穎家中。

「魏超！今天這是特來和你辭行的，我已約好了同伴，到祖國去投考黃浦軍校，遲早我是要把這滿腔熱血灑在祖國抗戰的工作上的，雖然這次我們失敗了，但這不是我們的過錯，而且我們都太年輕，還沒有充足的實力，近來我很痛恨，也很覺悟，憑着三時的熱血是創造不出偉大生命的，所以我決心離開這地方！」他熱情的告訴李穎自己已決定。

「那麼你的家，你的父親能同意你這舉動嗎？」李穎關心地問。

「我不需要父親的經濟力援助，我自己要出去給自己創造一種新生，因為我沒有能力去改變父親的性情，我只有離開家，離開這冷落的家！」魏超很感誠的在回答着。

「我只有祝福你成功你的理想，別忘了你的責任別忘了關心你的朋友們！此外，我不想再說什麼！」李穎聽了魏超這些話，百感集于中，他感到受脅迫的生活就要開始了，首先叫她嚐受到的是失去了這多年相處的友人，她不禁有些眷戀着這珍貴的友情。

一個女人對於初戀的男人，是永久有着不能磨滅的印象的，更何況這個人對她在學識上有着相當的指導與互助，特別是在少女時代，李穎對魏超從來不表示什麼態度，然而，內心都有着無限的熱戀和期待，她常把自已這熱情的期待織成了一個美麗的夢！

「我很感謝你給我的同情和期待，假如人生真有所謂姻緣的話，我們也

該有一個機會來完成我們從童年時代結識下的友情，魏超，你的環境你的處境，我都很瞭解，我願意我們能够永遠地來互相勉勵着，在精神上永不離，雖然現在我要投奔祖國去了，但，我們是後會有期的！」魏超很沈靜地說出了這些話，他知道這離別的滋味會如何地痛苦着李穎的心，但他却極力鎮壓着自己那火熱的情感，他不願自己的出走而引起李穎過度的傷痛。

「盼望我們能有再見之日，願我祝福你。」李穎再也遏止不住自己的熱潮了，她握起了魏超的手落下了晶瑩的淚珠。

「用我們的力量來消除這一切叫我們痛苦的事吧，魏超，珍惜你的青春，在未來的路上我們創造一條新的道路吧！請記着，魏超永遠是你忠誠的友人的。」魏超這生離的滋味糾紛着，他不知要如何去安慰自己這青梅竹馬時代的同伴。

李穎對於這情感上的創傷，是很難于用某種力量來醫治的，魏超走後，使她也堅強了努力求學的決心，九月，入學後的第二年春季，她又繼續升入了高級中學，三年的高中生活轉瞬結束，三年里，她常常想到魏超寄給她的熱情及鼓勵之書，她得知魏超已考中了黃浦軍校，而且也由魏超的信中她知道祖國的青年們都是怎樣地生活着，她也感到無比的興奮和快樂，她在默念着魏超給她的兩句話：

「希望在不同的環境中，我們用相同的精力去為祖國為家鄉而奮鬥！」  
「甚至被禁止着解決手來往，竟自此時起，李穎再也接不到魏超的來信了！她再也無從知道愛人的生活情況。」

李穎走出學校後，被派為濟南的小學校教員，一年多的教員生活，使她和她所教的人羣接觸機會加多了，她更痛感到被壓迫同胞的形形色色生活，若是不用一種熱誠和宣傳是很難拯救的，她暗地里加入了某個地下工作隊，抗日救國青年團，爲了這工作，她又轉地到國際都市來作着教員，此時，她完全爲工作而忙碌着，把緊要愛人的私情完全轉變成爲國犧牲精神！

終于很偶然地在她剛到國際都市不久的一個集會中，她又認識了死去的

丈夫吳長明，她有豐富的青春旺盛的熱情，不只在精神上有一種事業去奮鬥前進，而且也須要有一種崇高的愛情來調劑來安慰的！長久時間失去愛情的苦痛，她要以吳長明來代替她解除這苦痛的！第一次見利吳長明時，使她對吳長明的風度和談話就感到有了和愛人相似的處方，長久的相處，她才決定叫吳長明來給她補這生活的缺陷，在人生的旅途上，她感到須要有一個家的溫暖休息所！她感到自己這決定並不是辜負了愛人魏超，時間和空間把他們安排到如此命運中的！

六年來結婚的生活，漸漸地使李穎淡忘了隔絕消息的愛人，她只是專一的要和丈夫來創造再建一個新生活，然而這希望也是那渺渺茫茫，丈夫終於拋棄了自己與世長辭了，她對這不幸的命運，只能看作是一個謎。

十幾年來，李穎被捲入到這生活的漩渦里，到丈夫死後，她愈發感到人生的多歧路和空虛了，然而，為了孩子，她不能停止了腳步，她仍舊要毅然地前行的。

三

李穎放下了電話，她合計着孫楓這次的約會，近來孫楓那近于神經失常的態度，使李穎怕和他見面，她簡直厭倦了這不得已的應酬，為了生活，她應當接受這許多的厭倦的事故嗎？

和孫楓相識是在來到這新都市。丈夫死去不久，她改變了以往的態度，她知道憑自己的力量幹不出什麼成果的，恐怕還要受到和丈夫相同的遭遇，所以她暫時轉換一下自己的職業，由一位親戚的介紹，她又到這新都市來在某雜誌社服務，孫楓是這個都市文化界的名人，在另一個雜誌社里當着編輯，他們為了事務的連絡，常有談話的機會，他們談文藝談政治，追想過去，期待着未來，彼此都有着不可言喻的憤慨感，生活在這被壓迫的環境中。尤對李穎那不幸的遭遇，孫楓寄予無限同情，他很贊佩她刻苦前進的毅力，李穎對孫楓那健康而沈着的態度，她覺得在現代一般青年人是很难得，作為一個研究某種學術的女人，到是一個忠誠的朋友，她始終保持着和孫楓這莊重的淡淡友情，她當毫不吝氣地去請求孫楓指示給她在文學上的一些智識和意見，孫楓都忠誠地給以熱意的援助，她只能把孫楓當作長友去對待，沒有別的全圖和夢想的，然而，近來她感到孫楓的態度

有些轉變了，他常自在職務紛忙時找出許多機會來和自己談話，對孩子也顯然大要改變了友情的態度對李穎另有要求的，這在每次談話中都能聽得出來。李穎嘗為死去丈夫而易被人們誤解所苦惱着。

今天，正當她忙於整理一箱訪問記時，又接到了孫楓的電話，他告訴她十二時在×吃茶店里等候，他有一件重要事和李穎去商量。

炎熱的太陽照到大地上，街樹碧綠的葉子靜靜地投射到地面上，行人走過陰影下才能感到有些涼爽，李穎彷彿害了熱病似地匆匆穿過了馬路，雖然幾年來多變的生活折磨着她，然而她並不顯得衰老，她有一付令人見到就起快感的臉型，勻整的身段，走起路來是那麽穩重而強健的姿態，已竟作了二個孩子的媽媽，她仍舊沒消失了她魅力的青春，賢淑的裝束，掩飾不了她那青春的嬌艷的！

×吃茶店的門扉正傳達出來月光曲的響響，孫楓早已坐在一個僻靜的角落里。

「每次請你浪費你的時間，你不感到討厭嗎？」孫楓問待着給李穎端過一杯冷咖啡，他沈靜地對李穎說。

「在午休時出來轉換一下空氣，也可以解除些疲勞，今天你不是說有事要和我談嗎？」李穎微笑地。

「是的！我想和你討論一個問題。」孫楓燃起了一枝紙烟，繼續地：「假如有一個人我同情她的境遇，我很感佩她偉大的靈魂，我想給她以永久的援助，把她從苦的生活中拯救出來！你以為這事可能嗎？」

「那只看你的援助方法如何？」

「為了關心對方的運命，為了對方的發展不惜把自己身內精神的物質的力完全獻給她，我要堅決地這麼作下去！」

李穎明白孫楓這話的用意，是針對着自己，她不願意這個年青人為自己而犧牲，她委婉地！

「你不能如此冒險，這冒險會損傷了你自已！你要把那種犧牲精神用在你的事業上，而且你已是有妻子和兒女的人了。」

「難道你就一點不同情我這決意嗎？」孫楓痛苦地望李穎。

李穎對孩子不止有慈母的偉大愛情，而且有嚴父一般督促放訓，她教孩

不，決不，我不能接受你這如意心，李穎堅決地。

「孫，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你總以為我有妻子和兒女就是幸福了，其實並不幸福，在家庭裏我得不到妻的協力和真正的愛，我們的生活無秩序，尤其兒女的教育上，妻向來是放任的，我並未享受到男人與人類真正的幸福生活，所以我更有這個決心，並不是要滿足自我的享受，乃是有比此更高的共同生活意義感覺，我覺得只有求得一個有高尙敦養的女性，她能理解我，相互的負擔彼此的運命的責任，由彼此運命去努力作偉大的出發點，這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年來，自從認識了你，我把這一切希望都放在你身上，我不斷地觀察，不斷地和你接近，使我感到自己有了光明，我的希望並不是錯誤的，你有高尙的教養而且有一顆善良的靈魂，命運把你陷入不幸中，我怎不應當把你從不幸之中拯救出來呢？你有豐富的青春，明敏的智慧，你應當在智慧和愛情的陽光下，向社會與國家的理想作進一舉的鬥爭，你不能長久叫困危的生活糾纏着你，這會喪失了你天賦的能的！」孫似很沉痛地說着這些話。

「謝謝你對我這忠誠的關懷，然而，我們却不能和此地和命運抗爭，把這些痛創的經歷用來教育我們的兒女吧！希望他們不再發生和我們這一代不合理的生活現象，我雖然還年青，但我決心把整個的生命力都寄託在孩子身上，孩子前途不也就是我的前途嗎？有前途就有希望，所以我並不消沉和絕望。」

對孫似這坦白的自述，李穎感到他這完全是窺見皇室的誘惑手段，她決不能把自己陷入這生活的泥沼中，她婉言地拒絕了孫似的要求。

孫似阻攔着李穎的談話，他默無一言地吸着紙烟，在噴出的濃濃烟霧裏，他們想着許多美麗的假事，他相信自己這希望將要變成失望，那該是多麼痛苦的刺激呵！自己向來不輕易去愛任何一個女人的，對李穎這苦戀，難道就叫它如此下場嗎？他真的不甘心，他陷于矛盾的苦痛中。

李穎走出了吃茶店已是午后一時多了，她對這浪費的消遣感到頭暈，索性不去辦公室了，她要休息休息疲憊的神經。

「媽媽今天給我帶來什麼好玩的東西了？昨天教給我的生字我都認識啦！」看見媽媽回來，六歲的孩子興高采烈地在媽媽身旁。

李穎對孩子不止有慈母般的偉大愛情，而且還有嚴父一般督促教訓，她教孩子識字寫字，希望在這童年里給他養成一個讀書的良好習慣，孩子有過錯時，她毫不留情地去打去申斥，孩子知道媽媽對自己這苦心，媽媽告訴的話都乖乖記在腦子裏，她常常流着淚來講給孩子父親那不幸的遭遇和素志，孩子在童年里就被磨練得成一個聰智的兒童，孩子就是自己的生命，李穎對孩子這般親切熱望着。

然而，令她當她聽過了孩子的話，她感到失去了往日的親切，變成一種苦痛，她被捲入這責任深重的漩渦里，說不知幾時會毀滅了自己生命的，雖然她給孫似那堅絕的拒絕答覆，然而，她知道像這樣的誘惑是不可計的，她感到生之煩惱，死去了丈夫的女人，在社會上就應當有這樣的享受嗎？

「穎兒，今天那位王先生又來了，都是我們太貧苦了，人家憐憫我們，那來都給帶來不少東西。」媽媽這麼告訴女兒，當李穎沉于和孫似的糾紛中。

媽媽近來也常提起女兒的再嫁問題，媽媽不忍心叫女兒終日的勞碌着，希望能有一個幸福的生活來把女兒從這厄厄中拯救出來。

王竹友就是媽媽所說的王先生，他是一個發達，確利的商人，他是李穎的鄰居，他有一個很笨拙而不能生孩子的妻子，所以他界於用各種誘示和誘惑來買動老年人的心希望李穎能聽從媽媽的話嫁給他，一個年青的失去了丈夫的女人，生活在困苦的環境里，是容易引起一般卑鄙的人的野望的！王竹友就以物質和金錢來引誘李穎，但，李穎都巧妙地拒絕了，她告訴媽媽不去接受他的賜予，說是她願意幫助他去物色一個未婚的女人，不會料到今天王竹友又來了，李穎聽了媽媽的話，氣憤地對媽媽說：

「媽媽您不能輕視女兒的人格，難道我能去給一個勝利圖的狡猾商人作妾嗎，明死了，我們生活雖然這般困難，但我却無論如何也不能為外物所誘而改變了苦心，我只希望把孩子扶養成人，能繼承父志，就如願了，您不要再提了。」

李穎對這重重的逼問感到心寒，在孫似這高級的誘惑外，又糾纏着王竹友這卑鄙的野望，使她感到無論走在那裏，總得包圍在誘惑的情形下。



男人該多麼可親呢！

自從丈夫死了以後，李穎完全為生活去工作，只希望把丈夫整個的靈魂再現在孩子身上，她不會一日動搖這堅決的生活信念！

經過和孫楓這次會談後，她很快地又恢復了寧靜的思緒，她對孫楓只能在事業上互相的作爲鼓勵和協助的朋友，在情感上她却不能愛護一個男人。

一天，李穎正坐在辦公桌前，當差的送來一封信，看見那延長的筆跡，她知道這是孫楓寄來的，她打開了這封信——

「穎！自從那次會談後，我感到很愧對再見你，你有你崇高的存在價值，我不應當那麼自私，不應當引領你往地獄去旅行的，爲了修養我這不健全的靈魂，我懇請你到遠處的地方去，別了好友，祝你努力前程！」

孫楓別前留

李穎看完了這封信，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是喜悅還是悲哀？一個入爲自己而生而墜落，這無邊際的疑問，盤旋在腦子裏，望着窗外隨風飄揚的落葉，她感到一種無窮的懊惱！

四

孫楓離開李穎不久，歷史的紀念日子，偉大的八月，一五可復日子降臨了，它給東北人民帶來了解放和自由，人們都被這驚喜給激動得歡呼而狂喊了！不知怎樣才能表現出來內心的愉快，尤其李穎她比別人分外都高興，感到自己所不能報復的仇恨，如今都叫祖國給雪除了，十四年淪陷的奴隸生活，給她造成了不幸的運命，她失去了愛人繼而又失去了丈夫，這不都是敵人看顧下而發生的慘痛事件嗎？她的喜悅和狂歡不是用言語所能描訴出來的，李穎在摸弄孩子的頭髮流着淚珠告訴孩子！

「孩子！你已竟能記着過去的事了，爸爸叫敵人給殺死了，你媽媽不能給他去復仇，今天這仇算報了，可是你知道這都是誰的力氣呢？這都是因爲我們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你要永遠記着這件事，永遠感謝我們的國家，你更作一個不辜負國家恩德的好國民。」她想到丈夫孩子不得再見青天白日，她無言地痛哭了起來。

許多年後東北的中央要員們來到這個新都市了，東北民衆又得見酒樓了

十四年之久的祖國同胞，他們都是革命的鬥士，八年抗戰的英雄，他們給東北帶來了自由和解放，被淪陷在東北的同胞又得以重獲自己的手足，這喜悅的情緒充滿在每個的人心中。

爲了公務的連絡，李穎常被派到中央接救人員的辦公處所，在某次的公餘時間，那位長者風趣的談話引起了李穎談起了身邊生活！

「李小姐是那的人呢？」

「××省×縣。」

「啊！×縣，一代名人多出於此地，真所謂人傑地靈得天獨厚啊！這次由中央歸來的東北人×縣的也很多呢！」

「十四年來，故鄉中一些有志之士不忍受這奴隸待遇，暫時回祖國去的壓難很多，我有一個親戚，在九一八事變不久，就去祖國投考黃埔軍校，七七事變之後就爲了消息，不知是否還活在人間，家中老父極念愛子，在去年也逝世了，像這樣慘痛的生離死別，十四年來東北同胞所遭遇的也太多了！」李穎想起了自己的愛人魏超，她用試探的口吻講出了這故事，希望這位長者能給她帶來一點消息！

「某縣出身的軍官畢業生，我雖知道的有兩個，楊克文，還有一個在他們前期的魏一鳴，四五天以前他們都到這本市了！」那位長者思索着詳細告訴給李穎這消息！

李穎聽了魏一鳴這名字，她猶豫着魏一鳴是否就是十四年前出走的愛人魏超，然而，她又不敢信天下事能有這巧巧，故鄉里去祖國的人不是很多嗎？她並不都認識啊！也許這是另一個入，她儘於要見這從新從祖國歸來的人，她忙地要求那長者告訴魏一鳴的住址。

「××大街×大樓××三號室。」

李穎在日記本上寫好了這個住址，她匆匆地離開了辦公室，她總要發現一個新大陸似地懷着好奇而興奮的心情！

「一個年青的軍官很有禮貌地站起來迎接這個進來的女客人，當他把視鏡移轉到李穎身畔時，他不禁驚訝地：

「在的情況，她聽到場心的地方，毫不覺地地落下一滴淚，十四年他在胸頭的

「啊！你這人，他先往，」李穎驚愕地退後了幾步。

再見青天白日，她無言地痛哭起來。

轉到李親身時，他不禁驚訝地……

「阿，你怎麼……」李穎極力鎮靜着自己的熱情，

當他把握了手相互地微笑着沉浸在幸福……

「魏超……你……」魏超這意外的奇遇激動有些

在的情況，她感到場心的地方，毫不掩飾地落了熱淚，十四年悶在胸頭的

口吃，他用懇情的聲音回答……

苦痛都傾吐了給愛人，她感到無限的輕鬆，然而，也叫她感到內心的慚愧

「想不到在一個偶然地談話中，我知道你們倆來的消息，但，我不敢希

，她就這樣迎接了愛人！

望魏一鳴就是你，超！這不會是一個夢吧！我們到底又重逢了！」驚於這

「超！你能原諒這故事的出演人物嗎？」李穎極力鎮靜着自己的熱情，

偶然地重逢，李穎被這重逢的喜悅感到得有些戰慄，她失去了往日的鎮靜

不是你的不對，這都是我的過錯，我使你太痛苦了，我知道在這冗長的艱

，她要拚命的愛，但笑得又那麼勉強，要愛又沒有，一滴淚水。

聞里，你要轉變的！十四年來國家和社會把你安排到如此境地，唉！過去

十四年悠長的歲月，並沒有使青年青年衰老，反之，他却顯得更英俊了

的叫他像煙一般的消逝了吧？如今不正是該我們努力于未來的時光了嗎？

「驚奇愛人這這勝過你的……」回過頭十四年的過去，真有無限的滄

我們的一切痛苦和不幸到今天都解除了！」魏超極力鎮靜着自己的熱情，

桑之感，人生真是一場夢啊！

他俯視了李穎對他的感激！

魏超對於這枚不速之客，他料想不會料到能在新都市里相遇，幾年來

當他聽到李穎訴到家鄉父老以及自己家庭的慘變，他不禁感慨係之！

他奔馳在疆場上，總覺得他記憶中的，也只有愛人那姿影和鼓勵，他把生

「八年抗戰以來，真是到處流離顛沛，在國家未復興之前各人的生死危

命試給寫到他的門戶中，……和愛人的姻緣，他要等待勝利歸來

從此我們才開始真正的作人生活！」

# 十七號病室

午後兩點半鐘，楠和妹妹走了。……我異樣緊張的心情，悄然的坐在鋪好被褥的病床上，由臨近的窗子，望着那顯着白色護架的藍天，彷彿一個流落在陌生地方的異鄉人，看到了和家鄉同樣可惡的景色似的，一種淡淡的酸楚的寂寞感，由心底升起了。

不久，對面牀上的年老婦人，便搭起話來：她是先兩天入院的，有着一張瘦削的貧血的臉，乾癟的手掌，和細弱的腳脛，她是五個孩子的母親，生了最小的男孩後，便得了子宮癌，為了大貧血的關係，必須要等幾天輸血之後，才可動手術的。

她憂愁的說：「我的血都乾了！我的病重呵！你看，我到這時候，還得穿棉的套褲，不然，被褥都得弄髒！」女人！有嗜好麼？」她露出了苦惱的嘆息。

晚飯時，除了西面臨門的日系產婦外，東邊臨門的盲腸炎患者，也混得熟了。她的面色很紅潤，入院兩個多禮拜了，已經可以在地上行走，不久就要出院的。她問道：

「什麼呢？也要動手術麼？」

「什麼？也要動手術的？」我簡略的回答她。

「動手術，是小事術呢？」

「不知道。」實在，我不知道自己將被怎樣的處置，我感到了惶恐與不安。

她哀切的說：「些手術前後應該注意的事情，並且她說她在創口剛縫合的時候，因為自己從床上掉下去，將創口摔裂了。不然，早就可以出院了。」

從她，我知道了不少不知道的事情，也接收了不少憂慮和恐怖。

深夜裡，輾轉在病牀上，不能入睡，外面忽然起了騷動。噁噁的低語聲，和雜役們的來往走動，這些騷音驚醒了睡在地板上的朝鮮看護。

「……又誰死了？」她嚙語般的說了一句，翻轉身去又睡着了。

外面的騷音已經停止，好像那死掉的人已被抬到別處去。想着病，想着手術，想着可怕的紅色的血，想着死的悲慘，想着白天從手術室前經過時，由裡面拿出的那一隻染血的蒼白的手臂，焦灼的苦惱的煩擾着自己，直到東方微明的時候。

早晨盲腸炎的患者退了院，午後便帶來了新的患者——一個剛才動過手術的年青女人。擔架夫把她挪到病牀上，悄悄的走了。

她驚叫着，滾動着，用手抓着頸部和臀部，有經驗的朝鮮看護走過來禁止她，告訴她那樣亂動是危險的。但是她不懂，於是我作了臨時的翻譯。

她張着充滿淚水的眼睛，凝視着我，凝是着整個的病室，接着，痛苦又使她忘掉了所忌，滾動着，嗷哭着，昏亂的，無助的向我不斷的說着：

「我怎麼辦呢？這樣疼法，你說我該怎麼辦呢？唉！讓我喊吧！我不喊真會耐不了！天呵！我怎麼得這種病呢？他怎麼還不來呵！」

「忍耐一些吧！」我說。

她閉着眼睛，張着嘴，臉上，起着可怕的醜相的痙攣，我看見她有顆兩



黄色的金牙齒。於是，我開始注意了她的服裝，她穿着絲質污舊有花紋的旗袍，由掩着的領口，可以看到純紅的內衣。

「你是什麼病呢？」我問。

「唉！毒，毒呀！」她含着淚，指了指臂部。

「你家裡沒有人來看你麼？」和我對面病牀上的半老婦人這樣問她。

「有的，原說是就來的，誰知道這時候還不來呀！天殺的呀！」她又嘆叫起來。

在這科學的救苦救難的殿堂裡，我聽到了地獄裡的慘叫，手術都是這樣痛苦的麼？我茫然的焦慮的在地板上行徘徊着。和她對面的日系產婦，皺眉了。

「甚麼病呢？」她問着我。

「我也不知道呵！」我說，真的，我怎樣告訴她說呢。

門開了。一個穿藍色短褲褂的醫生，手裏拿着針，立在她的牀前。

「怎麼樣？」他把現來的粉紅色半舊的紗子蓋到她的身上去。

「都要疼死了！你怎麼才來呀！」她埋怨着他，又起始滾動和捶打着。

早子坐到牀沿上禁止她，他罵着。

「混蛋！那樣子亂動是危險的！」十足的透出了南方人的口音，有一條閃着光的銀鍊，在她的胸前動着。

漸漸的他彎着腰伏下身去，和女人低語着，女人好像忘掉了痛苦般的和不起來了。

看護來問她的姓名住址。

「永安里X堂，桂紅。」男人替她回答。

晚飯後，男人拿出了一包藥，叫女人吃，但是沒有碗也沒有水，恰巧病牀裡的傭人從門外經過，於是他喊住他，求他找一隻茶杯來。

不久，傭人拿了一隻碗和一把缺了嘴的茶壺走進來了。

「你們傭人侍候麼？」傭人把壺和碗放到桌上這樣問着。

「甚麼麼人呢？」男人不大了解他的意思。

「就是從病院裡雇一個人，侍候你們的病人。」

「要多少錢？」

「一天七毛。給病人拿飯，沏茶，買東西，掃地等等，是很方便的，屢麼？」

「不屢！」男人搖搖頭。

「不屢呀？那我們的東西可不能借給你們！」傭人拿起壺和碗，大踏步的走出去了，女人終於就着殘餘在飯盆內的粥汁，吃掉了藥。

一片冷淡的空悶的氣息，瀰留在病室裡，刺激着每個患者的感官。

黯淡了。

病牀裡起初靜靜起來，閉聲的簾幔的公夫，低聲哼着小曲。叫桂紅的女人，裹着被子伏在牀上幽泣着，一下地了些血污的亂紙和棉花，朝鮮看護皺了眉說：

「罷呀！讓你掌櫃倒出去吧！」

「爲甚麼哭呢？」我問。

「我的掌櫃沒有來……」她抽泣着，「狠心的東西……昨天早晨來一遭，到今天這時候還不來！每回拿飯，還得求人，吃一點稀粥，也吃不飽。他也不管我餓不餓……」她傷心的哽咽了。

我叫妹妹拿兩個麵包給她，朝鮮看護也明白了她的意思，送她半袋餅乾，但是她沒有吃，只是傷心的泣着，彷彿一個棄婦般傷心的哭泣着。

我無聊的縮到牀上去。

日孫產婦的丈夫來了。他提着手提，風塵僕僕的樣子，好像來自其他遙遠的縣城。他欣喜的撫弄一會嬰兒，從提袋裡取出一瓶葡萄酒，兩匣點心，兩人一面吃着，一面嗚嗚的細語起來。

溫情的絮語，如一隻幽悠的催眠曲，在這初夏的靜夜裡。漸漸的，我睡去了。

「手術前那一下，張子吧？」於是，  
 回來時，叫住紅的女人攔住了。半老，女人告訴我，那男子死了，將  
 人搬到比較便宜的房子去。據說，這屋住有七八個病人，而且全是  
 男人。

新的患者移來了。是一個年老的產婦。頭髮蓬鬆，顏色如路，難看的蒼  
 白，兩個胸脯上，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在後面，她死在產婦，好被  
 褥，把產婦平放在病床上。她閉起眼睛，痛苦的呻吟着。

「我的孩子呢？」她聲音微弱的問着。  
 「不是睡下來就死了嗎？」另一個女人說，「大夫說，咱們來的水  
 晚了。昨下來，還有希望。」

「甚麼？真的死了麼？」產婦抽泣着。  
 「唉！已經死了，難道再沒用。你自己應該保重呵！」另外的女人勸慰  
 着。

男人穿著藍布的和服，黢黢的立在床前呆視。窗外，

「把孩子抱來看看吧！」產婦疲倦的張開眼。  
 「已經死了，看有什麼用？」另一個女人說。

「不！我要看看！我要再看一看！」產婦執拗的，另一個病人出去了。  
 不久，她睜着眼睛，死去了，死拖着她死去的嬰兒，閉眼，很大聲嘆息着  
 青色的男孩。

產婦張開淚水充溢的眼睛，撫摸着他的小手和小腳，撫摸着他那有黑髮  
 的頸部，最後用自己的臉，貼着死者的面頰。  
 「那樣不行呵！他已經死了！」看護拖起死屍出去了，產婦傷心的嗚咽  
 起來。

男人看着香燭的背影，癡呆的重複着說：  
 「我們沒有命承受！我們沒有命承受！」一個男孩，一個男孩，老劉家禍  
 偷太深了！他顛狂的坐到床邊，木盤下去，低垂了頭。

的長，  
 的長，  
 始應戰，  
 測的六字下。

能飲到些些水，仰使是，滿也好。  
 眼的眼，不不，一條水源，量眩的疲憊的馳言在烈日下，終於由困窘  
 的焦急中出來了。剛來後，依舊是為一滴水而苦惱着，也許午後曾被允許  
 喝一些清水吧？我這樣想着。一滴水，一滴甘露呵！

我無力的閉上了眼，思緒由混亂漸次澄清了！  
 是在手術的第二天，楠會這樣說過

「你手術完結時，我，這撐架夫走入手術室裡，你僵直而蒼白的躺在  
 手術台上，那，這撐架夫彷彿是小駭人的冒險。楠有所顧  
 忌的，沒有完的，這出當時那令人恐怖的景象，但是，我已瞭然了。

「你，我天，的冒了，危險，我拒絕了所有的關懷我的人們的美意的勸  
 告和擁護。我這記得，我被抬入手術台上的時候，麻藥的力量，還不會整  
 個的昏倒，在，的發散着溫熱的燈光下，穿着膠製的手術服的天夫  
 走進來，穿着白衣的看護走動着，刀之翻的器械，閃着綠色燦然的光  
 芒。有如走入了薩江的幻境，有如被綁上了祭壇的古代奇異的宗教裡的  
 祭壇，我被神秘的肅穆的氣氛所包圍，然而，沒有顧慮也沒有恐怖，有  
 的，只是肅穆大膽的氣概，和寧靜的冒險，所不同的，不是賭以金錢，  
 而是賭以生命。

我用自己的生命，作了孤注一擲！  
 一個人有時候不是需要大膽一些麼？一個人有時候不是需要冒險一些麼  
 ？和這這博鬥，和不幸博鬥！

與其讓自己的生命懸在斷崖上，被威逼於不可測的暗黑的深淵，讓痛苦  
 與其讓自己的生命懸在斷崖上，被威逼於不可測的暗黑的深淵，讓痛苦

與其讓自己的生命懸在斷崖上，被威逼於不可測的暗黑的深淵，讓痛苦  
 與其讓自己的生命懸在斷崖上，被威逼於不可測的暗黑的深淵，讓痛苦

與其讓自己的生命懸在斷崖上，被威逼於不可測的暗黑的深淵，讓痛苦  
 與其讓自己的生命懸在斷崖上，被威逼於不可測的暗黑的深淵，讓痛苦

漸漸之上來，便得覺了，否則，死已是最終的安息呵！

牆外的街巷裡，響起了串鈴的叮叮聲，清涼的涼風吹着。

「唉！五月節了呵！」

一兩層的病牀上，有人輕輕的嘆息了。

兩夕夕，已發允許嘴一點點吐了。手術的時候，比這更晚動。天子衛的半老婦人，却仍在昏迷着。一時間外也喘不過氣，而且常常說着廢話。

晚上，她的丈夫，木器商人，來了。看那憔悴不堪的病入，搖着頭嘆息了。

他憂愁的向我說：

「沒有希望了！手術的時候，大夫告訴我，她的病治得太晚了，不能斷根，將來是要重見的，恐怕最多不過五個月！看她的顏色有多麼難看！」

他轉過頭去，看一看那張瘦削的土色的面孔，默然的感傷着了。

「五個孩子，五個孩子可怎麼辦呢？」他喃喃的自語着。

半老婦人忽然張開了眼睛：

「你說什麼？你不用盼我死！你死，我就死麼？」

「我早知道你的心！唉！我早知道你的心！」

她側過頭來，向着她的丈夫張着痴呆的眼睛，微弱的聲音，由於感情的激動，顯得振盪而有力，這使我異常驚訝了。

我來視着她，說不出一句話來。

「你怎麼了？是胡說些什麼？」

她的丈夫繞到她的身邊去。

「誰胡說？我心裡明明明白的，你盼我早死，好娶個小老婆！你是不是託人家給你保媒呀？」

他憤怒的瞪着眼睛，樣子很可怕。

「這是怎麼說的呢？有不好好養着，老胡思亂想？」

木器商人無可奈何的嘆了。

「我胡說亂想？不定是誰胡說亂想呢！你收起那壞心吧！我不能死！我死不了！我死不了呵！」

她喘着氣。

我明瞭了她的意思，我向她解釋和安慰着。

與其讓自己的生命懸在斷崖上，被威逼於不可測的暗黑的深淵，讓痛苦

「因！你，到，回也不吃，整天老是昏睡，張先生很擔心，他方才是向我打聽你的病狀，早晨還不吃，一點粥汁？」

木器商人插嘴的說：

「不對！他高子搖頭，閉上眼睛。」

他不言語，他必得再試一個藥方。

「他，說，你老是有精神，不吃東西，萬，有什麼危險，五個孩子可怎麼辦？」

他驚怕你死，並不是盼你死呵！」

我笑了。

「不，不是，你不懂，男人的心呵！男人的心呵！」

她的眼睛有些濕潤了。

「你，說，心，病。」

我說：

「你爸爸呢？」

她的小四歲的二女來了。

「你爸爸呢？」

她問。

「走了。」

她用力抬起頭來，環視一下四周，又頹然的躺下。

「他，他上那兒去了？你們呀，真是關心！唉，小孽障。」

二女茫然的看着我，又看看她的母親。

「方才街上有個人到咱家去，說有點事情讓爸爸去一次，我剛才在門口告訴他，他就去了。」

二女說。

「他上哪兒去了？」

「他上病院去了。」

「他剛才真是上病院了麼？」

「怎麼不是真的？」

二女不解的問着她。

「你不知道你爸爸的心變了麼？你怎麼這樣傻呢？他說上他，他不定是那兒扯去了呢！唉，這群孽障呀！真是受氣的命！後媽都要進門了自己還不知道！」

她感傷的閉起了眼睛，淚液由稀疏的睫毛上滲出來，那樣

子，彷彿一個危篤的人，在聽着她的遺囑。

「可憐的女人呵！」

我默然了。

轉過身去，我望着紗窗外面的夜空，夜空裡綴着最亮的星星，好像有感徵的風，在深夜裡運動！我在迫切的期望着這院的日子。



# 立 春 隨 筆

立了春；春却渺無消息。  
早晨起來，空中正飄着白雪，和着北風，雪花在空中打了好幾個回旋，才又落在地上，空中陰得沉沉的，畢竟由什麼地方，能探得出春的消息呢？

驕陽的背上，高高的貼着紅紙金字「北窗梅窗」的春聯，多們輕快，美麗的春聯啊！

我凝視那富有詩意的春聯，冥想南國的早春；真的，梅花已經含苞了吧！說不定已經開放了呢？最低限度，竹筍也將要萌芽的了。可是，這裡呢？却依舊冷得很，白雪，北風；這與嚴冬又有什麼分別呢？這春聯，只配貼用在南國！

唯來了，劈頭就問我：「正月裡，為什麼要團在家裡呀？」

「這麼冷的天，出去真怕冷呢？」

「吃着五香瓜子，對坐了一會，畢竟也太寂寞了。」

「看話劇去吧」，唯慫恿着我。

「有什麼好看的」，

「現在正演着能佛西原著的『屠戶』呢？」

「誰家演？」

「××劇場。」

「去吧！」唯已經站了起來，取着要穿外衣的樣式。

「劇場裡面怪凍腳的。」

「鑑賞名著須要犧牲一些的。」

我倆踏齊剛落過的積雪，格跌格跌的走出了院子。

看劇的人，真不少呢？收票員遞過來兩張蔥綠色的劇情說明書來；劇已經開演了。

透着不大明亮的燈光，我費力的讀那說明書上面的文字：

「我們都是親骨肉，何必互相鬪爭呢？」

為了一點家私嗎？為了一點名份嗎？這又何必呢？

本來一個血統傳下來的弟兄，就是一個勝了，一個負了，又有什麼光榮嗎？受損失的還不是自己嗎？又何必再外人從中漁利呢？放手吧！

「兄弟們！快放手吧！自家骨肉別再互相殘殺了！」

舞台上老大和老二受了無賴的唆使，正在互相的吵着罵着打着。兩個親骨肉，正在地上扭打着，怒罵着。

觀劇的人，都緊張的向着舞台上直望。忽然觀衆席裡面「呼」的一聲，接着互相吵罵的聲音也響過來了。

原來是兩個觀劇人，在打起來了。一個怒髮沖冠的向着身後的人：

「憑什麼你不叫我站起來，你配管我嗎？」

坐在後面的人，也不示弱的：「你站起來，我這看不看了？」

「活該，你不會也站起來！」

「你不能蠻不講理呀，我們都站起來，別人還看不看了？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啊！」

「用不着你來教訓我，化十五塊錢來找你教訓嗎？」

「你配不配作中國人？」

「……………」

「……………」

「……………」

「……………」

「……………」

「……………」

「……………」

「……………」

「……………」

「……………」

「……………」

「……………」

「……………」

「……………」

「……………」

「……………」

「……………」

# 筆 隨 春 立

好幾年前，我，我被派在北沙漢國的人，聯袂去作事。作中

季節雖然說是早春，可是北國地方却還積着三尺多深的白雪。低矮的土平房，凸凹不平的道路，掛着紅布幌子的旅店，夜裡鋪鋪的太吠，這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雪夜裡，北風拚命的吹，紙窗被風撕扯得叭叭着，我一個人在寂寞的，坐在宿舍裡。

學校裡，唯一的僕人——六十多歲的老頭，不時過來送茶添的火。風聲裡，不時的夾着小孩的叫聲。

「這般時候，又是這樣的冷法地方，還有賣東西的。」——我覺得有些奇怪。

「這是賣什麼的呀？」我的他們。

「啊！先生，你不知道，這就是賣山貓肉的呀！」——我覺得果然的，可不是。

「五香」的——山貓肉呀！「小販的叫聲，又響在我的身邊。

「山貓肉——？」我莫明的問他。

「先生，山貓肉，妳不知道，就是兔肉呀。」

他移動着笨重的身子，撥弄着爐火。

「先生不知道，這地方，一到春天，雪就特別的大，前天不是打春了嗎？雪一大，兔子就得出來找食物喫，成群結隊的，一打就是幾十隻。」他興高采烈的講給我聽。

有好幾次，叫賣聲，越發的近了起來，我揭開後窗的簾子，伏在窗上向外觀視着：小兔子，背着笨重的小箱子，提着不明亮的煤油燈，在風雪裡，目走且呼着。

「山——山貓肉——」

「五香的——山貓肉——」

「先生買點吃吧，一毛錢，就能買一隻大兔呢？」

「那多麼的——」我勸先生，山貓肉，還不好吃，只是我們吃不起呀。」

他無奈的，我能看見他，他是怎樣的渴望看山貓肉的。

他高興的，握着兩手錢，邁動着不靈活的腿腳，到外面去了。

不到五分鐘，他領進來一個小販來。

那人手臉都凍得紅紅的，圍巾上面的呵氣，都結了冰。

他揭開箱子。整匹的山貓，肥大的前腿，後腿，都整齊的擺放在箱子裡，那驚人的，孩子般的，用手撥弄着。

末了，老僕人替我挑選了兩條肥大的後腿。是用醬油弄的吧，肉上那沾着紫紅色的醬汁，一股引得人食慾的香味，發散在箱子的周圍。

我把一文給了他，順手又摸給他兩個燒餅。

「拿去喫吧。」

多們可憐的老大啊，連滿足一毛錢一隻兔腿的能力都沒有！

他千謝萬謝的去了。

我幻想着，幾分鐘後，他將貪婪的吮嚼着那隻肥大的山貓腿。

白天總是顯得寂寞和無聊，雖然學生們對我都那樣的熱誠，我總覺得有一種鄉愁在包圍着我。

一望無際的冰雪，荒原，北地——塞外，獨有的蒙古風，一個剛出學校，剛離故鄉的人，是有多們的寂寞呀。

不到半月，老僕和我已經很熟了，他時時的向我講一些鄉土的趣事，時時的替我買山貓肉，有時候我與他圍着爐火嚼着山貓肉。

天氣漸漸的暖和起來了。街上的冷露，都化作泥濘。

山貓肉，也漸漸的貴了，一條後腿，漲到一毛五分錢。

# 隨筆

# 束

「又是一年春草綠」，啊！又是一個季節的開始了。冷箭的寒多，你將往那裏去緜緜呢！

心像一片潔淨的天空，鑲起燕子穿穿的美妙嗚呼。是的，我感覺我又投到了希望與興奮的國度，我那小喜悅的春裝，將舉起輕快的步伐了。

在購置的心緒下若能有些工作，常常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總想我該作些甚麼呢，趁這這好的時光，和好好的憶憶里。

青年人常是純，徘徊的，我雖已越過所謂青年人的階段，但是愛徘徊的態度和反異的青年人，我想我此後該不會為徘徊躊躇着，空讓多少空過與成功都錯過去，想起以前那些徘徊躊躇的時光，我常是悔莫也來不及的。

希望自己能以最大的決心戰勝，徘徊躊躇。擺在自己前途的事更多，於此一切莫停。

圖象來作了兩個孩子的母親，有時，真讓我說不出甚麼滋味來，內心的痛苦彷彿是一團糝爛的雲片。

我不喜歡自己生出來的孩子，這又未免不近人情，誰生的孩子誰不替捨呢，四年來作母親的艱辛，又怎麼是一隻老拳所可替呢？

但，有時我對孩子們的哭叫與吵鬧而開始悲哀了。這悲哀含着沉重落不了的淚水，這悲哀也會或多或少顛簸與不安。甚至我恨起他們來，我覺着我先斷絕了他們的。

四歲的女孩子不知讓我打過多少次，被打後她那弱小難敵的腕腕，更使我須淚流已，所以有時我索性把她推到外面去，直到她自己哭完

了推門進來為止。她進來後，常是又撲到我面前淌着淚痕勉強的作出笑臉來說：「媽媽不生氣，是不，我不氣媽媽啦！」然後又與我扯東扯西的玩着笑着。我接受了女孩子這樣的投降，內心立刻慚愧要無以

自慰。我感覺到我不該打她，我打她簡直是失去了理性，讓無辜的孩子遭罪，我真是太殘忍了。於是我便慌忙的抱起她來，愈法的愛惜她憐憫她。同時我的淚水也禁不住滾在眼邊，有一種悔恨的情緒在籠罩

着我，我默想了，是的，作母親的人都是這樣斷了了的，她艱辛的撫育着她的子女們，她的希望是甚麼呢！

看見那些叛逆的子女們，讓作母親的心常常痛裂。所謂：「不養兒不知父母心」，真是一句名言。

如果又是裝飾在臉上套套一點的說，作母親是偉大的，第二代的希望與幸福是從她的手里取得的；等等的話，這也是不敢承受的。總之，作母親的就是一個偉大的犧牲，她終生的勞碌是無條件的。

怎樣能使我再進一步作一位良差模範的母親呢？近來的心志心緒常使我這樣想着。

女人一經結婚，與丈夫過起日子，再生下小孩，於是她性格會漸漸變了，變得幾乎與從前判若兩人。女性是否都這樣，也不敢確下評語，不過大多數是逃不脫的，連我自己也在內。

# 場

# 絮



愛兒，我愛兒，他們的……

不過大多數是逃不脫的，連我自己也在內。

我這結婚前，性格是特別好動，無論甚麼事都感到興趣，無論作甚麼事也都大膽，自己的意見是特別深的。

對於自己的本物財物也看得很輕，花錢也特別大方，買東西毫無顧忌，不管三七廿一亂買一陣的。

然而結婚後，不到三年，却變得連自己都觉得可笑。

不知不覺的由好動的性格變而為好靜，高聲笑的那種海濶天空派頭已不復出現了。對於各種消遣的興趣也可有可無，例如明明是一部很好的影片，不看的確可惜，但不看也就不看了，一點也不感到缺欠。若是在婚前，這種態度是正正相反。

作起事來膽量要比婚前縮小一半，那一半大概是給丈夫奪去了，即使是一件可以獨斷獨行的事，也以請非與丈夫商量一下不可，簡直是無時無刻不以丈夫為主的。

### 筆

花錢方面已不似從前那樣大方了，除非不得已非買的東西，向來是不肯浪花一文的。一絲一縷都是好的，把自己家的東西看得還有翅的都細以飛去。

這種性格的演變，真使人摸不出真理來，即使是環境與年齡使然，但我總覺得奇突，女人的根性都表露出來了。

假使年光倒流，我却願作婚前的女人。

懷念故鄉，懷念家園，懷念白髮蒼蒼的父親，已不是一朝一夕了。懷念的情緒就像是航行在夜海中的孤舟一樣，是的，我是多麼的孤獨。

愛兒初夏到故鄉探望過父親，當我抱着小孩子走進門檻時，年邁

的父親正倚門而立，見了我立刻在眼邊淌出淚水。我抖了擻父親，他一手擦着淚痕，口中一邊說着：

「孩子，妳可回來了。」

在故鄉同例是只住一個禮拜，父親雖總是挽留我多住幾天，但我的心却早已像熱鍋里的螞蟻一樣。真的，我早已何嘗不願意留在父親面前，俾他渡過風燭殘年的晚年，真是破碎的家，已不復再勾引起往昔的回憶。看見父親日益蒼老的面容，我常是憐惜外更難生哀感的。

想起現在土耳其的母親與兄弟，我的眼淚幾乎濕透了衣襟。這幾年來常常夢見父親，夢里的父親仍然是像冬歲臨別時那樣的衰老，態度彷彿在顯揚着甚麼。

每一夢見父親，第二天清晨起來我便會陷於極度煩悶的回憶里。真的，我該是多麼想見我的父親，我更該多麼願意再聽到他那喃喃的響音。

「孩子，你可回來了。」

如今我作了兩個孩子的母親，當母親後的心情更容易時時感觸到自己的母親的辛勞，我的母親不幸亡故在前年的深秋，現在值得我惋惜感觸的只有那皺紋縱橫的父親了。

真刑，甚麼時候會讓我再看到父親呢，祈求慈惠的時序之神，快快把百年的時限，讓我在丁香花滿開的時候回到故鄉去吧！

### 絮

### 楊

# 幸 福 的 偷 兒

揉一下眼睛。  
呀！你的夢呢？

「假如想飛進人生，則你必須經過這條路，這條探求的路子。  
渴望着知慧，清隱便是心匠的一盞燈。  
單純的幻期，給些甚麼呢？  
是那惟一的——生的熱情。」

你說——  
「人們需要幸福，你也需要幸福。」  
「幸福是甚麼呢？」  
「看見水裡自己的影子，你却說——  
『你！這幸福的情況呀！』」

「給我友情吧！」  
你乞求得那麼可憐。  
友人們牽着火把。  
你們準備到哪裡去呢？

悄悄爬爬。  
遇見了一支燈。  
候地，熄滅了。你哭泣了。  
你到哪裡去了呀！  
我的那支燈？

你說——  
「告訴我，生活是甚麼？」  
「堅持着生的熱情，誰告訴給你呢？」  
你那麼慚慚。不敢果決的裁判自己的愛和憎。却又恨你自己。  
你為甚麼不是一個天才者呢？

你為甚麼不是一個愚蠢的呢？

有誰告訴你——  
「戰勝！生活罷。你是生活的主人。」

落雪了。  
雪地漸漸踏過人們的足跡。  
看呀，那又是戰勝了生活的人麼？

你的眼睛空虛，你的心並不是空虛的。  
睜開你的眼睛！  
天地是廣大的，你的眼睛太小了。

你突然流淚了。  
「拯救自己罷！」似誰在你的身旁這樣說。  
你收住了淚流。

報差來了，投下報，又去了。  
拾起來報，讀了它，又放下去。  
你卻說：「人們罷。」

古城。  
沉寂了。如睡熟的時候。  
你的家鄉呵。

有誰來關懷這，靜寂的凝望裡的大燈時力量呢。  
某月某日。  
母親俯下了燈蕊。

悄悄的記起了，這是為了你，你的第十八個生日。  
生命呵，悄悄爬爬，悄悄的爬爬呵。  
揉一下眼睛——  
呀！你的夢呢？

三四年為生日。

呂 南

群羊的色灰

我們是灰色的羊群

灰色的羊群

有着灰色的命運

我們盲目地四下里奔馳

我們將何所往呢

我們，我們……

我們乃佇立在時代的通衢

我們拮据自己的命運而戰慄

我們力盡聲竭了

黃昏嫩一天的風沙

向空曠的心上墜

吹風砂迷濛了眼睛

吹風砂迷失了途徑

黃昏過去就是長夜

空曠無人的天幕

我們將跋涉終宵麼

前路也許沒有綠洲

也許沒有水草

孤詣的苦惱的旅人啊

當你還沒有走向坦途

總不過是在中路躑躅

要忍受苦辛

要忍受苦辛

可是，可是

太陽落天也黑了

我們掩抑不使哀戚

我們底眼前

紙有一片無底的昏黑

生之欲望呵

殘酷地，憤怒地

拭掉了盈眶的淚水

向不可知的方向

伸出了我們的脚步

我們是灰色的羊群呵

灰色的羊群

有着灰色的命運

# 黃昏

桐 楨

黃昏——落日餘輝映照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寒風更緊的吹進我的衣襟，邁着急促的腳步，由街上歸來。

老高家點綴的紅布幌在寒風的吹動里更顯得潤色的淡褪——由那紅布幌的飄揚我的記憶立刻清晰的浮現出兩個不同型的老路夫。

「今天，由那低矮的小屋子裏傳出高亢的喊聲，是細由東院的山音，我對這聲音是很熟悉的，我起了最大的憎惡之感，心裏在默默的想，又是老路和誰家在吵架呢？」

老路那幅面孔——一隻眼窩深陷已失掉了視力，孩子們常說他是「瞎老路」，滿身油漬的棉襖已是十幾年的陳貨了！衣扣也不結，胸脯露出那從來不曾洗的皮膚，無論春夏秋冬是一頂滿是污垢的破爛的，遮住他不見天日的頭顱。說話時手指腳動的總是逼近人的眼前，恐怕聽不見他那山東調，可是聽的人恐怕只能懂得他一點的意思，其餘的是模糊。會寫幾筆帳，自己的會三起筆考問別人，晚上，在那黑黢黢的小屋子裏，常常講起「三三三」——這是講給他的老夥伴老高聽的，使老高向醉康在他那「三三三」下，其實老高而醉態的老高常常被他欺騙的掉下幾滴傷心淚，喜歡喝酒，一天沒有酒也不成，任肯去吐也空喝，醉到大醉的時候便——和誰講氣才能酒醒，多半是和老高頭拌嘴，因為別人知道

他是一個醉鬼。

我走進家的門扉時，老路那寒澀的罵聲的聲響在我耳際，到屋我第一聲便向老路問：

「媽，老路又在和誰吵架？」旁邊站有十二歲的小妹便開始告訴我她的所見了！像得着新奇的故事一般嗚嗚的說起：

「和他那屋新嫁來姓陳的夫婦。」態度很自驕的以為這話事還不知道，我懷疑起來。

「是常坐在街旁出小賣買的那個三十多歲的人嗎？樣子比老實，為甚麼呢！會惹起他這般的罵罵？」我脫去了外衣，跑出去，老路的聲音更激切的傳送到大院里。

「……你！滾出去……我不能讓你們這群狼心狗肺的人……吃我！喝我……」以下的話便不能再清楚的聽見了！

幾天前——我為了點事曾去過尖街舖，看見屋裏在那飢餓寒冷的土炕上躺着一個女人，滿臉皺皮便是這老高東西的男人，看見我進來那感透的房人便站起來了！

我看老高沒在屋，便問：

「老高！那去啦！」他很恐懼又很畏縮的答：

「不知道，剛出去，等一會就歸回來，老路也出去啦！」我站在爐邊便和他談起來。

「你新嫁的嗎？」他是口吃，說話很費力氣。

「不！我們是由山裡逃難來的，我帶勞工去，家里便被匪徒掠奪光了，我們沒有法子，兩個人由奉天那地走到這，十多天，爬山越嶺投奔那地，老高爺們，老高爺們，善心留我們在遠過個冬。唉！命呵，她又病啦！也沒有錢買藥吃。」他很沒氣力說完這段話，臉上便現出癡癡的樣子。

『你們沒有小孩子嗎？』我奇異的詢問着。

『唉！有！可是都死啦！三十多歲的人，應該絕後……』他很傷感。

談話之間，他的女人，圍着那單薄的被子坐起來，呈現在我的視線里——一個三十多歲很幽靜的女人——雖然是患着病，可是不會消瘦了她的年青的風韻，由她的臉上我會尋見有清麗人的力量。

長長的臉龐，配襯出一双明銳的眸子，小的口唇角綴着笑渦，如果她不是病着，我會喊她為薔薇的王子呵！

看見我站着很多時間，她用很衰弱的音調：

『坐下呵！』我走近一步：

『好點嗎？』我悽惻的探詢她的病狀，她搖搖頭，憔悴的神色，眼脣貯含着淚水。

『不好，頭暈的厲害。』

『吃點藥就好的快了！』

『唉！那有錢，他又不能賺錢。』她有着一堆的話要說，可是又好像有些難爲情似的。

『不冷嗎？被子那麼薄！』她聽見我又問起，更難過了！

『冷！又能怎麼辦！』我不能再問下去了！

老高由外邊回來了，我們的談話也中斷了！

以後，院子裏常有那個女人的影子，我知道他恢復了健康。

蓬鬆的頭髮，梳上光亮的髮髻，短棉襖及長腿棉褲都是綴了補釘不同顏色的布塊，可不是骯髒，破落，纏足，腳上穿着一双薄底的鞋，全身很清潔，有時常陪着男人買東西。

院子裏的人議論說：

『高尖餅舖搬來的那對夫婦多和氣呵！女的常笑盈盈的……』又有的說：

『一個女人——和老路不清楚呵！』我開始咒罵人和人之間，爲甚麼如此的刻毒，尤其是沒有根據的凌辱常常會欺壓在一個無辜者的身上，以爲這便是自得，其實，不知多少生命死在這不明的凌辱之下，人和人是沒有愛的存在嗎？

孩子們聽見大人言語，便會毫無顧及的喊出來，孩子們不知道人間尚有許多他們不懂的罪惡。

有時，爲了去除一塊糖而被那男人拒絕時，便會招集大院里的小同伴，一起向老實正直的賣物人進攻了！

『喂！那個人是……』

『是甚麼？我帶不着！』

『是王八眼！』一群孩子，常吵鬧的在他的身旁說些他不能聽的話，那男人極力反抗，無言的瞧着這群頑皮的孩子們，他不懂孩子們的話，因爲無從知道話的緣素，他忍耐着孩子們的羞辱與嘲弄。

他始終他理解孩子的心理，他開始懷疑妻子的行動。

妻子對他仍是如前那般的存與愛撫，從來不會反駁丈夫的話，像一匹馴服的羔羊，殷勤的爲自己的丈夫工作，在山中她會耕種，播種，收穫，和男人有同等的氣力，貧苦的生活已經歷了十幾年了。

所以，丈夫視她如自己生命里的事業，他也是她生命的原動力，相依爲命的夫妻如今他們之間僅築成一條淺的溝渠。

他每次收拾了貨物，走進那暗黑的小屋子裏，心像壓着一塊沉重的鉛石，憂悵的形色，使他妻子奇異起來。

她不敢問，恐怕更激起丈夫的痛楚。她深切的知道丈夫在這苦難的日子裏，生活得大乏昧，客人雖下無論吃飯與動作常受人家的煩索，所以妻子常幫助推磨，整理屋子的零亂，機做，有時還要給兩個獨身漢縫衣服，補襪底，女人所該擔負的事她都會刻苦的去做。

老路喝醉酒，常指桑罵槐的喊一陣子，夫妻兩個人忍氣吞聲的聽着，他們忍耐着這寒冷的冬天，明年春天便可以離開這小屋子。

大院里住戶很多，女人聚在一起，常以那個女人作爲談話的資料——你一言，她一語的議論紛紛。



『你不知道嗎？那老路自己說的……』  
『那個女人……』看老路那臉樣嗎？

『誰會和他……』有的人在反駁這謠傳。

丈夫有時也聽見別人的耳語，他更疑心，然而他堅實的相信自己的妻子是忠實自己的，決不會任意放蕩的。

他細心觀察妻子的言語及行動，一點破綻也沒有。依然和從前同樣的體貼自己。

他安心了！可是夜間他因不上眼睛，疑團緊緊在他的思維里，抑制不住它的氾濫，身邊的妻子睡得很濃，他知道她已疲倦了一天了！

他可憐妻子和自己幾時能逃脫這艱難的際子，以後——暮年身邊無子女的空寂，他有時會想到窗紙照上陽光的時候。

最後，他想到良策便是讓妻子和自己一同出去，免去自己的擔心。妻子的順從在冷風里和他共耐寒天，實難僅能糊口的糧粟，凍的妻子常常顫抖起來，他受到了良心的苛責，第二天便不再叫妻子出去了！

今天，較比每日收拾貨物稍晚些，小房子里雖然有燈光的照耀仍是暗黑，更加上燒飯的煙氣，丈夫脚邁進屋時便聽見老路在呵呵的笑！笑聲里帶着惡意——更惡着不太清楚的話——

『過年，我給你買件花袍……呵呵……』那笑聲含着許着很大的誘惑力，丈夫不會聽見答語，可是他的氣憤已克制不住了！

他闖進屋裏，抓住老路的衣服，很清脆的打了一個耳光。終於兩個人厮拚起來，妻子還不知道甚麼原因呢？好容易在中間阻攔開他們的糾紛，門旁及屋裏擁擠着人！

『你爲甚麼調笑我的女人？』那男人氣忿的說着更口吃的利害，臉上的筋脈被風雪吹打的粗糲而鮮紅，喘不上氣來。聲音高昂着，像一匹凶暴的虎。

老路的醉味還很醜，說話很不自然，神經像錯亂般的反抗那男人的質問。

『我沒說！我是自己叨咕，過年該做一件新棉袍了！你沒聽清楚，也不開清紅皂白便打我。真是沒天！天下啦！我養出冤家了！吃我，喝我，

你還要冤枉我……』老路又拍手又跺脚，執拗的不肯讓這恥辱染到自己的身上。

『你想欺壓我們嗎？我窮到討飯的地步，也不會賣掉妻子的。窮不是罪惡，你罵我們不敢回言，可是我絕不能……』男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一大陣里的隣居人勸阻着，老高獸獸的含着鼻煙袋慢慢的噴着煙立在一角，永遠是不會辯別誰是誰非。

老路結決這戲，只有罵他們走，他以為驅逐他們去便會治服他們夫婦。

『滾！滾出去，這里不能留你們……』

『走，我們走，連今夜都不能睡……這，討飯去。』

倔強的男人，推動炕上坐落，哭得紅腫的兩隻眼睛的女人——

『收拾東西，走，我們走，離這也不至於餓死罷！』

女人很具順從的包裹着僅有的薄被及零碎的物件，規整的放在一處，看架的人却安慰老路留些情面，不過是誤解開了一場風波，互相和解也就完事了。

那男人不肯屈服，帶出十分的決意說：

『走！誰說也不行，如果再住這，恐怕風傳的更利害了！我的女人絕不是那種下流，逃難到這來，總之是沒有法子，他出去傳揚我的女人和他不清潔，用這種惡毒的手來毀壞我的名譽，我人窮志可不窮。』說

的嘴角有着白沫了！

隣居人都目瞪口呆，心里才退却了以往的發意與輕辱。婉言的相留他們夫婦，可是不能發生效力，老路暈迷的神志有些清醒了！很慚愧，怒火全消了！

那中年夫婦背起了行囊已經走出了那低矮的小屋子，邁着踉蹌的腳步。

天空陰沉沉的，飄着片片的雪花，夜已經是很深了啊！

我佇立在門旁看着兩個影子往前移動着，漸漸消逝在黑暗里。



# 墓

# 地

乙

梅

黃昏的時候，我照例的把燒好的咖啡，放在提盒裡，準備送到主人的房裡去。

「媽！我選得跟你去呀？」

小菊——我的六歲的女孩子，這樣問着我。

其實，我明知道，留着她這樣幼小的一个孩子，對於我是沒有多大幫助的。但是，又只得沒有更好的辦法中，企求着這最小限度的一點幫忙。

這真太奇怪了，自從我被僱到這來的那天起，我一向的大膽，不知都哪去了。這裡矗立着的白楊，黝黑的松枝，灰白的牆壁，深灰的屋頂，以及門前那一排風搖落，並時時發出哀鳴的大柳樹等等，配合在一起，對於我是太不利了，一走到院中，我的毛髮根，就立刻的悚慄起來，並且，在這些之外，更有一種甚淒涼慘的，陰冷的東西瀰漫着整個的院落，以至於室內。當我邁進這院的時候，我竟不知怎的，起了哀愁之感，就像到那去祭吊離似的心情。沉沉的，陰森壓着我。其實，這裡距離城裡也不過半里地的樣子，雖然住戶是這樣稀少，竟至這樣淒涼嗎？

我領着小菊。急忙的邁過甬路，一面四外的環顧着——走向主人的房去，經過他的窗下，我知道他又呆立在那裡，把眼光放在對面的遠山上了，但是，我不想抬頭去看他，那蒼白的臉，癡呆的眼球——永遠在尋求甚麼，像死過去一百年的幽靈似的。發着怪亮，但這亮是多麼黯淡，以至於叫人想到：「他雖和我對面，可是，他也未必能看得清楚我的形體吧。」

我拉開門進去——小菊在後面緊緊的扯着我的衣服，我放下提盒，把咖啡端出來，放在桌上。

他似乎還不會理會到已經有人進來似的，佇立在窗裡。

窗下的案上雖然又照例凌亂的擺滿了照像簿，可是，他好像把這簿的人，全都印在心上，而不得不按日按時的，草草的和它對照一下似的。唉！我是多麼怕他的這種舉動啊？我知道，在這些之後，將要有一個廢骨，立刻要加到我身上的。

我望着他的背影。

一面擔心他的轉過臉來，一面把我預備好了的話，再在心裡急急的盤想一遍。並且，我把小菊的手緊緊的捏着。

當時，他的臉，終於轉過來，向我望了片刻，然後，慢慢的移過來他的腳步，照例的坐在桌前的沙發上，似乎，他已經到了不能再不坐下的時候了——他的身體雖然挺瘦，但是，看來却是笨重的，以至他的每一轉動，都需耗去了相當力量似的。所以經過了那樣長久的佇立，已經很難爲他了。

他坐在那裡，就像永遠也不打算起來的樣子，沉重的壓在那，他真的疲倦得很了。

望着他眼前的咖啡——熱氣繚繞的向上昇着。望着小菊。

我知道他又又要說甚麼了。

可見，這一次我却提前去做了！他定例要我去做的事——整理像簿子。我走在案前，外面那些可怕的樹影，山影，在遠的地方，近的地方，一齊的挑撥着我的視線。我怕看它們，可是，我越是這樣想，結果却越要去看它們。我在模糊中，似乎銘記了：「正是那些東西，都其很有點奧妙在裡邊的。」

我這樣在着力極度分散的同時，把手下的像簿子，整理起來——一本本的合好，然後，把它們放在原處。

這時，小菊這一頁的扯着我的衣服，雖然她的小眼睛已經被窗內那些奇怪的古玩給占據着，但是，她也不能忘了另一個要緊的工作——牽着

我。直到我把這些都做好，轉過身來，我看他，又是毫無改變的，像每天一樣一樣，食婪的，望着我的背影，而我確實不自覺，由於每天每天

的經驗，他確實是這樣的望著我的背影。並且，每在這個時候，他的眼睛，就一度的明亮起來，好像在尋時，他忽然獲到了一件甚麼——他已經失去，而永不可能回來的東西。可是，這個東西出現，對於他又像是水裡的一片月光一樣，感到空虛。空虛得幾乎要至他的死命。

每當我看了他這種無可如何的神經上的痙攣，我真是又怎樣的可憐他呢？

唉！這個人，活得那麼艱難的一個人哪！如果說宇宙中真有一位主宰的話，那麼，這位主宰，對於他是施行着太嚴苛的規矩了吧？

無論怎樣說，這全是憑我的猜測，我更不能說一句：我的猜測是絕對不差的。因為我來到這還不到三個月，對於各方面的觀察，還不足。

我僅僅從廚師——這個和他主人性質相似的老頭輕易也不說一句話——那，聽來一句：「太太，是一位很好的太太，在一年以前死去了。剛一生死了這個孩子——就是要你來餵奶的這個孩子。不滿一個月，女主人就虛脫得死去了。主人的脾氣很怪，你要少說話才好。」

是在老媽店和我講話的那天，他極懇誠的，告訴了這點注意事項。

既然說少說話好，我就少說話吧。除非是主人問我話的時候，以外，我絕不多一句嘴的。不，即或我想說，可是，一和他對面時，我的話便立刻都化為無有了。甚至連他問我話時，我都不能完滿的答出，我竟至口吃也來，噢！我來到這，一切都變了，連自己都不能支配自己了。多麼的可怕呀！所以我才下了決心的要解決了這件事了。

他依然坐在那裡，彷彿走在一個曠野裡似的。把眼睛看得很遠，已經穿過了這個院落了，並且他的心，也隨著，跑到那個地方去了，就像旁邊沒有一個人似的，他任性的，把思索的潮汐，忽高忽低的，牽扯着，像一個胆怯而早衰的老人擺弄着一架昇降機一樣，使他對每次的上升或下降，都付出一部大量的緊縮力——一種內心的，本能的恐懼心制服着他。

直到小菊忽然從我的手裡揮出去，拍着拍着的那個對面的那個魚缸，那經過了他的眼前。他才偶然的回到了原來狀態中。

啊！這是多麼可怕的空虛，使他的呼吸，好像也要停止了似的，這時他的眼睛，就開始的黯淡起來了。好像，我們的在座，不在，他都不知道

了似的。

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我終於被預備好了的話，消滅着——仍然帶點口吃的說：

「謝先生！」

他驚奇的看著我也許是因為我從來到，第一次這樣極嚴重，看來有許多話要說的樣子。使他感到是很意外吧？

雖然，他並沒有說甚麼，但是，他把嘴唇略一闔一閉眼光不太敢於直視似的，我已明白他的意思是說：

「你有甚麼事嗎？說吧！」

於是，我繼續的！

「小少爺昨天已經死了，我，我，明天要走了，請您把賬算算好嗎？」他翹着眼睛：

「爲甚麼？」

「不爲甚麼，我既然是奶媽，少爺一死，我就沒有事了。」

「你每天燒茶，整理屋子，這也是你的工作！」

我聽到這話，我是何等的驚奇：

「呀！這樣一點小事？廚師夫也兼做得了的，我，我，我一定要定的。」

他望望小菊，然後用力的披一口氣，向我問：

「她父親住在甚麼地方？」

「住在他朋友的樓上一個小舖裡。」

我說。

「他作甚麼生意？」

「出菜牀子，賣點青菜甚麼的。」

「你們還……能維持：生活嗎？」

他極費力氣的說。

我甚至不敢再和他說下去了，他說每一句話，都是很費力氣的樣子，我相信他，在每一次動作完了之後，都有立即倒下去的可能。

於是，我要走去的決心，也越發堅強了起來，我竟想到：「這一定是個

肺病三期的患者，我應該立即離開這裡，哪怕到別處少賺錢，我也要走的。」當然，我的這種防預心，是不能不加的，我傳染上這算小事，我不能叫我的小孩——那個可憐的孩子——再遭一次病的蹂躪，甚至於有死的危險。我們的窮，不是已經够我付出全力來擺脫了嗎？

「生活嗎？能，能維持的。」

我爲了堅持我要離開這裡的主張，只得這樣很有把握似的答他。

繼續他喘了一會氣之後：

「幾口人？她有個哥哥？」

「有一個，一共四口人。」

「將來，叫他們都搬到這來住吧，和你在一起。」他略休息一會：「免得互相牽掛，你在這，每天燒一次茶，以外，整理一下屋子，洗點衣服，活也不算少。」

這時，我忽然發見對面的門玻璃上現出一個人影，是一個女人的影子，她向我輕輕的擺手，並月那樣，叫我絕對不要不讓別人知道悄悄的走出來。

謝先生，正是背向着門，這一切，他一點也沒有發覺。

於是，我莫明其妙的，帶着幾分恐懼的，悄悄的走出去，但是，一方面在外表作出無事的樣子。到外間，我才知道原來是史太太——據說是這種太太的表姊。

她悄悄的對我說：

「你們主人要問，你只說沒有人來，因爲怕驚動了他，他的心溝很不好。」

完了她又說：

「你燒點茶吧！用那裏的爐子。」

她說完走進客廳去。

方才用過的火，這時早已熄了，沒有法，我只能用史太太指給我的小屋

——客廳隔壁——那一個爐子了。

當我回到那個屋子去取茶具時，主人問我：

「誰來了？」

「沒有，那是廚師夫在客廳收拾東西呢。」

我拿了茶具，並一手拉起小菊，走出去。

看他，對於我的答語並沒有不信的樣子。我把一切安排之後，偶然從對面牆上一面鏡子裡，照見了自己。

啊！我確實是一個十足的老媽子了。這樣子，還有一點疑問嗎？可笑，前天史太太把少主人和主人的藥包，臨走時交給我說：

「記住，這包，三角形的是小孩的，圓包是主人的。」

我當時點點頭暗暗的笑了。

噢！我要不是被迫着結婚，再念半年，不是也在初中畢業了嗎？想起來真像做夢一樣。在四個月前，爲了我們的買賣，存了一些棉布，而被檢舉囤積，聽到這個消息當日我們全家便逃脫了山海關，來到這塊一個朋友家，他們這幾年的生意做的很壞，竟遭破產。所以，對於我們的幫助也無能爲力。

遭過了種種的顛沛之苦以後，自然的便把我打到這條，做老媽子的道上來。這若是叫家鄉人知道了，多麼見笑我呀！好在，這裡沒有認識人。先混着看吧。但是，這裡——像一個墓地的地方——我是決定要離開的。另到別處找去。

這時我忽然聽隔壁客廳裡史太太說：

「她這放大像，其實不怎麼像她，是她新婚前照的，你看，她那滿面哀愁，哪裡像一個新娘子？」

我奇怪，她和誰在說話呢？起初很小的聲音，同時，我也沒有去注意。這分明是說客廳牆上掛的大像片——女主人的遺像呢。

於是，我悄悄的等着回答的聲音。

「想不到她消瘦到這樣子。」

是一個驚聲的男音。

「嗚！以後那六七年，比這還瘦，我每次來，看到她那衰頹的樣子，真沒有辦法，整日站在窗前——她的屋子的窗前——死死的佇立着。既或我來了，她也一言不發的在那立着。我明明知道，她是不會再轉好的了，我知道她的生活着的生命，無時不在用很大的速力轉向死亡的境界的！關於你

們的事，起初我們從沒有公開談過，而她就這麼個強硬的，把那些苦楚，自己的心裏翻來滾去，她有時，把它擴大，擴大到再也無法擴大的地方，把自己放在這裡面，然後，再設一個第二身，跪在這裏去批判。或是把，縮小了，然後她在四面去觀察，衡量，這樣做過之後，把眼睛更睜大起來，好像她在憤怒的說：「但……這又有甚麼用呢？事情已經這樣的到了底兒，啊！就是我，我已經做了悲劇的主人，是的，我已經做了悲劇的主人，誰能救我出來？誰能？誰能？可惜，我喊破，喉嚨也不見半點反響！啊！完了，我完了。」軟軟的躺在那上，便不起來了。我看她這樣扎的步伐走向死亡去的樣子，除了落淚以外，也只能任她作下去了。委婉的對說，對於她是無效的。」

史太太說到這。那個男人憤恨的厲聲的：

「謝言，這個大陰謀家，他害了誰，是的，都是他害了我們。我今天一定要在這等着他，我要他向我賠罪，一定要他向我賠罪。」

「你不要喊，他確實到外地去辦事去了，你在這等着是無用的。事情已經到了無可收回的今日，你說甚麼也是無用了。」

史太太哀求着說。

「我這次從南方回到家鄉來，我是抱着多大一個希望？最近這二年以來，我簡直不能抑制自己了。我想，那怕是見她一面——即或她不理我，我也不怪她的，因為他正做了謝言的太太，不理我那她的自由。不過，我只要看着她——我沒有一時不在懸念着的她。這樣萬一能減去我痛苦的幾分之幾，我也滿足了。」

那個男人說到這，又把聲音變為沈痛的：

「想不到，她這樣無聲無息的離開了人間……我在這個世界上，還能希求甚麼呢？一切的不幸，一切的錯誤，都這樣險惡的向我的身上襲來……」

「可惜關於你們的事情，以前她一點也不和我說，否則，我或者向她建議，使她圓滿解決的。直到她婚後——那時她已經瘦成這個樣子了——她才告訴我：你和她，同在銀行——謝言的手下做事的時候，你們中間僅僅發生了一種友情。……」

「她以為只是一種友情……？」

史太太帶着實備的氣勢。

「啊！你，你那時確實已經……有了……愛的……嗎？」

史太太繼續說：

「謝言一點，她真不知道，不能清楚的知道。她可……若明白了謝言……她有愛的表示。直到謝言把你調轉到國境去你臨走的時候，她聽……你和……那的女人……怨的……太……結了婚，並且，你還……你的……到……去罵了她一頓，說她是拜金的女人，勢力眼的社會油子。那時她才把……件事看明白了，才知道你……那樣的深愛着她。」

「可……事情已經太晚了，你已經結了婚！她說你是曾經和她說過：『我母親要給我定婚，對方是我們鄰居的姑娘，我一點也不喜歡她怎麼辦呢？』想到你這句話，她就越發的明白了你……出此舉動，完全是爲了要氣倒她的。報復她的。」

「所以，她一向氣恨謝言——這她可以推想到，因為她說你們平時每每在一起談話，謝言都是拿一種嫉妒的眼光，向她掃視，她當時以爲他是一時的衝動，事後也就沒事了，那知道，他竟做出了那件事！把你生生轉到轉至沒人到的國境去呢？對於這個，她……爲全是她的罪過。而……另一方面，也還不是她的罪過，使你竟和一個沒有一點愛情的人……婚；只是爲了氣倒她那微小的一點原因——這你……你……生的不幸。」

這雨點，就把她整個的生活……完全沒有了。

她想着，兩個問題，無論白天或黑夜，她常不肯一時放鬆，想，想，雖然她的頭已昏了，有……劇烈的疼痛，……，可是還要去想，好像，她若不想，把它忘掉，那就對她比忍受形體的痛苦還要難堪。

一切事情都已成了事實，想，有甚麼用，我……想到了我……他們……底確，我以為趕我出去的主謀中她也有份的……趕出去，以後他們回國的結起……來。我那自覺心——已……中傷的自尊心，是何等的狼狽難堪，我甚至立刻把她毀滅了也不能解去我的恨心。但是，另外一種自欺的……自己……操縱自己的暗念——啊！它是何等的有力？它會緊跟在恨心的後面出現。那奇怪

的眷念她的瞻念。它把我緊緊的制服着，我甚至無時不在心裡疾喊：「我受的欺侮是何等的大呀！被他們趕出來，並且還把全心被牠整個的操縱着。」使我甚至荒廢了事業。輕視了人生，我能夠誰說去，這大大的矛盾，受人的欺侮，受自己的欺侮……」

「你難道真的就以爲趕你出去也有她的主謀嗎？」

「爲甚麼不那樣想呢？她和謝言的結婚，不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

「但是，你知道他的結婚是一種被迫嗎？」

「被誰迫？」

「她的父親——那個凡事堅持已見的老頭，信認了他的老朋友——謝言託出來的介紹人——的慫恿。堅持的使她完了婚，她幾次反抗，終歸無效……」

「我不相信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婚事還能由別人主持？」

「但是，你總可相信，凡事有正常，就有例外吧？就像你自己，也還不是例外外嗎？何況，一個像她那樣一向不敢違背父命的女人，在這半封建的社會裡，這樣事，還算出奇嗎？」

「……」

「抗纏斷無效，後來，她索性把自己揆贖給她父親了——自從你走了以後，她對所有的事情希望心，立刻破滅了，像她占據了你一樣，你也那樣的占據了她呢，她那突發的自縊心，抹殺了她的整個幸福，她也是那麼奇怪的，把幸福的可能性縮成這樣狹小——它的據點，不消說是附會到你的身上的。」

她知道她自己的幸福的基地，已經成爲無有。於是，她就任憑外界的處置她了。她把自己看作爲無足輕重的了。好歹尚和謝言結了婚。

果然不出預料，她的婚後生活是那樣的幸福，她的人雖在謝言身邊，但是她的心却在嚮往着你。如同斷了線的風箏一樣，越追求越遠了，她明知是追不回来了，噢！真是一個太任性的人。」

「……」

啊！原來我們的女主人，是遭了這樣的不幸啊！

忽然我想起來：那天我在那要引火的舊信函中，揀出來放在我衣兜的信，是三封已經貼好郵票，可是並未付郵的信。字跡秀美，看得出是女人的

筆跡。我當時無意的擱開；那美麗的字跡，和充滿哀愁的詞句，竟誘惑着我把它讀完。

我摸摸衣兜，它還在那裡，因爲都是很厚的信，所以把我的衣兜，脹得滿滿的。我順手把它再拿出來看看，那上面寫着：金鑾先生，下邊寫着這裡的住址，只是發信的地址沒有寫，裡邊是這樣寫着：

鑾先生：

假如你真能把這封信拿到手的話，那，那將起怎樣的心情呢？我猜不着，但我大體總可想像到一些的。你是不是要罵我？像上次，你臨走時，到我家來那樣惡恨的罵我呢？

寫到這，我的手已經抖動得很厲害了，我必須得暫且把筆放下，讓我安靜一刻。

啊！你那次突來的襲擊，你自己以爲是做得很對嗎？你會否想到：「我的話，會使她太難堪，太傷心了吧？我們過去，畢竟是有過很好的友情的。」

如果你真的以爲自己所做是對的，那麼你真能確信着你對我的評定是並不冤枉我嗎？這一切，我不願去訴訟給你，把那事情的真像，還是叫它在這隱瞞中隱藏着，隱藏着，一直到我們死去的時候。

你不理解我，你恨怨我，你罵我，這當然是你一時的衝動，我勸你這衝動，隨便的去增大也好，縮小也好，總之，做你所自以爲痛快的事情吧？

直到今天也不能叫我明白，我們間的糾紛，真是一個何等奇怪的事實呀！我們在一起相處的那一個年間，雖然我們的感情是相當融洽，常常在一起談話，但是我們談話的範圍，沒有涉及過友情以外的話，這一點，既使我一個人是記憶得不正確，但是你總也會作一個證明吧？

那時，我就沒有感到離開你，我就能這樣的狼狽的打發日子。現在我甚至咒詛你，你辱罵那樣的把我看重——以至你爲我犧牲了一切，這真是一個何等大的威脅。這個足以至於我於死亡的威脅！但是，它又是這樣的立時結束我——在我遭到各種痛苦以前。我奇怪我連一點點的幸褔也未嘗嘗到，結果却得了這麼些嚴厲的自懲。有人說：這是一種「熱病」然而，而如今我是昇華到「絕症」了。我知道，我是步步走近絕途的。



我不知道是誰在和我開玩笑，扼住我的生死關頭的咽喉來和我開玩笑。我要抗議，然而，我究竟向誰去抗議呢？像一個跋涉在沙漠地帶的夜行者，縱使我的喉嚨已經喊得嘶嘶力竭，可是終不見一點反應。在一切方法都歸於失敗之後，我只能想法把你忘掉！把你那時時都擺在我眼前的影子去忘掉，可是你那頑強，固執的影子，它是怎樣的牢牢的跟着我？無論我走在繁華的人羣中，或是在寂寞的室內，我的眼前總是看得見你的影子。

記得過去，我並沒有這樣關心過你！現在我是何等的後悔，我爲甚麼沒能在我們聚會的當時去盡情的享受一些，像我現在所描出來的這些美麗的清晨呢？我爲甚麼那樣遲鈍的，把那珍貴的一段，隨便的便讓它溜過去呢？

現在，縱使我這樣以整個的時間去塗裝那僅留給我的殘跡！那簡短淡泊的殘跡！像一個雕刻師，用他的造形美的靈感，在追想中去裝飾他一個在初具雛型之後，便遭到毀壞命運的浮雕一樣，越是進補得綺麗，同時，越感覺到它失掉的可悲。

啊！幸福已經死了！

美麗已死了！

永恒的黑暗下來！

當我走遍了每個所在；結果仍然不能找到我所迷信着東西時，我才開始的戰抖：

「你所迷信着的空中樓閣，究竟藏在世界的那一個角隅裡呢？」

應有，完全應有。

我不明白，也許天下像我這樣愚昧的人還能有吧？以至於遭受我這樣命運的人也能有吧？或者還是完全屬於我的自慰？

我不能清楚的判明，近來，我對一切事情的判斷力都沒有了，不止於這一點，對於那日常最瑣小的每一件事，我都要把它判斷錯了。

是甚麼力量，這樣的改造了我呢？

我這樣糊里糊塗的混日子，這難道是我的常態嗎？你知道，過去，我不是屬於這種形的人。

我這樣做能說是一種快樂嗎？我知道，不是。但是，此外，實在沒有另一個，比較更好的途徑給我走了。

世界上的幸福，對我都已關上了門。

我只能在門外帶着這渺小的氣息。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的存在，只能是人間的一顆異質的殘渣。一個殘渣，是無足輕重的。

我這突然的改變，對於他——那個和我結婚的人——究竟是一個甚麼證實呢？

我更不知道，他到底抱着甚麼希圖來和我結婚的。至少，他是有他以為的計劃吧？

然而，這幾個月的結婚生活，告訴了他一些甚麼呢？

我覺得，我豈不能甘心去承認是我的惡作劇！偏不能去給他以一個預期的化驗。

可是，在他，確實是在這樣的責備我呢！我看得出時。

他用了各種不同方法，去探知我之後，於是，他又用各種方法求補救，當這樣做，仍然沒有甚麼效果的時候。

「是我失敗了！」

「是我失敗了！」

好像，不斷的在他的心中喊過。

有時，他雖在極力自抑中，可是仍然也隱隱能掩飾住的，長吁一氣。我用遲緩的目光去看他。

他好像從我得到了一個解答似的，低下頭去：

「你早就那樣說嗎？我失敗了？哦！我那麼許多的智慧……到頭來獲得這樣結果？」

他似乎並不甘心於他的現實。總還有他的自信。

有一天他忽然對我說：

「你想要我爲你作點甚麼嗎？」

「不想。」

「妳對我連一點甚麼也不要求嗎？」

「如果你高興我的要求……」

「只要妳說了。」

「希望你做一長期的旅行吧！」我寬大膽的說：「或是者我到我家父親的身邊去住一個時候。」

「……………」

他更絕望了似的，只是望着我。

「噢！果然這樣做了，於我又能好多少呢？這只是一些遲延而已。在我們新婚還不滿三個月的當兒，我不提議新婿旅行，反倒徵求他離開我，我知道是不該的。」

天哪！是誰？他竟叫我作些不該的事呢？

今天夜裡的風特別大，門前的柳樹，又在不住的哀號了。這樣恐怖的黑夜，你是否安穩在一個比較溫暖的屋子裡了呢？或在你！這個不知漂泊到甚麼地方去了的人！還沒有找到旅店，而跋涉在荒道上呢？

我知道你永遠也不想拆一封信給我。現在我只希望能知道你確實在甚麼地方，也好安定了我一部心情的，就連這一點小的希望我也得不到。

我儘知道你確實沒有到你的轉任地去。

你這隻尊重平和的鴉鴉！你終於輕輕的飛去！毫無反響的飛去了！

我這是寫些甚麼呀？

噢！我竟以這樣的耗費着自己的精神為一種消遣。

對於交付給我以生之企望的神，我是在犯着罪了！這樣廢費了生命力。

以至於對於人群，對於一切……我都不足以十分的精神去效力……我還是

歸去吧，頭已經疼得很厲害了，我願望明天我能入院，那一定很好，

對於我。願你得到一個適宜的安穩！

### 在一個颶風之夜

第二封信，是比較簡短的；開頭就說：

你感到奇怪不？這幾天，他忽然變了，過去他是喜備我的，而近來，他

竟好像同情我起來，他總找機會想和我談談關於你的事，就好像我在學校，老師向我們施行引起動機的教授手段一樣。但是我總不愛去給他決定

目的。我要看他自己到底怎樣反悟過來。

黃昏的時候，他向我要求去看電影，說是一部很有趣的片子「叫動物之戀念」。

今天我的心情煩得很，出去走走也許好一些，於是去了。

這部影片最後有這樣兩個場面：

一個人養了兩條狗，叫啓毛，和紫蒂，他們是一對特別要好的夫婦。

有一天，主人帶啓毛到外面去了。他的妻，紫蒂，竟放棄了一切，專坐在木柵欄門前，待望啓毛的歸來。在這中間，到了吃食的時候，可是，她也不想去吃，給食人以為這狗是病了嗎？或是因為食不好？正在這樣想着，過了一會，啓毛回來了，於的，紫蒂立刻起來，一齊去大口的吃起食來。

不久，有一件事情發生了，這件事證明了紫蒂把愛情看得比生命還緊；就是啓毛的急病之死。

在他死的，他的妻，完全失去了安靜，恐怖得顛着院子直是亂跑，聞聞這聞聞那，並且在大舍的周圍，用悲哀的聲音，向遠方吠叫，這樣繼續了一週間，食也不吃，漸漸衰弱下去，只是躺在樹蔭下，把行走和吠叫的事情，好像完全忘了似的，從啓毛死後，她僅吠了兩次，而這兩次完全是為以先好和啓毛咬架的那條隣居的狗，從她的牆外通過，她就向着這通過的聲音，而長吠着，並且，把軟弱的身子，掙扎着起來，以幫助他能吠叫得較比響一點似的！他已經沒有多大氣力了。

這樣掙扎着，在兩個月以後，她終於死去了。

像這樣的事情，也許隨時都有，只是，我們誰去注意過這些呢？誰想到狗也有這樣執拗於情感的呢？

另一個是狼的故事。

地點在新墨西哥高原，出現了叫狼豹的大狼，性情很凶猛，往往領一大群出來，到牧場去咬害牲畜，這個狼豹，是不怕槍打，也不怕毒藥的，費了許多方法也不能捕到牠，於是牠靠着牠的狡智，英雄般的存在着，有一次牧場主終於找到一位有名的獵師，把牠捕住了。

首先捕到的是一隻母狼——狼豹的妻。狼豹知道了自己的妻落在人家的手

裡。

日頭剛一落下去的時候，獵豹就衝着一座小房的山峽開進來了。發出一種號泣的慘叫，漸漸走近來，那是一個純然充滿悲慘的聲音，逐漸的高起來，絕不是挑戰的咆哮，叫得長長的，那種哀痛的號泣真是叫人戰慄不已。後來，他好像發見足跡了似的。找到了捕殺母狼的地點時，獵豹用破裂胸脯的號哭，震天動地的長泣起來。

並且，以後每夜都要這樣的來在這小屋的左近，爲着要發見妻的屍體。最後，他終於在小屋左角的陷阱上面找到了這屍體，他立刻跳了上去，曳着她的屍屍，一面食婪的聞着她的臭氣，這時，他完全狂亂了，失去了平常的知覺，就這樣的，落到陷阱裡去。

劇終，我趕快走出來，走在外邊廊下，在一面鏡子裡發覺看見我的眼睛，已經哭的紅得不像樣子了。

坐在馬車上。

我們默然的向前跑去。

後來他終於安慰我說：

「真是不值得的，人爲動物而流淚？」

「你把人看得那樣高超嗎？」

我說。

「怎不高超？那樣的大英雄不是他落在人作的陷阱裡了嗎？」

「對了，人是慣於作陷阱的！」

我說。

「對了，現在你就落在我的陷阱裡了——因爲我料到了你一定是這樣說的。」

「何止現在。」

「對了，你早已落在我的陷阱了。並且，不止一個人！」

「自己知道就行。」

「但是，我的陷阱的目的，可不在於殺害。」

「在你那方面也許不是……」

「走下馬車，到屋裡我就躺向床止，我彷彿重新又受了一次重傷。」

我聽着壁上的鐘聲，外面柳樹的微叫，狼的慘泣狗的哀號。以及那可怕的黑暗的聲音，啊！世界上所有的猙獰都向我包圍來，我走向哪裡？啊！樂！我究竟應該走向哪裡呢？世界上能救我的不是只有你？只有你嗎？啊！有甚麼在撕扯着我的胸膛呢？我覺得我是立刻就得遭受一個轉機，不管那是多麼壞的也好。這可怕的現實，他永遠向我逼過來一隻猙獰的怪手。握着我心心的猙獰的怪手啊！

一切，我都失去了虛置它們的能力。

當我哭泣到最慘痛的時候，他走過來，站在我身邊，用鼻子嗅了一下，好像說：

「一切都太晚了，你已經握在我的手裡。」

樂！我們這一世真受了不可形容的大委屈了。我雖然沒有看見，但是，你也是不幸的，或許你的痛苦還要超在我身上吧？但願你能比我會解脫一些！那就是我的期盼了。

樂！我們真的永別了嗎？是吧？

樂！你還能想着我，並且在我死去的時候，給我一次虔誠的祝禱嗎？

我們之間既是音信渺茫，那麼，當着你忽然在心裡發生一種難耐的絞痛時，也許那正是我氣絕的一剎那。

我們的話像長江的流水吧？到甚麼時候會說完了呢。好了，我的肢體由麻痺進入痙攣，心裡冷得很，恐怕一會太陽就要由東方昇上來了吧？這一個整夜，我是完全和你說着話過去的！在空中中和在紙面上。願你活得愉快！

終於黎明之前。

「唉！真是一位怪可憐的太太呢！」

我不禁這樣自語着。忽然一抬頭看見史太太站在我的身後，她和我氣向我說：

「水不是早已開了嗎？怎麼……」

「啊！我就去泡茶。」

我忙着把信放下，但是放哪呢？我分明看出史太太的眼睛早已釘在這上面了，啊！看人家的信……這是我應作的嗎？我不知怎樣好了，搭訕着說……

「這個要燒火去的破紙，是信，是信呢！我沒有想到它是信。」

史太太順手接過去，她拿起來，極熟悉的看下去，並且把椅上放的另外兩封也拿了去，她說：

「我渴得很，快泡點茶吧！」

「你們主人睡了沒有？」

史太太小聲的問我。

我隔著門玻璃向主人房裡看了一眼：

「燈已經閉了，大概是睡了。」

於是她又走回客廳去。這時小菊已經睡熟在一把藤製躺椅上。

我端着泡好了的茶，走在客廳的門前，我想：

「展在眼前的，將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這裡的太太那樣的寂寞的人。」

我輕輕的拉開門，坐在史太太對面的沙發上的是一位骨架高大！但是很瘦！的先生，面色很黑，眼睛深陷！在那裡籠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憤慨之熱情。

我剛走了兩步，他已經完全驚懼得站了起來，他釘視着我退後了一小步，我奇怪，他爲甚麼這樣作呢？難道我的身上帶着甚麼可怕的东西了嗎？我低頭看着自己身上，也沒有啊！

「你一定也看出她長的像誰了嗎？」

史太太很自信的問着那位先生。

「她，她，她到底是誰呀？」

那位先生看着我說。

「她是這裡的奶媽。」

我真弄不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我難道真那麼像這裡的太太嗎？我第一次看到太太的照片時，雖然我也會奇怪過：怎麼？她有些像我呢？但是我並沒有判定她果然和我這樣像得厲害。怪不得，那廚師夫到老媽店備我去的時候，也同樣的驚住了，以至我到這來，主人，和史太太，和一些來過的人，都會經用那同樣的驚奇的神情去看我。原來都是爲了這個嗎？

哎呀！這是多麼麻煩的一件事啊！惹得大家不安。

「妳貴姓？」

那位先生問我。

「我……我姓鄭。」

他漸漸恢復了平靜，重新坐下去。

當時，我才發覺，茶盤還在手中端着呢！於是，我幾乎是極笨拙的把碗和碗放在他們面前的桌上。完了我正準備立刻離開這個屋子時，忽然我聽那位先生說：

「我還有話要打聽，妳先不要走。」

「金先生有話問妳，妳先坐在那個椅子上吧！」

史太太也這樣說。

我不安的坐在離他們不遠，靠門的一把椅子上。

我把眼光不時的投到我這邊來，我真難堪極了，這是怎麼回事呢？主人一向不就是這樣的打量我嗎？可好，我正要脫離這可怕人的環境，偏偏又加上了一個可怕的釘視。我甚至要立刻站起來跑出去了。這是甚麼鬼地方呀？淨來這些事？我又一方面被好奇心給牽扯着：他將要問我甚麼話呢？也許要責備我看信不對了嗎？

「你們主人甚麼時候回來？今天能回來不？」

他問。

「這個……我還不大清楚。」

史太太確心的望了我一眼。然後她就趕緊的想金過去似的，把那三封信拿出來！從她外套的兜裡。遞給金先生。

金先生接過去，奇怪的緊張起來，連忙抽出信紙，他的手，確實在抖動着。

展開信紙，他用全副精神，集中到那上面，我看他甚至要哭出來了，那已經有些薰黃了的信紙，一直在他手中戰抖着。

「可憐的錚！你果然爲我而死了……」

「正在這時，門忽然開了，站在那的是我們的主人，穿着棕色的長褲，瘦削的身軀，越發顯得蕭條。叫人想到那不是一個出現在甚麼神話

靈的魔鬼嗎？

金先生辨認了半天，才理直氣壯的站起來！和方寸的驚懼完全不同。他甚至把拳都攥緊了，好像在瞬間之後，必定得和他血戰一場，拚個死活。

史太太真不知如何是好了，她竟說不出一句話來。看看我們主人，看看金先生。

謝先生站在那也僵住了，他並不把謝適進來。

倒是金先生先說了話：

「請進來吧！我正在這裡等你呢？等着謝謝賞給我飯吃的恩上司！」

「啊？你果然是金先生？」

謝先生揉了一下眼睛之後，驚恐的，低而沉重的說：

「是。是我領他來看鮮的放大像的。」

他慢步的走進來，彷彿一個和審判官對面的受審者一樣不安的坐下去，表面上極力去鎮靜着：

「你從那來，這些年混得很好嗎？」

「托福！托福！」

史太太不住的看着金先生，她是何等的擔心？由她的態度可以看得出。

「哦！想不到……一切事都聯想到……」

謝先生喃喃的說。

「對了，就這怨那樣一個智謀家也還有聯想到的事情。」

「哦！我們的鮮，……她……終於死在……我……」

「甚麼？你瘋了嗎？在你的面前我問和你說「我們」的鮮嗎？」

「……」

「本來你並沒有使她幸福的自信，可是，你却把她拉過去，害死了她，也就是大半害死了我，這都是智謀的戰利品嗎？」

「……」謝先生打了個寒慄。

「金先生！你再冷靜一下吧！事情已經都過去了！說甚麼也不能補救了。」

史太太說。

「你的髮妻，她的死不也是你的戰利品嗎？你那樣的虐待她……」

「她可是真沒得一點幸福。」謝先生悽然的說。

「無論為何，總是夫婦，謝先生，常常到後面山裡她們兩個的坟前去看望的。他對於她過去感情不好，現在也抱很大的懺悔，但是她的死是由於急性腦膜炎而死的，你不可聽傳言，至於鮮呢？那是她自己性格狹小，怪不了誰的。」

「對了！是她的性格狹小，並不是誰使她那樣。」金先生反駁着史太太。

「但是，你怎知道，謝先生對她也是抱很大的痛悔呢！」

他常常和我談起這事來。他，他這一年來，完全深悟了一切！」

「在她臨死前二三年以來我就一直在感覺對不起你，並且，開始的對你加以關心起來，常常打聽由遠方來的朋友，是否知道你流浪到那去了。結果總是有音信，我甚至想，假如知道了你在哪，我要去把你接回來的。鮮，她是那樣的……」

「……」

啊！怎麼？外面有人在喊我？呀！這分明是小菊爸爸的聲音。

我忙跑到廚房，招呼老廚師夫和我伴去開門。

「三更半夜，你來做甚麼呀？」

「他們櫃上失火了，我們也只好跑到這來呀，房子全燒完了。」

「天哪！我這正想要辭去活不作，偏偏你們又沒處住了。」

我摸摸小石柱——我的男孩子——的手，冰涼的，我把他們按排在我住的屋子裡，哦！暫時，我也只好在這了，爲了住的關係，好在，主人雖是不免好法視我，但是，我敢說，他對我是很正直的並且有了這些人給我伴。辭活的念頭只好打消了。我再次回到客廳去，他們正在和氣的談着話了。

雖然，都是很不自在，很沉痛的情緒。

他們仍然是不時的把視線移向我這邊來。並且，我又發見他們的眼光中，似乎帶着一種憐念的光芒。我看看史太太，看看金先生，謝先生，以至那立在牆上的女主人。我終不免要想：

「啊！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門前的柵欄，院中的松楊樹，又開始在哀號了起來，彷彿這聲音都是來自後面的山裡一樣。它們又帶來了那悽慘，陰冷的東西，瀰漫在院中，在室內，在人們的心上。



# 失掉太陽的日子

但  
姊

## 1 被捕的一天

在一個年的秋天，我正準備南去，然而還從青年愛國挺身隊方面的意見。我就被留在後方工做的地域的東北了。爲了維持自己生活起見，我便在一個出版社的編輯部就了職。

那時我和一個流浪的獨身女孩子在二道河子的一條破落之街租了一間破房子，便算是我的家了。

由家走到職場須要走一個多鐘頭的工夫，所以每天我都很早的爬起來趕路。

十二月十四日的早晨，長春市恰好落着清雪。當我走出門去，街道上除了從遠處趕進市內的幾輛大車和寥寥的行人而外再沒有什麼了。

我空着肚子一邊趕着路，一邊想起從祖國來工作的青年們講給我們一

些關於祖國的信息，於是最大的喜悅竟使我忘却了寒冷和飢餓。

當我走到一家小商店的門前，那位小徒弟正在打着掃帚前的雪。

店鋪裡響着清晨的音樂！

我走進舖子去，走到火爐旁取暖，那位小徒弟拿着掃帚從外面跟我遠遠

來！向我說：

「大姐！妳的飯盒子沒帶來嗎？」

我笑着向他說：（我因爲每天不願在日本人面前吃紅色的高粱米飯盒子

因此每天將飯盒子帶到店舖去，於是這店舖便和我很熟悉了。）

「今天不吃高粱米飯了！應該吃點愛吃的油炸糕了。」

說完我給了他三元錢，我告訴他：

「今天！我高興了，請你吃油炸糕，十一時半替我買來，十二時我來吃

。」

我走出那小店便走進我的職場去。行完了早禮，回到我們的編輯室去。

一位同事，他是會計，他帶給我一個包子：

「X小姐，你不是愛吃黏豆包嗎？這是從鄉下帶來的。」

我高興的接了過來，心裏暗暗的想今天該有一個飽食的晚餐了，我坐下來由抽屜中取出來了一部稿子正在編改中，我們的總務科，便走進來向編輯次長說：

「喂！請田小姐陪我到工場去一趟。」

我跟着總科長走出編輯室，門前有一羣日本女工務員們臉色很嚴肅的在注視着我。

然而我並沒有意識到什麼，大方的走出了門。

一路上總務科長不住的和我談到食宿的問題，我只看見他的臉上和冰霜一樣的嚴重。彷彿有一件重大的難解的案子臨在他的頭上一樣，走出了一段路，我便聽到在我的後面在喊什麼，我回過頭去一個日本鬼子，穿着便服，他喊科長。我便讓他走上前去，他和科長並肩的走着，我眼在他的後面心中暗暗的想：

也許是替他翻譯演說嗎？或是交涉工人的事？我有些懷疑了。

當我們走到藝文協會的門前時總務科長便和那穿便服的日本鬼子打浴分手的招呼走進藝文協會了，我正想跟他邁進藝文協會的門時，他便把我交給了那陌生的便服的日本鬼子了。

「妳跟他去吧！」

我打量了他一下向他問：

「你想到哪去呢？」

於是在他那瘦黑的臉上便浮動着一種冷酷的猙獰的微笑歪着頭向我說：

「到日本憲兵隊去。」

他每一個字都深深的震動我整個的腦髓！但我却裝得十分冷靜，我笑着向他說：

「有什麼事嗎？」

「有一點事，有一點想問問你的事。」

我暗暗的想也許問我是一點警局時的感想吧！我暗暗的在祈禱着不要是我們的工作被發覺了吧。

很快的，他便把我從一個便門帶進去了。

走進那深嚴的憲兵隊的大辦公室內，我就看見了一群緊張的憲兵們和特務們忙亂着，那便服的日本鬼子把我交給了一個朝鮮特務便走出了。朝鮮的特務向我說：

「妳先等一會。」

我坐在那等候着，不到一個鐘頭把我轉了三個特務看守着。

一個胖子就掏出了幾塊用花紙包着的糖菓卑賤的向我笑了一下說：

「妳不要害怕，請吃糖吧！」

爲了想冷靜的關係，我便剝開兩塊糖放進口中，一邊思索着事情。

忽然我看見一個特務憲兵，拿了一分書類走來，上面附着我的履歷書和像片。他走近我的身旁坐下了；惡狠的向我聽了個仔細，然後在他的書類上添寫上了，我衣服的種類，顏色，後來他又仔細的向我頭部照了，又在書類上添寫了我的鼻子耳朵眼睛的形狀。最後叫我張開嘴，數了我齒牙的數目。

我那時感到了一種莫大的恥辱和災難來了，恐怖和恥辱占領了我全部的靈魂。

添寫完了書類，便走開了，又接了一個四十多歲的老頭子，他用大連口音向我說：

「有什麼說什麼，是真假不了，是真假不了，像妳這樣被抓來的即或是逆疑也是不容易的，在家門上來說都是做了缺德的事呢。」

我狠狠的瞧了他兩眼，心中暗暗的想：

「像妳這樣亡國奴，才是祖先做了缺德事呢。」

我正在痛恨着那不知恥的日本走狗和中國人，忽然我被一個憲兵領了出去。從一個通道非過，那通道有着兩排「投室」那憲兵拉開了幾個投室的門，然而裡面都滿滿的被投進許多犯人。

我從一個投室的門前走過，從門邊處，我看見了一個朱同志的後影，馬上我預感到了災難，我想一定是事件被發覺了。

因爲投筆全裝了思想叛徒，便把我帶到一個憲兵宿舍去了。

將我交給一個憲兵。那憲兵便開始和我談起來了。

「我雖然裝得很冷靜，但心中却有些忙亂了，因爲我想到了我衣袋中的信件。」

那正是前一夜我寫給青年文化編輯葉末行先生的一封信——裡面關於一些工作的事。

我忙向那憲兵說：

「先生我想知便所去。」

「便所：沒有女便所。」

「男便所也可以的，因爲我肚子疼。」

他猶豫的將我帶出去了。

到便所後，他站在外面，命令我將便所門張着好預備監視我。我慌忙的將信件吞到嘴裡，然而無論如何也吞食不進肚子去。焦急中我想起金鑽中的夥計們往鑽外帶金子的方法了。我又把信件由口中掏出，急忙的將它放進大便中了；才走出了便所。

從便所走出，回到憲兵室後便開始第一次檢查了。在我身上，只檢察去一袋錢，兩盒煙，一百五十元錢，和兩張給雜誌社寄稿掛號回收。此外有二封普通的信件。

那是一位由名古屋跑到北京去準備逃回祖國的一個愛國青年來的。我覺得十分的对不起他，但是因爲他的信上只談了一些簡單的生活，而外並沒有工作上的事。

檢察完了後，我便被領進會議室中去了，兩個朝鮮特看守着我。

就在那房間留置了一天。

太陽已經落下去了。我從欄杆上可以望見庭院中散步的憲兵們，可以看見臨街的一條街巷，和街巷中行走的一些鬱鬱的中國人，於是開始羨慕着他們的自由，也開始感到了生命完結的一種哀傷和災難的迫近。

五點鐘的時候，上來幾個憲兵，一個禿頭的壯漢子，由他的口舌可以判定他是洲內人。

由他開始又在我身上檢查了一遍，將我身上所有的金屬類的東西，和帶

子全都解下了，我對於這種檢察十分生氣。

那洲內的漢子毫沒有一點同情的樣子，雄糾糾的向我說：

「把褲腰帶解下來！」

「沒有褲腰帶。」

「有的，我看見你褲頭褲子還有一條帶子。」

他說着便伸手要摸。我對他這種野蠻的舉動氣憤以極，我用力將他手推出，用力將褲腰帶截斷拋在地下下了。

我提着褲子，跟着衛送着我的幾個憲兵，爬過一條狹窄的梯子，便降到監獄門外有一間廣大的房間，幾個紅臉矮個的鬼子兵正圍着一個火爐子坐着。

那幾個憲兵將我交給了他們；把我由通道領進一間三號監室的門站住了，我邁進了鐵門，走入一間空落落的房間那金洲大漢子便粗聲的向我說：

「你懂得日文嗎？」

「不懂。」

他指着牆壁上貼着的犯人規章大覽的又說：

「不懂日文，那邊有翻譯的滿文。」

我氣憤的告訴他：

「我看不見，我是近視眼。」

於是他大聲的念了一遍，然後他又告訴我便所在哪，餐鈴在哪，比比化化的說了一些便退到門口，那裡站着幾個日本憲兵，其中有一個憲兵用同情般的眼睛望着我說：

「怪可憐的呢，她也許沒有什麼事。姑娘！妳千萬別上火，想開了。一兩天就會放妳回去的。」

我望着他，聽見他那同情的聲音，感到了一種最大的悲哀。

他接着又說：

「千萬不要着急想開了，那麼我要鎖門了。」

我幾乎流下淚來，將頭轉向牆壁大聲的說：

「鎖上吧！」

我面向牆壁聽見那大鎖嘩啞的被鎖上了。

我向四週巡視了一下，那冰冷，滿是灰塵的屋子，空落落什麼也沒有。天井上只懸着一盞電燈，放射着幽暗的光，我感到了一種奇特悲慘地獄似的恐怖。許久忽然我發見了一塊發灰色的天窗我悄悄幽幽的走近那窗的一面牆壁，我望着那窗子，辛酸的想起了許多人，一些相關的人們。我想到了久別的××，和一些文化界的朋友，然而我想在長春竟沒有一個人為我難過的。我感到了一種世世的淒涼。我意識到我的死亡，是那麼淒涼的一個死亡呀！我竟想起了我的父親和母親，幸而他們都在遙遠的地方，我慢慢的靜下來，像一條快死去的狗一樣，順着牆壁坐在囚地上了。

我憂鬱的低下頭去。完全是一個囚徒一樣，意識到了我自己的末日。憲兵的皮鞋聲不斷的從通道響着：

「回到囚位去！」

一個又粗又野的憲兵，從鐵玻璃洞口，露出一雙凶惡的眼睛，在向我發怒的喊。我從那靠天窗的牆根走回來，走向我的囚位去。

我等待着夜深受刑，我意識到了我的苦刑，我意識到了許多同志落網的事。於是宛如箭後的蕭華，垂喪着許多日來的熱望都消滅了。我喪失掉了希望，我便一點也不珍惜我的生命，我想是我完結我的生命的時候了。

除了掛念着我的祖國和家鄉的父親而外，再沒有什麼顧慮的了。死，是中國國民的義務，死在敵人的手裡也是中國國民的義務。我確定了我的信念以後我就再沒有什麼悲哀了。

但是我仍然期望會有一線希望，但願青年愛國挺身隊的事件不要被破壞了吧！

我虔誠的閉着眼睛向神禱禱着。

通道間，不住的有憲兵的皮鞋聲響過去。

「睡覺！」

我只好躺在地下，像狗一樣的無聲的睡覺。

從那屏鐵窗，我可以聽到了長春站的火車的悲慘的汽笛聲從多夜滑過了，這聲音惹起我無限的鄉愁，我幾乎流下淚來。無言的躺著，我的思索很亂，想了許多又很快的移到我們的事件去了，我有着一個巨大的絕心，以

死絕不說出事件的秘密的。我知道我是應該無言的犧牲。我想得太多了，我的頭有些昏迷。

忽然，我的地下室的囚室被打開了。走進一個兇壯的大漢穿着憲兵的服裝。我驚愕的坐了起來，一種凶惡的災難的預感使我發抖，我向他問：

「取調嗎？」

他搖搖頭，我怕他有什麼惡行為，我又急促的向他說：

「已經不早了，我要睡了。」

許久，他才走出去。

一夜不安，恐怖，悲哀侵襲了我整個的意識。

街道上的一切響聲都靜下了。夜已經很深。

通道不住的響着憲兵的皮鞋聲，我便昏迷的睡着了。

## 2 最初被幽囚的四天

我昏昏的臥在囚地上，度過了一夜。次日的早晨，天還沒有亮，我便被喊醒了。

一個憲兵他在通道響聲叩着我的鐵格子喊：

「起床！」

我便從地板上爬了起來，我將囚被放到一個角落去便回到囚位，我冷清的蹲在地板上，我看見映在牆壁上狼狽的孤獨的影子，便意識到了我已經是一個囚犯了。一個孤獨的禁閉在囚室裡的流浪者。

因為是地下囚室，因此在禁閉也燃着燈，那幽暗的燈光，彷彿在象徵着不幸者的悲慘的命運一樣。我凝視着那微光，想起了東北民眾們悲慘的命運，感到了無限的苦痛……在我的憔悴的臉上流着淚水，我不知道那眼淚是什麼時候流出來，我正想用什麼擦掉它，但是我沒有手巾，只好把衣襟擦下了一塊，擦去這雙頰的淚水，忽然門就開了。一個憲兵，他送進來

一個水桶和擦地板的刷子。他用粗聲向我說：

「掃掃除。」

我接過來刷子和水桶開始刷着囚地，我聽到了一些響聲，從別的房間傳來那聲音使我驚疑了許久；彷彿那聲音是從一個親族傳來的言語一樣，在

我的靈魂上起了共鳴，給與了我莫大的安慰，我靜靜的聽了許久，幾乎將流下淚來，因為我意識到那是些同難的血族了。他們也許比我還苦，因為他們的家裡也許有着爲他們苦痛的妻子……。

掃完除，我就悄悄的回到囚位去，低頭思索着，彷彿沉浸在什麼夢中一樣，我想到了我們工作的事，想一些遠走了的同志們，我虔誠的祈祝他們平安。

我的頭有些發昏了，我站起來想走出去，我走近門前，我的手推在鐵門上時，我才意識到門是囚禁起來的，我失望的又走回來，我想我永遠不會走出去了嗎？一種不自由的痛苦侵襲着我整個的神經，求自由的慾念火一般的燃燒起來了，不安，焦燥，我開始戰慄了，不住的在地下躡着腳子，我巡視了許久，想逃出那禁囚的牢室，然而除了有一塊小天窗而外全是堅固的牆壁，渴望自由更熾烈起來。我激動的走向那堅固的牆壁，用拳頭敲着，只發出了一些響聲再沒有什麼了，我憤怒着，我幾乎要暴嘯的喊了起來，不由自主的於死亡的痛苦，沉沉的壓着我的靈魂，我感到了我的灰色的命運將來臨了。

我覺得頭開始些沉昏，眼睛在燦着火花，神經顛倒着，彷彿發狂一樣，失掉了一切平衡，我倒在一個角落裡。

許久，我才清醒過來。我想到死，但我爲了未完的工作，我只好忍耐着。冷靜着，在訓練着自己。

惱充血，使我頭痛得厲害，無法救助我自己。只好用肉體的活動來醫治過激動的情感，因此，我便開始運動，在囚室裡做起操來，一直將腦中的血液靜下去爲止；我才重新回到囚位去坐下。

一天的日子，我在痛苦中渡過了，太陽從地平線落下了，地下室的天窗完全的黑暗起來，到了開晚飯的時候，憲兵從洞口送進了飯我端起飯碗，想起了我的母親，我知道母親也許在哭泣着呢吧！我知道世界上關心和愛我的，也只有我的父母了，因此我流下淚來，滴落在飯裡自己吃掉了。

那時憲兵推開我的鐵門，又換了一個憲兵，他同情般的向我說：「妳想家了嗎？」

我不願把眼淚流給他看，我忙用袖子擦去。他親切的拿出一個白色的手帕：「姑娘用手巾擦擦吧！」

我低下頭，避免他和我說話，許久他走出去。我閉着眼睛坐着。

我聽見了，隔壁的囚犯說話的聲音：「喂！有沒有煙捲呀！」

憲兵向他說：「沒有，你怎麼不吃飯呢？」

「我吃不下去，請你給我一隻煙捲吧！」

「煙捲？不行。」

我心中十分難過，因爲我們都是被監禁起來的同胞，我思念着隔壁的離友的健康，不知怎樣？雖然我們之間是隔着厚厚的牆壁，如同在兩個世界一樣，被隔絕起來。

我靠着牆壁，思索使我的頭痛烈起來。我昏迷的倒在板上。什麼時候我被一個憲兵給喚醒了，將藥渣灑我的口中，我吃了藥。便到睡覺的時候。聽見憲兵在通道間喊：「睡覺！」

我便躺在地上。

思索，使我不能睡。

夜已深了的時候，我聽到有一些難友從囚室內被領了出來！不久，我便聽見了有鞭打的聲，和人的絕叫的聲。

那悲慘的號叫滲透了我靈魂的深處，痛苦宛如毒蛇一樣，咀嚼着我，無言的悲哀，無限的悲哀……我躺在地下，流着淚水。

### 3 囚室

住在地下的囚室，宛如生活在暗無無光的地獄裡一樣，只能從天窗透進一點的薄暗的微光。我每天望着那一點微光，如同在我生命中燃着的燈光一樣，我伏在那靠天窗的牆壁，想從那裡聽到一些聲音，由宇宙的人間轉



來的聲音，有時我可以聽見渺茫的火車的汽笛聲，有時可以聽見電車的聲音，有時可以聽見馬蹄敲着柏油路的響聲；一天我又悄悄的去聽了，忽然我聽見了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從憲兵隊的操場中傳來的，他們在不斷的喊：「殺！殺！」

我知道他是在準備殺中國人去，一種憤怒的火燃燒在我的內心。午間一過。

從那天前便會洩漏下一些渺茫的電車聲，和淒涼的火車的汽笛聲，那聲音渺茫的由遙遠傳來，又消失去遙遠，給與了我無限的哀愁，我想：我和人間隔起來？宛如幽靈一樣被困在人間地獄裡，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

思索使我蒼白而消瘦……整天在地上不住的走着圈子。

鐵窗外有許多憲兵輪流的來監視着我，宛如觀覽他們捉來的獸一樣的觀感。

當我發覺鐵窗外的觀瞻的他們，一種恥辱使我憤怒，然而我只好低着頭不住的走着圈子，幾日後我已經決定不影響團體事件，而犧牲的死去。

我等待着審問後我才去走死的一條路子。我作了一個哀悼自己的歌刻印在牆上了。每天都是一樣寫思索而苦惱的繞着圈子。我疲倦了，我便去觀看地下室的一切。

在牆壁上，我發現了許多條紋，我知道那是囚犯用它記着日子的標號，我便改變了我記日子的方法，我是用指甲在地板上刻日子的數目的。後來我也在土壁上刻畫着日子了。

牆壁上，除了記日子的條紋而外，我仔細的看去，在燈光下，我發現了些手印，大的粗的男人的手印，那手印給與了我陰黑的，恐怖的感覺，我仔細看去，牆壁上有許許多多的手印，彷彿許多魔鬼的手張滿了牆壁一樣，我有些害怕了；但是我很快的便意識到那是些中國的愛國的同志們的手印，我對那些手印便感到了一種發熱，我用手撫摸着，我也在牆壁上印了我一隻手印。

很快的我又在牆壁上發現了許多髮毛，貼在牆上的髮毛，我用手去摸，

惡的印象使我發顫。

我想了許久，那一定是許多受難的男同胞們的髮毛了。

四面牆壁便訴說着中國悲慘的歷史，我想不知有多少的中國同胞被囚過了，被殺死了。

我沉默的在哀悼着他們偉大的犧牲者，時間帶給了我最大的痛苦。我們都耐不了時間的增長，從早晨我們便開始在黑暗中，不自由忍耐着時間了。

我唯一的辦法只是不住的繞着圈子。

一天，一個監視我的憲兵從鐵窗露出一雙眼睛來向我說：

「喂！你在想些什麼？」

我十分生氣般的回答他說：

「你想些什麼？」

「我覺得你太可惜，做一個善良的滿洲國民那是對的。」

「討厭！我不懂日本話。」

憲兵是幾個鐵頭一換的。

不久又來一個日本憲兵，他粗野的說了一……

「喂！我的太太！」

我想去回罵他，但他喊了一聲便跑掉了。

一天，又一個憲兵，用一雙燃着酒精的眼睛瞪着我，許久他向我說：

「我是名古屋工業大學學生，你看報嗎？」

我因太寂寞的原故，我告訴他，我很希望看看報。

那時我很關心着戰事。

他從鐵窗送過來一份報紙，我仔細一看是我被捕前所讀到的，我又遞給他，他向我說：

「你受到那樣好的教育太可惜了，你應該悔過，然後到日本去生活吧。」

我向他冷笑了一下，他便向我過問。

「跟我一塊兒去吧！」

我生氣般的向他說：

「我生在東北，我發在東北，我的家是東北爲什麼要到日本去呢？」

我開始憎恨所有的日本人。

我痛恨着我們中國民族的不自強。

這悔辱是全中華的。

漸漸我的感情由激動而冷靜。

我意識到我快死了，我擔心的是那些未死亡的同胞們！

我有時虔誠的向神祈祝他們，祈祝全中華民族健康起來！

我悲哀的流着淚，彷彿快和中國快和中國同胞們訣別了一樣，我虔誠的

祝願着中國，和中國的同胞。

每時每刻我都在準備着我的死。

那時我很想念我的母親和父親。

灰色的沉重的悲哀，壓在我受傷的靈魂。

#### 4 拷問的一夜

幾天的幽囚使我頭昏眼花。

感情激烈極了。我從看守兵要來點藥，吃過了，我昏迷的依着牆壁，正

在那裡受苦，忽然我的鐵門被打開了。

我睜開眼睛，我看見走進來兩個憲兵，一白臉的矮個子的軍曹向我說

「今天晚上取調妳。」

我知道死離我很近了。我毫不怕死，因此我感到了一種輕快的興奮。

他們走出去了向我說：

「一會就來領妳。」

我知道暴刑一會就會臨到我的身上的，彷彿我預感到了那慘酷的暴刑一

樣，但是我已決心去忍受那暴刑，決心去死。我決心不洩漏一點事件的秘

密。

剎那間，我預備死了。對我的生命我毫不珍惜，而且在世界上我也沒有

什麼可留戀的，我在剎那間，我虔誠的向遙遠的祖國和故鄉默默的告了別

，便準備去死了。

我閉着眼睛在等待着他們來叫我。

十二時，我的鐵門開了。我便穿上了鞋，跟隨他們走出我的囚室。

通道黑得什麼也看不見，地下洞宛如地獄一樣，我一邊摸索着牆壁

一邊往前走，領我的兵士在前面喊：

「這邊走，快走。」

我跟隨着他的聲音往前進行着。經過了一段悠長的昏暗的地道。和一

大鐵門便把我關進一間取調室了。那裡坐着一個取調官，高高的個子，兩

隻發光的鼠眼睛，他裝模做樣的在翻弄着一些文件，拿着一隻筆。

我像犯人一樣的被帶到他的面前，死的恐懼使我發生了一種不安的劇烈

的興奮。他向我說：

「請坐下。」

我跪在他的對面坐下了。

白臉的軍曹坐在旁邊。

取調官就開始審問了：

「妳懂得日本話嗎？」

「懂得。」

「××是妳嗎？」

「是的。」

「聽說妳是一位有名的女作家。」

「不敢當。」

「我們這這幾年育有爲的女人實在是佩服極了。因爲我也是一個愛好

文學的人。」

他和我談了一些法國文學，我也談着機會想征服他們對犯人的暴烈感。

他便向他說：

「日本到底是文明國，對國際犯人的案子是絕對冷靜處理的。」

我稍安靜些，因爲我想用語言談判一切，我不願用刑法來審問我，許久

他說：「最近到那去旅行過嗎？」

「沒有？」

「胡說。」

他一面敲着桌子，一面瞪起眼睛來。

我擔心他忘却了他的假文明，便向他說：

「你應該冷靜些，我是思想犯；而且你也是有教養的，他又低溫了他的語調。」

「是的，我們日本人是文明的，決不會動你一根汗毛的。」

「你沒有到奉天旅行嗎？在十月三號。」

「去過的，不過不是旅行。」

「是做什麼去的呢？」

「爲了出版的事？」

「你認識的男朋友，把名字寫下來。」

「我沒有一個男朋友。」

「那麼你不認識姓子的嗎？」

在我的意識中我想起兩個姓子的，雖然離絕了我，我知道我決不能在這提出他們的名字來的。于慶潮是從南方來的同志，我更不能實地，我告訴他：

「我不認識。」

「說實在的。」

「我說的是實在的。」

「你不承認嗎？這裡都有詳細的調查書。」

他氣憤極了，就把一隻單磚在桌子上，他向我說：

「我再也沒有看見你這樣的女人，頑強的女人。」

我低着頭不再說什麼了。

他不住的向我發問，後來他竟氣憤得將茶碗摔碎了。

我一面拾集着他摔碎在我面前的碗，一面思索着應該怎樣的回答他。

我聽到了從對面的取調查傳出來的鞭打聲，和嗚叫聲，那凄絕的聲音使我痛苦極了。

只有東北的人們才受到那慘暴的苦刑。我的靈魂開始暗暈了起來。

坐在旁邊的自願軍官，他把那取調查官叫到室外去。我急速的將取調查官的秘密公文看了一遍。那裡我看到了一條關於特別時局刑法的一條「凡是參加反滿抗日的團體的，或圖謀叛逆的都處死刑或無期。」

我將放下了那秘密公文，他們密秘的商討了一陣又逃了來。

許久他們用溫柔的言語勸慰了我一陣。

已經快黎明時候，然而我始終是低着頭不去答話，無法他們只好把他們的書類給我看了。

厚厚的書類中，對我的行動和言語，都已經有詳細的調查和記錄了。

某處我看到了有許多比我還重要的事件的報告，我知道我們的團體整個的被破壞了，我感到最大的失望。我知道說不說僅僅是我自己的命運的事了，而不與團體有關。想了一會，只要我的話不影響團體，也不影響任何同志，而且我決定不承認參加團體，我只堅強我的逃亡罪，便可以了，因此我就自白：

「我是一個愛祖國的，和你們一樣，我不忍心看着受壓迫的中國民族，因此我想逃亡到祖國去，那麼你可以處我死刑了。」

那時我聽到了由隔壁傳來的暴刑和嗚叫聲，一種莫大的悲哀，使我流下淚來，我用着充滿淚水的眼睛望着他們，向他們訴說着全民族被日本帝國壓迫的慘痛。我一邊訴說着，一邊悲痛的哭了起來。他們用一種同情的眼睛望着我，兩個取調查官直視了一下說：

「是的，我們不必再往下問了。」

第一天取調查了一個段落。

已經天亮了，我才被送回我的囚室。

我躺在地上。我聽見了從通道傳過來的鞭打聲，我痛苦的難眠。

## 5 讀 書

經過了一個月的取調查，我的第一次取調查才完成了。他們從各方面知道我是寫文章的青年。恰好，取調查官中白臉的便是一個早稻田大學文學系畢業的憲兵，因此，他對我非常同情。我向他要求讀書。他便應許我每天帶書給我，他每天帶給我一本法國文學研究，特殊的給了我一張桌子。

每天我的生活便開始有了紀律，那時我對法國文學便開始愛好起來。在囚室中除了運動便是讀書了，孤獨給與了我莫大的恩惠。我的思索異常的精敏，幻想是那般的深刻而清新。宛如一片藍海靜靜的，幻想了許多

美的詩稿。

每天讀一本書，黃昏前我便讀完了。

我已經決意，如果死掉便在獄中度過牛生。

後來我要求取調官，把我自己的荷馬伊羅阿斯的史詩取來了。我便研究起荷馬，我想解決了我便從重譯那部史詩。

在我意識中我熾烈的燃燒着作詩劇的情感，我幻想了中國悲劇的巨大的體材。但是我苦於沒有筆和紙。

彷彿在地獄中生活一樣，彷彿和人也隔絕了一樣，我異常的思念着生活在法外的親族們和朋友們。我只好在地上畫着地圖，哪裡是我的戰場，哪裡是電車站，哪裡是青年文化社，哪裡是第二國民高等……哪裡是齊齊哈爾。我畫了一遍，便彷彿我的魂出了囚室拜訪他們一次一樣，覺得安慰了。

因為我苦於知道東北的文壇。我便要求取調官購買雜誌了。

他還不太吝吝，各種雜誌他都買了來。

一天我竟在地下囚室中，讀到了許多相識者的文章，訴寫着他們的生活，我辛酸的讀完了那本雜誌，便在地下默默的流了一會眼淚睡去了。

X X X

一天，我正在房子裡低着頭痛苦着。

門便開了。白臉的取調官拿着一本書走來。我接過來，原來是我的「安和馬華」出版了。我興奮的抱着那本「安和馬華」喊了起來：

「我太高興了。」

他走出去，我一邊撫摸着它，一邊流下眼淚來。彷彿是一個不幸的母親，看見了自己不幸的兒子一樣，無限的傷痛降臨了。

彷彿見到了我的孩子一樣，我哭了起來。

我想到了「安和馬華」和我自己一樣不幸的產生了。

寫它的時候，完全是在我受難的最不幸的日子。交涉出版的時候，我孤零零的帶着悲痛漂泊在異鄉，出版的時候，我却被禁在獄裡了。

一夜我一邊讀着它，我過去的不幸的詩，我一邊流着淚睡去了。

它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它在我的身邊，宛如一個孩子守在他不幸的母親

身邊一樣，每天我翻讀着它，每天我枕着它睡着了。

奇怪極了，爲了寂寞，我什麼都讀了起來，在外邊我永遠不換的麒麟，成了我最好的安慰者了。電影報，新滿洲，藝文志，青年文化。連廣告我都讀閱，使我最近難過的，便是每個雜誌都取消了我的文章了，我知道他們是害怕了。

我讀了許多書，文學的社會的，醫學的，偵探的，我竟也讀起了西遊記，腦子裡像些孫悟空，閉上眼睛自己也成了孫悟空了。

## 6 孤 寂

在地下室中，我每天痛苦的望着那屏狹窄的鐵窗子，無言的佇立着。

一直我感到太累了的時候，我便像疲倦的孤獨，彷彿是一隻受傷的狗一樣靠着囚壁坐在地下，垂着頭，我想着無光的，無希望的前途，我懊喪的將頭埋在双手下，我想哭了。

我坐在地下，看見自己的鞋襪子破了，腳指凸露在外面，看着自己的褲子也破了。膝蓋破凸露在外面，那難看的樣子使我難爲情極了，不時的用兩隻手遮蓋着。

一天的日子苦苦的度過，我苦痛的期盼着黑夜。

悄悄的我走到窗子下，我彷彿聽着什麼，彷彿在地獄裡的幽靈一樣，我將耳朵貼在牆上，我聽到了一點聲音，是從一間屋子裡放送的音樂，在我寂寞孤獨的臉上，浮上了朝露一般的微笑，我彷彿聽到從天國降下來的福音一樣，在我悲苦的心靈上，栽上一朵薔薇的花朵，我感到無限的安慰，我靜靜的聽着，一直等到那聲音消失了，我寂寞的離開了窗子，回到囚位去。

黃昏時過，到了黑夜，窗子暗了起來，於是我的靈魂也暗了起來。

在燈光下，我孤寂的坐着。

聽憲兵的皮鞋聲從甬道走過。

聽夜間的梆子從巷中走過。

彷彿有秋天的雨落下了，我感到無限的淒涼。

我望着牆壁，牆壁印着我的孤寂的影子，我低下頭去，我孤寂的凝視着

地板，忽然我發現了一隻蟑螂在地上爬動着，我彷彿發現了新天地一樣，高歡着，我用眼睛凝視着牠的爬動，我不肯讓牠離去我，因此我將牠走

的蟑螂用手把牠抓回來，使牠在我的眼前爬動着。

第一隻的蟑螂給與了我莫大的安慰。然而我也給與了牠許多痛苦，我留戀着那匹小動物，一直到我快睡了，才肯放了牠。

第二天，我便將我吃的東西留下一點，放在地上等待蟑螂來。沒有使我失望，夜一來的時候，便有蟑螂爬動在地上了。牠很快的便

在地板上尋到了我放下的食物，吃。

一些蟑螂作成了我的好夥伴。在我寂寞的靈魂裡我得到了溫暖，走在夜露裡的人的一隻燈火一樣，照亮了我孤寂的命運。

### 7 聲 音

將我囚在地下室中，我感到了極端的苦悶，我有如囚在無人跡，無草木的茫茫的古沙漠地帶一樣，我的靈魂孤獨得可怕，我幾乎想喊了起來，但是我只能沉默，甚於哭泣的沉默，我彷彿一個被囚起的被蒙着眼睛的瞎子，孤寂的在地下轉着圈子。

我聽到了從別的囚室中傳來的咳嗽聲，我悄悄的聽着，忽然，這咳嗽不知爲什麼便成了全囚室的一點春風似的，從每個囚室中都有了咳嗽聲了，我咳嗽了起來。

這陌生的咳嗽繼續了一陣，便消失了。

× × ×

我聽見了一種奇怪的聲音，是從隔壁四號室傳來的，剎刻是衣襟磨擦着牆壁的聲音，經過一個時間，我又聽到了那種聲音。

從那聲音我們知道是囚人在地下繞着圈子，衣襟磨擦在壁上。

我默默的想着那聲音，那象徵着孤獨的寂寞囚人的足音。

我也和那隔壁的囚人一樣，在地下不住的繞着圈子，倦了我便靠着囚壁坐下。

我低着頭思索着，我聽到了一種微弱的聲音，那聲音是由隔壁指尖敲

着牆壁發出來的。

我默默的感到隔壁的離友寂寞，那聲音在牆壁上移動着，我知道隔壁有我和我同類的囚犯，有着一顆孤獨寂寞的靈魂。

就寢的時候，我悄悄的走到囚位去在地下寫字。我失着用手指在壁上劃着道子，如作一首悲歌安慰；我被碎無光的靈魂。

### 8 四 號 室

四號室是我左側囚室，我除了聽見他衣襟磨擦着牆壁聲，早晚我只聽見他老也不受取調呢？

某夜，我站在鐵格子旁佇立着，我聽見他的門被打開了。

日本憲兵和他彷彿說了些什麼，我悄悄的走向鐵門扉去，我用手指將鐵玻璃揭開，我看見閃在黑暗的一道火光，那是由隔壁四號房間射出來的，在火光中閃動着兩個影子，一個靠牆壁的是憲兵的影子，另一個便是矮個子的長髮的漢子，四號囚間的犯人的影子了，他站在監房的門內在此手畫腳的講些什麼。

我只聽見他向憲兵說：「沒有法子。」「我的皮鞋破了。」他用中國話和他說，從他照映在「通道間的影子我看見他揪着頭髮，一會又伸出一隻腳向憲兵說：「我的頭髮長了。」

憲兵忽然一把門鎖鎖上了。我又悄悄的走回囚位坐下。

不久便有了手敲動着我的門，我的門被打開，憲兵站門檻上，我吃着驚着；他給我一個紙條，他向我說：

「這是什麼意思！」

我接過了紙條，在那上面歪斜的寫着一行中國字：「你請劉先生來一趟，我明天想和他到奉天去，我要和他到街上理髮店去，我的鬍子長得太長了。」

我讀完了便用日語翻譯給他，他便把我的門鎖上走去。

我默默的想，明天他怎麼能到奉天去呢！難道我們都要到奉天去嗎？



我很奇怪，四號房監怎麼能到椅上的頭髮鑽去呢。永遠的一個謎，猜不透。

第二天從早晨我便等待着有什麼變動，我被囚得太孤寂了的原因。我興奮的坐在囚位上。

忽然我聽見四號室被打開了，我忙着悄悄的聽到鐵門前我用手偷偷的推開鐵玻璃，我看見一個憲兵將四號室的囚犯帶走了。

我想也許會帶來我們。但許久，並沒有有一點消息，一天過去了，也沒有消息。

我知道四號室的難友已離開了這裡，到遙遠的奉天去了。然而快睡覺的時候，四號室的門又被打開了，我又開始聽到他的衣襟摩擦着牆壁的聲音，我知道他又回來了。

但我不知道，他到奉天怎麼這麼快又回來了，而且一個囚犯怎能旅行呢，我不明白，永遠的是一個謎。

我想這牆室的難友，也許嫌疑犯，不日就可被釋放的，然而我很奇怪着他的行動，有時他整天的被鎖在囚籠中，有時被領出去了一直到曉開才被領回來。

就只知道那房間住着一個不會說日本話的犯人，我很掛念着他，因為不會日本話的思想犯是受苦的。

許久我不注意他了。

後來有一天矮個子的取調官到房開來，他向我說：「十八號你們要到法院去的。」

我向他問：「隔壁的四號室也一同過法院去嗎？」

他悄悄的告訴我：「他不去的。」

「為什麼呢？」

「他，他是共產黨。」

「共產黨是不處分的。」

許久他又告訴我說：

「他現在是憲兵隊的偵探了，白日到外邊去為憲兵隊工作，晚上再帶回來。」

取調官從我的囚籠走出去，我默默的想，四號室的思想犯那該是怎樣痛苦，甚於死的罪刑啊，一個工作人員違背着良心，那是工做員最恥辱的痛苦，和最大的悲哀。

我替他感到了生之悲哀和黑暗，雖然我也許快處了死刑或判幾年的徒刑，但是我的靈魂却是安靜，和明亮的。

我雖然放棄了人間所有的欲望，準備在黑屋子中度過一生，準備和我的父母訣別一生，準備和世界訣別一生，但是我却爲了祖國盡忠而得到了所有的安慰。

我暗暗的祈祝他，上帝早些將他從這難中救出。活着逃出去也好，死去逃出去也好。

一直到我從憲兵隊轉送到監獄去的時候，我還聽見他的衣襟摩擦着牆壁的苦痛的聲音，孤獨的悲哀。我邊聽見了他不住的咳嗽的聲音，永遠的一個苦痛和悲哀壓在他的生命上，甚於死亡的受難者。

## 9 六號通謀

我整天的被囚在地下獨房監中，沒有太陽透射過來，沒有一絲新鮮的空氣，從狹窄的鐵窗，只透過來一塊灰色，憂鬱的冬天天空。

每天忍耐着時間的過去，我的靈魂被禁囚得陰鬱極了。毫無有一點精神上的或肉體上的安慰。唯一的希望，便是黃昏了，黃昏可以帶給法外人哀愁，然而給囚人們帶來了的是希望，結束了一日的苦刑。

而且太陽一落下了，犯人們便到了吃飯的時間。

當我一聽到憲兵們在通道開關打着每個囚籠的送飯的地下洞口的聲音，我便感到了無限的慰藉，彷彿一個餓鬼一樣，期待着他打開我的送飯口，

不久我的飯洞口被打開了。我伏下頭等遞去，在黑暗的通道間，就望見了一道火光，射印在黑暗的通道間的地下，我驚奇的再伏下頭去，那條火光

是從對過的囚籠的飯洞口放射出來的，很快的我發覺對過的囚籠的洞口，露出一個人頭，兩隻眼睛充滿了驚奇，疑問，顯發着熱情的火光，他很快

的便伸出一隻巴掌來，用另一隻手在巴掌上畫了一個問號，我很快的明白了他在問我的姓名，然而因為他是一個建大的男學生，我便發窘的激動的無法答他，一個難友在囚室中相見了，會發生了一種極激動的同情，熱血燃燒着我整個的靈魂。但是我仍然不能向他答復什麼，我躊躇着，把頭又縮回來；又伸出去。他仍然在很焦急的向我打着暗語，敲着問號。我仍然的紅着臉發窘的凝視着，而沒有回答什麼，不久那洞口便被憲兵給關閉上了。

過了些日，是送晚飯的時候，我又伏下頭去在洞口，又發現了這道洞的火光，我望過去，在對過囚間的洞口，那個難友正在向外望着，他看見了我，便又伸出手來，在手掌上畫着號碼，我知道他除了問我的姓名而外再沒有別的了，那天的中午我得到了一個信息，我便想將這信息傳給他。我想告訴他「十八號轉到檢查處」於是我在手掌上將「十八」兩個字寫給他，洞口便被關上了。

「十八號轉到檢查處」這幾個字用象形轉送到對方是非常困難，當時我便感到漢字的困難，和應該改革的事。

一句話費了許多時日，還沒有完全傳達過去。對過房間的難友，便被轉到別的房間去了。

一天，我的取調官到我的囚間來，驚慌的向我說：

「X先生！你通謀了嗎？」

「沒有。」

「如果沒有便算了，妳千萬別通謀，這是犯規的。六號通謀被懲罰了。」

他囑咐了一些走出去，我昏昏的想：

「六號轉到別的房間原來是為了我的通謀。」

10 元 且 日

早晨，我將刷完地板，坐在囚位吃早飯。

門便開了，取調官他歡喜的走進來向我說：

「恭喜新年！」

我吃驚的問他：

「我被釋放了嗎？」

「不是的，今天是舊曆的元旦。」

他談了一會便走了。

我很難過，我想起了蒙難的父母，靜靜的流動着淚水，我沒有吃飯，我想了許多的往事，和童年，那亡失了的許多幸福的和不幸的新年。

忽然我聽見我的鐵門外的鎖被打開了。

鈴木走進來向我說：

「一會到X室去一次。」

他說完不久，我便被帶出去了，將我帶到一個房間去，那裡坐着幾個日本憲兵，兇狠狠的用一種奇異的眼睛望着我。彷彿要處死我的氣分。

叫我坐在一個椅子上，命令着：

「好好的坐着，給妳照像。」

我坐下，照像的走來，便給我照了一個像。

他們當時便把我的像洗了出來，貼在一張紙上這便是兇犯的證書了。

然後叫我站了起來，兩個憲兵將我的手塗得黑黑的。然後便從母指按次的印在一個書類上，連手掌紋印在上面了。

那情勢彷彿是處刑前的一樣，將一切手續辦完了，便向我說：

「妳是犯法的人，這裡有存案。」於是我的靈魂彷彿被蒙上了污濁的層霧一樣，暗了。

我帶着兩隻受辱的黑手，和一點沉污的心，走出那房間，被護送到監室去了。

我躲在監室中凝視着我的兩隻黑手，默默的哭了。沒有國家的國民，宛如一隻受虐待的狗。淚一滴一滴的滴落在地下……

11 傳 單

一天我正在讀一本詩論，取調官彷彿有什麼急事慌張的走了進來，他在

我的四位對面過坐下了。從他的辦公皮包中拿出了一打子書類，還沒有開打便和我說：

「X先生，我來請教你點事。」

我以為他又耍開我，關於我的案件事，我異常的不耐煩。

他的表情是那樣的嚴重，他將一些疊着的紙在我的面前展開了，他向我說：

「X先生我們昨天發現了一個事件，你看這許多傳單。」

我將傳單接過來，是他們從牆上取下來的一張，用油印寫的，後面還有著東北愛國挺身隊的字樣。傳單寫著一些喚醒東北民衆的反滿抗日的文字，我讀到了那些傳單我的心激動的高興起來，幾乎這歡悅就表露在臉上了。我忙著低下頭去仔細的讀著那傳單。

他發問了：

「X先生，你看這還是滿洲當地人做的，還是從重慶帶來的呢？」

「這個我可不知道。」

我想了許久，我怕由我的話而影響了我同胞們的不安，我想他們如果認爲是東北當地的人丁做的，他們一定要設法在全東北的民衆開始檢舉。因此我極力的使他的觀念移向別處，移向他們的手達不到的地方爲妙，所以我向他說：

「這也許是重慶的工做員吧！」

「那麼這是東北愛國青年挺身隊的人做的了。」

我怕把這件證據移到我們團體的同志身上我急忙的辯說：

「我想東北的愛國青年挺身隊，是沒有做這種工做的。」

「這是在十月十號的一日貼的，在泰西三馬路的日本人家的牆上了。」

我聽見他講着我就笑了！

「笑什麼？」

「……我暗暗的想中國人真聰明。」

「這不是你做的嗎？」

「我做的我敢承認，因爲我並不珍惜我的生命。」

他很相信的樣子又問：

「這是朱方章做的嗎？」

「那我也相信他不會做。」

「那麼就是于慶潮做的了。」

「我可證明不是他做的。」

「爲什麼呢？」

「因爲他第一次來是八月，在八月底就走了。第二次來是在十一月，那時傳單已經貼了嗎？」

然後他又把傳單重看了一遍，用手比化着的自語着：

「這是帶在衣袋拿來的。」

然後他又給我看一大張漫畫似的傳單，漫畫畫着中國是一塊肉，日本是一條狗。

我彷彿一個孩子報復了一個仇人一樣，感到了一種報仇的愉快。

他向我問：

「你說這畫是那階級畫的！」

「這可沒法知道。」

「怎麼的呢，你有些狡猾。」

「這是真的，因爲中國的教育和日本不一樣。」

「在中國真分不出那階級會畫這類的畫，中國的大學生不會畫的有許多，中國的小學生也有會畫的，中國畫家是奇形發展的，因此判斷不出是那階級畫的。」

「那麼這紙那裏可以買到呢？」

「紙我更不清楚了。」

「你不是常和書店有關係嗎？」

「那是寫稿子，與紙毫無關係。」

「那麼你說，油印機普通在什麼樣人家有呢？」

「中國的家庭是沒有那東西的，據我知道的印刷局是有油印機的吧，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我趁他不注意間便把他的公文偷看了一下，那是關於檢舉思想犯的，冊子上面寫了許多名字，我盡力的記在腦子裡，以備有機會出獄就去報告他

們，但是內中一個我認識的都沒有。

他從我的手中將那名冊奪了去。

我笑了說：

「你這冊子完全是不可靠。」

「爲什麼呢？」

「在這已經沒有思想犯，有的都發槍來了。」

「爲什麼？」

「你不知道中國的民族**救國**，是該有國家觀念的人們，而並非常的懦怯。」

「這你可不知道，有的，有許多，我們都不知。」

他沒有得到什麼結論，便走出去了。

他走後我高興的在地下走着圈子，我想中國是不會死的。竟有這許多可愛的青年們。肯做這偉大的地下工做死了一群還產生一羣，一直到中國得到了勝利。我希望即或我死了，這勝利在不久之中國會得到的。

## 12 接見父親

午間我凝視着那扇掛滿蜘蛛網的鐵窗子，我知道時間已經過去了。半，我忍耐着度過半响，宛如一隻毒蛇咬噬着我的生命一樣，我苦苦的耐着，孤獨的靈魂無所慰藉。

看守憲兵打開我的門，在門前兩個取調官都來了，在他們的臉上我尋出了驚愕而憐恤的表情。一個向我說：

「你的父親來了！」

我帶着沉痛的驚喜我向他們問：

「在哪裡？」

「已經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

我的聲音顫動着。

「方才走的。」

「父親很健康嗎？」

「很好，樣子十分沉着，他只問問妳有沒有病？問妳要錢不？問妳用什麼不？」

我低下頭去，心裡十分難過。

他們又告訴我：

「妳父親給妳帶來許多饅頭，還有糖……」

他們說完關上門便走了。

我靠牆因壁我激動的，我在幻想着父親的痛苦，父親的跋涉，父親的險，父親從遙遠來了，但是父女却不能相見。

我的心激動着，思索的淚在汎濺着，我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不幸。

不久，兩個取調官來了；他們拿了父親從家鄉帶來的東西。我辛酸的打開了包子。包子裡面有着黑麵的饅頭，和餃子，糖，煙卷，還有一條棉襪，我撫摸着父親帶來的東西，宛如在離中見了親人一樣，我對着那些東西哭了起來。

然而我什麼也沒吃，我向取調官問：

「我能見見我的父親嗎？」

「不可能。」

一個取調官走了，一個取調官留下悄悄的向我說：

「妳可以偷偷給妳父親寫封信，明天我給你帶去。」

隨後他便偷偷的帶給我一隻鉛筆和幾張白紙。

爲了怕看守憲兵發見，我先悄悄的將它藏到廁所裡。當夜巡視太緊我無法執筆。

臨睡的時候，看守憲兵在鐵窗外向我尋問：

「有危險東西沒有？」

「沒有？」

「有鉛筆沒有！」

「沒有？」

這樣的尋問每天是慣例，但是那天我却有些虛心了，然而我仍然很理直氣壯的告訴了他。

「痛，我想着從遙遠的家鄉跋涉來的父親。他老可會睡了嗎？可會吃過

飯？可會流淚？……

我一邊想着一邊吃着父親帶來的糖菓。糖是甜的，心是苦的。淚不住的流着……

一宿我多夢的睡去。

次晨，鐵窗還沒有透出黎明的光，看守憲兵，便將我們喊了起來，每天都是一樣，在北方的冬天的六點鐘起床，天那時還沒有微明。起來我照例的刷地板，然後吃飯。

我將桌子——我的囚室特別的給了我一個看書的桌子，換了位置。

我低着頭沉思着，不久我聽見由通道響來了足音，那八字的足音，我會猜到那是矮個取調官的足音，他打開了我送飯的小洞口，投進來一張報紙和一本法國文學研究。我將這些取了過來，面向鐵窗，背向通道的牆壁，我偷偷的將紙放在書中間，偷偷的給父親寫信了。很吃力，因為看守憲兵不過五分鐘就來巡視一週的原故。

費了一上午的時間，我把信寫好了，放在我囚位的下邊，我坐在那上面，開始讀書，我的心緒是如何的亂；掛念着父親。

我等待着那矮個的取調官帶來父親的信，帶走我的信，天已經很晚了，不見他來，我很失望。我想終於父安是這樣無信息的別開了嗎？

夜裡到了就寢的時候我便睡下了，因為我想用睡眠埋葬了我的痛苦，然而失眠已成了我近幾年的通病，無論如何也睡不下去，我躺在地，拿起我自己的集子來讀，從那裡面能尋出我一些過去的生活……

已經是夜深十二時的時候了，忽然矮個子取調官打開門進來了，臉上的表情十分興奮。

我有些害怕，因為這樣遲的時間有人進入我的囚室，對我非常的不安，我問他：

「什麼事？」

他悄悄的和我說：

「你的父親來了！」  
他彷彿爲我而高興的笑了。

「父親來了，我能見面嗎？」

「能的！不過要偷偷的，被憲兵隊知道了，我們也得被砍頭的。」

我興奮高興的起了床。

他向我說：

「妳見到妳父親可不要哭出來呀！」

「不用你囑咐，我不是小孩子。」

他把我寫完的信偷偷放進他的皮包去。

「妳稍等一會。」

他走出去，不久便又走回來。

我被帶了出去，走過一條暗黑的通道。通道間有來回巡視的憲兵，他向憲兵解釋說：

「今晚還有要取調她的地方。」

我們便進過了留邊的地下通道，走出了一扇大鐵門，把我帶進一間大屋子裡。

大屋子是會議室，滿擺着桌椅，進去的時候，父親的臉是向着窗子，我只看見了父親的一個背面。父親聽見我的腳步聲，回過頭來，我看見父親的臉是那樣的沉痛，宛如陰沉的冬天，滿是痛苦和悲哀……

另外高個的取調官正在拉著寶慢，我知道他是爲了怕別人看見的原故，我首先向他說了幾句客氣話，回過頭來給父親鞠個躬，我沒有說話，但是我滿面的微笑已經給與父親莫大的解釋了，父親看見我的微笑，愁苦也從他的臉上消失去，彷彿很安心的樣子。

我便急忙的向父親說：

「我很好！」

父親笑了，看出我是很安然，向我說：

「我想妳也不會那麼心窄，這我很放心。」

「父親這裡許可讀書，我只要有書讀，十年徒刑我是不在乎的。」

父親笑了。

取調官和我們寒暄了一會，便退出去了。

「你們父子好好的談談吧！」



我看他走出來，我急忙悄悄的向父親說：

「趕快到我跟場去，在我鎖着的桌子內有信件，那是關於事件的文件，取回來燒掉，底下的桌子內有書類，想法帶出去毀掉。」

我重復的囑咐父親兩遍，然後又和父親尋問了些家裡的狀況，我囑咐父親不要忘記我。

父親問我：

「怎麼樣，妳覺得罪怎麼樣？」

「我不知道，不過我知道特別時局刑法，凡是陰謀反滿抗日或參加什麼團體的都處無期和死刑的條文，所以我始終沒有承認加入團體和陰謀，我只承認了想逃亡到中國去，所以我想也只具備處我逃亡罪而已。」

父親聽了也十分放心。

談了一個鐘頭，我便被帶出來了，我給父親鞠個躬便決然的走了。父親穿着斗篷也從通道走出去。

我被送回我的囚室。

### 13 我的日程

沒有人類再能忍受的了，也沒有人類再能適應環境了。

起初我被關在留置場的地下室的時候，我整個的神經將要熾烈的激動着，我想用拳頭將牆壁打破，想用拳頭將鐵門打破，我轉着圈子幾乎瘋狂了，我也會想到了自殺。但是爲了還有未盡的責任和未完成的志趣，因此，我便忍耐，漸漸我的習慣了這痛苦……

我便開始了有規律的日程。

留置的犯人是在六時起床。

當憲兵從通道走過喊了一聲。

「起床。」

當憲兵的手叩到自己的鐵窗。

「起床。」

我便從地板上的囚被中爬起來，將囚被送到一個角落裡去。靠着牆站着，不久，便有憲兵打開門發進來一個水桶和刷地板的刷子。我接過來刷

和水桶便開始刷着自己的囚室了。

那時我會聽到通道間每個囚室刷地板的聲音了。

由於這點聲音我們同樣的都獲得了一點安慰，因為我們知道這是由於同難者的手發出來的聲音。

地板刷完了，便回到囚位去，我默默的坐着等待着早飯了。

將眼睛注視着送飯的洞口，當洞口一被憲兵的手打開了，便跑到洞口去，彷彿一匹餓狼似的等他把飯送進來。每次我都是一樣貪婪的將它吃掉，而且每次都是一樣我的肚子總是添不滿覺得空洞洞的。飯碗每次都是一樣吃得一粒米也沒有了。

吃完飯我便開始運動，不知道爲什麼我那樣堅強的每天繼續的運動，起初我是爲了想冷靜腦充血的緣故，後來我便爲了消磨時間，也爲了想要有一個健康的體格好耐過悠久的牢獄生活。

運動完了我便靜坐一會，然後再起來繞着圈子，每天數着我繞過了五十圈便坐下來。

我仰着頭看看狹窄的鐵窗透過來的陽光，我在地板上數着步子，我便知道時間是過去一半了。

早十一時我會從洞口處得到一份報紙。

那是我唯一的希望，將報紙拾了回來，我熱心的讀着戰事新聞，每天我都在伏在囚地上計算着地圖上美國的進路。

一天一天日本的戰勢很不利，我一天一天的高興起來。

在太平洋我讀到了美國兵佔領了某某島，我高興得在囚地上繞着圈子。

十二時，當我一聽到從天花板漏下來日本的默禱歌，我們就有了希望，因爲到了吃午飯的時候了。

我不知道爲什麼在牢裡的人是那麼的飢餓。肚子裡總是空空的發痛，空空的發着響。

午飯吃過了，我仍然的走着圈子。走得倦了才又坐下來。

那時我便開始讀書了，沒有一點攪擾，也沒有一點希望和煩惱，心宛如一面靜靜的湖水，沒有幸福也沒有寂寞和悲哀了。只是耐心的消磨時光。子沒有誘惑，也沒有失望，靜靜的一心不亂的讀着書。

是那樣的專一，這種專一的讀書力，往往帶給我很大的安慰和幸福。我很適合這樣靜靜讀書的獄中生活，我決心安靜的度過二十年或三十年的囚獄生活。

不到黃昏。二百頁的書我總會讀完的。

讀得疲倦了，我便偷偷地在地上休息，一直我聽到有巡視的憲兵的足音走近我的鐵門前我便靜坐起來。

書，給與了我莫大的希望和安慰。

宛如我走出了囚獄，我漂流向無際涯的海航行着的舟子一樣，我享受了大自然的空濶和甘美……

宛如我跋涉了一帶山崖，美麗的山崖。

我的靈魂聽到了海的呼喊，聽到了鳥的歌……

一直等到晚間，我放下了書本，我繞着圈子，我才意識到了囚的束縛……

我才意識到了無光的暗黑的孤獨的日子……

我獲得了孤獨的悲哀，同時我在悲哀的孤獨中，我戀着我蒼白的思索。

我讀完荷馬的阿甲留司的史詩，我便幻想着另外的一個詩劇……

靈魂彷彿是一片海，彷彿是沸騰了的海，孤獨悲哀之波在激動着。

夜裡我便整個的沉醉在我的思索之世界。

靜靜的，我聽了自己的命運之歌，靜靜的，我聽到了整個民族的命運之歌……

鐵窗外我聽到了狂風穿過了多之曠野之夜，我聽到了憲兵們之呼號……

孤獨的魂，徘徊在暗黑的囚牢中……

我感到了無限的辛酸……一直到囚人們就寢的時候，我帶着一顆沉重的

哀痛走進夢鄉，那無色的夢鄉留下了我一些創傷……

## 14 難友們

我被投進地下黑屋裡，我的靈魂便開始受傷，流血……

我關心着和我同命運的難友們，雖然我們都被關鎖在暗黑的囚禁監中，

雖然我們都是被憲兵看守着，誰也見不到誰，然而我却深深的關心着，這

些沒見面的難友們……

因此當我一聽到有憲兵打着鐵門時，我便悄悄的走向鐵窗去，那只是一條一寸寬細長的小洞口而已，裡面是厚厚的玻璃，外面有一扇活動着的鐵板……我悄悄的伸出手指將玻璃挪到一邊，將鐵板用手指推出，我便

從洞眼會看見發光的通道，會看見斜對門被打開的監房的門……會看見

兵們從那監房中領出的難友……

當憲兵轉過身來，我便縮回來……

這樣每個監房的難友我都看見了，只要看見他們的影子，我便覺得宛如

無限的孤寂在沙漠之旅途中遇到了伴侶一樣，在孤獨的受難的靈魂中獲得

了一點安慰……

我們是一星期入一回浴……

我每次被帶出去的時候，從通道走過，便有監房的鐵洞打開，擠擠着難

友們的臉……他們在我理由和憲兵談話，當我走過去的時候，他們雖然和

我很陌生，却異常關心，急促的親切的向我小聲的說：

「要保重身體！」

我感謝這深切的關心，同樣我也在關心着他們……因為我們全是被提到

地獄中的受難者！

有時我被第一個領出通道，到洗臉室去洗臉的時候，因為太早，輪流看

守的憲兵們都睡在看守室的地板上，只有一個憲兵無精打采的在我前而定

着，我便在通道間觀看每個監房中門的鞋，我知道每個室中被囚的難友

數，每天我知道每個室內有些被轉到別處去的，有的被領進來的新入者……

從鞋子就可以知道有的是軍官被捕了，有些是老百姓被捕了，有些是青年

的大學生被捕了。

我默默的祈禱着那些受難的難友們……

我默默的關心着他們的健康……

雖然那都是些陌生的同志們……

### 15 隔壁之間諜

我住在地下留置場的第三號房間裡，我的右鄰是二號房裡，也住着一個思想犯，當我被投入這三號房的初夜，我只聽見他同憲兵喊：

「有煙卷嗎？給一盤。」

我暗暗的笑了，雖然我也是初次被投進這黑房子裡的，但是我推想為了防備火災和犯人自殺，一定是不會允許他吸煙的。

憲兵向他喊：

「不許吸煙，你怎麼不吃飯！」

他用低沉的聲音回答着：

「我不想吃飯！」

我猜測他也是新被捉來的一個難者。

許多日子過去了，我從這道走廊，憲兵走在我的前面，我便大膽的悄悄的將他門前的姓名板揭開了，在姓名黑板上用粉筆寫着馬維同三個字。

當憲兵發現我第一次取調完全是說謊，立舉第二次的取調，在取調室中，我看到了地下堆了許多卷籍，有世界思想全集，有列寧研究……我翻着那些卷籍問：

「這是誰的書。」

「是你那馬君君的。」

「他是學生嗎？」

「是建大的。」

許多日，我在洗臉室發現了他的取調卷的底稿，我知道他是一個失掉母親不幸的孩子。

一天我試探着問取調官，取調官告訴我他是紅色的。

有時我被取調時，另一個取調官走進來，便講說着馬君的事，我知道馬君是一個年輕的十分熱情的青年，因此他受到的刺激更大的。

日子過去很多，我常常在洗臉的時候，從他的門前走過，一自便便打他的門縫看見他低着頭苦悶的在地下走着圈子。

我知道他和我同樣是極苦痛的囚犯，靈魂受難的囚徒……

一日，我從他的門前走過，我發現他的門前放着三隻同樣的膠筆。我知道那間房子又增加了兩個建大的學生。我十分為着這些青年的學生可惜，但是也為中國有了這些如同星火發光的子弟而歡喜……

我暗暗祈禱着他們會從得黑屋子逃出去，再為中國而流血！

我一直在憲兵探的地下室，在沒有陽光透進的黑屋子裡度過了二百天；沉悶的一點消息也沒有，我們彷彿都快被悶死了……忽然一天取調官告訴說：

「十八號你們便轉到法院去了。」

我得到了這消息，我高興極了，既或我判死刑，我也情願，因為這樣沉悶的不宣告徒刑期的囚禁實在悶死人。

取調官走了，我一個人便興奮的，在地下轉着圈子，走得疲倦了，我便在一個角落裡坐下了。將頭埋在雙手下，我思索着到法院去的事，我思索着怎樣去為自己辯護。

忽然從隔壁的牆壁，便傳出來一些聲音，我知道那是他們煩燥而拍出來

說得過癮了。

次員吃完了早飯，我便將我的衣服和用的東西整理，預備離開憲兵隊，忽然鐵門便被打開了，矮個子的取調官走進來，他的臉色十分慌惶。他急忙的問我。

「X先生你和隔壁的說話了嗎？」

「笑話，隔壁隔着這麼厚的牆怎麼會談話呢？」

「你往牆上寫字了。」

他爽直的說着：

「寫什麼了？」

「寫十八號法院。」

我笑了，我知道我寫字的事被他們發現了。

「你怎麼知道的？」

「隔壁有竊探。」

我很奇怪，隔壁鐵窗的窗棂，我知道裡面住着的是三個瘦大的學生，怎麼會有丁竊探呢？

許久，我才由他的談吐知道了裡面放進一個特務化裝成大學生的。

我聽到了這消息我有些顫動了，我知道生活真本極國主義下真如生活在虎狼之口一樣……

同時我非常的痛心，我想為什麼中國人專有着潛藏的分于，吞食自己的骨肉，毀掉自己的同胞而活……。

我感到悲痛極了。

(待續)

# 東北文學

四月號要目

寄東北作家……念金華

惠然草……陳思

東北文學改革論……渠溶

戰地吟(二百行)……孫凌文

燭火的啓示……白葦

母親……德熙

喜悅……姚遠

雪子……朱縵

劉二虎……杜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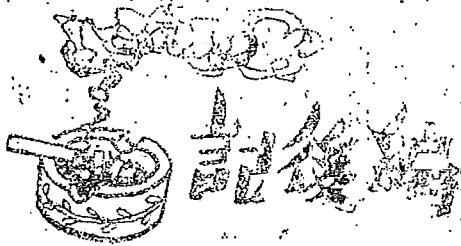
淪亡……丘山

到哈爾濱去……奚子巖

失掉太陽的日子(下)……但巖

評文。文化消息。其他項目繁多。

一如本刊發刊時中所揭示的，本刊是為建設東北文學而產生的。它既不是為某部個人壟斷的同人雜誌，它也不是為某團體所利用的宣傳刊物。這是本刊創刊的總旨所在，也是今後本刊生成發展的一貫方針。



針，於此，我尤願再次地向讀者諸位鄭重聲明。

我們不能否認一件事實，乃是在今日的文學界中，依然不鮮有人躲在犄角向外放冷箭。而所謂冷箭云

者，又多半是基於謬誤的觀點來批評事實。當然，本刊是需求着大家的建議來指明它前進的方向，我們對於熱誠的建設的發言，寧願是過寬容的。但對於別有居心的或是在攻訐的文字，我們是無法接受而也不能接受。因為，我們還想沿着這條路走下去。

為了排掉該惑讀者視聽的論調，更進而謀建樹正確的理論起見，自本期起開始闢設了「論壇」一欄。至於它能否為預期待下去，就有待於讀者們的協力程度為何了。

上月開始向女性作家約集稿件以來，在多方面的援助之下，得以捧出了為本期刊出的這點成績。關於刊載這些位女性作家的作品，我們並沒有其他什麼打算，祇不過想藉此給東北女性文學以一個發展的機會，並介紹給關心東北女性文學的人以它的發展現狀而已。

至於，這些女性作品的內容為何，我們唯願呈出作品給讀者自己去

評價，我在這裏不再一一為之介紹。

一篇成功作品的產生，就作家說來往往不是很簡單的事。我以為真誠的評文，對於作家可以說是具有最大的脾益。特別是在寫作方向完全沒有確立的時期中，我們尤其感到了評文的需要。本期特輯錄了公孫度與韓護兩氏的評文，拋却他們的論旨如何不談，祇少他們的態度是很真摯的，他們是完全客觀的提出了若干問題，並且也公正的給這些作品以一個切實的衡量。

本期的封面和編排形式，都有了新的改革。我們是厭棄拘泥於陳腐的圖子里培育雜誌的生命的，今後我想一定要使本刊在不斷的研討革新中來求銳進。

限於篇幅，投稿的簡章雖然撤掉了。但我們是照舊歡迎讀者各位把稿子寄來的，特別是新開的各欄，為了充實它們希望大家不要袖手。

吳翼記於三月一日

### 東北文學 三月號

第一卷·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一日發行

編輯人 東北文學編輯部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

發行人 劉 鍾 泉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

印刷所 國民圖書公司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

發行所 國民圖書公司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  
電話(二)四五八三

定價 零售一冊拾圓

半年六冊六拾圓

全年十二冊壹百貳拾圓



# 觀參迎歡·備齊貨百

您如果購買——  
春季的流行百貨  
和日常生活用品  
那麼請到：

路馬四市春長：址地  
三二四七(二)：話電

## 場商貨百生新

### 場菜好

現茶點 代適口 理設備 想的豪華 喫招待 茶週到 室

內場商貨百生新路馬大：址地

# 興亞銀行

總行：營口市西大街  
董事長：李子初  
長春分行：長春市南市場  
瀋陽分行：瀋陽市大西門裏

營業項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其他一般銀行業務

本行在東北設有總分支行共十六處，光復之後，為謀各方主顧之便宜，努力籌措復業，現在長春分行及瀋陽分行均已復業多日，其他亦正積極進行，務於最短期間內開始營業。尚希照舊援助是盼。

# 國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社會·學校·家庭·讀用優良圖書  
發行月刊雜誌「東北文學」「生活月刊」

董事長 劉 鍾 泉  
本店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號

電話(二)四五三八

國  
國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社會·學校·家庭·讀用優良圖書  
發行月刊雜誌「東北文學」「生活月刊」

董事長 劉 鍾 泉  
本店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號

電話(二)四五三八